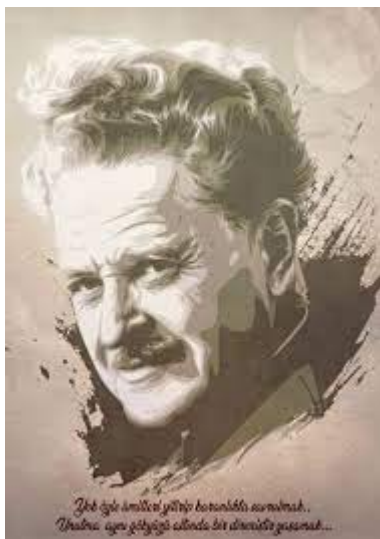


# 希克梅特诗选

〔土耳其〕纳齐姆·希克梅特

Nâzım Hikmet Ran (1902-1963)

译者：吴季





## 目 录

我心目中的水手.....	1
萨米耶恩的猫.....	2
赤脚.....	3
饥饿者的瞳孔.....	10
论艺术.....	14
我们的眼睛.....	19
畅饮太阳者之歌.....	21
那堵墙（节译）.....	26
铁笼里奔走的狮子.....	29
蒙娜丽莎和萧.....	31
写到半截的春天的诗.....	65
蓝眼睛的巨人、小小的女人和金银花.....	69
也许我.....	71
要不是今晚.....	73
四个男人，四只酒瓶.....	75
普通人.....	77
普通战士之死.....	79
还没点着的烟.....	80
东方人来到苏联.....	81
像凯雷姆那样！.....	85

走着瞧吧 .....	88
关于衬衫、裤子、便帽和呢帽 .....	91
告别 .....	95
声音 .....	97
分手的故事 .....	98
走了 .....	101
给妻子的信 .....	103
小小世界 .....	106
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二章 就像众口齐唱的一支歌 .....	108
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三章 蒙蒙细雨 .....	115
生命赞歌 .....	117
今夜下着雪 .....	120
关于我的诗 .....	124
关于死亡 .....	125
就是这样 .....	130
单身牢房里的来信 .....	131
四所监狱·伊斯坦布尔 .....	137
独立战争史诗·序篇：他们 .....	143
独立战争史诗·第一章 黑蛇传奇 .....	146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 1922年8月：我们的妇女 .....	152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 司机艾哈迈德 .....	155
独立战争史诗·第八章 他们中的一些人 .....	160
关于胜利 .....	165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诗（节选） .....	167
“我想要先你而死” .....	179
9点至10点的诗——为毕拉叶而作 .....	182
敌人 .....	205
五行诗 .....	207
依旧乐观 .....	208
“心还是那颗心，头颅还是那颗头颅” .....	209
“我蹲下来，看着大地” .....	210
哈米德苏丹统治的时代 .....	212
地球上最奇怪的生物 .....	213
乌卢达格山 .....	215
堂吉诃德 .....	217
关于活着 .....	219
心绞痛 .....	223
接种 .....	225
二十世纪 .....	229
你 .....	231
“我感到这样悲伤” .....	232
论罗密欧与朱丽叶 .....	234
给即将入狱者的几点忠告 .....	236
害怕——致保罗·罗伯逊 .....	239
你们的手和他们的谎言 .....	241
绝食抗议第五天 .....	244

“你是田野，我就是拖拉机” .....	247
出狱之后 .....	249
傍晚的散步 .....	250
这是个问题 .....	253
可悲的自由 .....	254
自从我入狱以后 .....	256
遗嘱 .....	260
邀请函 .....	262
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	263
建筑物和建筑工 .....	268
新年夜 .....	270
小女孩 .....	271
广岛儿童 .....	273
日本渔民 .....	274
撒旦哀歌 .....	277
浮士德博士的家 .....	280
致萨梅特·乌尔贡 .....	282
寄自索非亚 .....	283
伯尔酒店 .....	285
穆妮韦尔来信对我说 .....	287
我写信给穆妮韦尔说 .....	289
核桃树 .....	290
跟我讲讲伊斯坦布尔吧 .....	291

末班巴士 .....	293
乐观主义 .....	297
旅程 .....	298
故事中的故事 .....	299
再题我的祖国 .....	302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	304
伟大的人类 .....	307
乐观者 .....	309
两份爱 .....	310
“我想起你” .....	313
“你是我的宿醉” .....	314
“雪把道路封上了” .....	315
你的灵魂 .....	316
“分离像悬空晃悠的钢棒” .....	318
“我爱你，就像吃着蘸盐的面包” .....	319
“因为你” .....	320
“突然间” .....	322
“清早六点” .....	323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 .....	324
落叶 .....	326
“欢迎你们，宝贝” .....	327
自传 .....	328
我们女人的面容 .....	332

致亚洲和非洲作家 .....	333
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 .....	335
西班牙 .....	341
“把世界交给孩子们吧” .....	342
“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 .....	343
我渐渐习惯了老去 .....	344
我的葬礼 .....	345
希克梅特言论辑 .....	347
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 .....	348
纳齐姆·希克梅特介绍 .....	369
关于 1952 年版《希克梅特诗集》中译本 .....	373
希克梅特作品年表 .....	382



## 我心目中的水手

钢铁般的手和腕，健壮的手臂  
还有锐利的眼睛，  
宽厚的胸膛和响亮的敬礼。  
我们需要的，只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铜色的脸，火热的血，生机焕发，  
一个土耳其小伙子。  
他是海上无与伦比的明珠。  
我心目中的水手就是这样。

（1914年12月3日）

标题：MY IDEA OF A SAILOR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说明〕原诗题为 BENİM ANLADIĞIM，意思似为“我的理解”，亦即未行的“我心目中的”。英译本标注的创作年份，意味着希克梅特写作此诗时，年仅十二三岁，是他未成年时的最早期的作品。原诗未标注日期，诗集中，此前一首《复仇》（İNTİKAM）标注为“1915年”，此后一首《等待》（BEKLERKEN）为“1918年夏”。

## 萨米耶恩的猫

她的眼睛绿得像海  
一身雪白的毛  
一口珍珠母似的牙齿  
脉脉含情的目光，教我们动心

我们爱她时，她会耍弄我们，然后逃开  
我们抚摩她时，她突然张开爪子  
她有着女人的骄傲  
谎言从她乌黑的眼睛里汨汨涌出

标题：SAMIYE'NIN KEDISI (SAMIYE'S CAT)

译注：创作年份不详。收录于《早期诗歌》(İlk Şiirleri)，此前和此后有标注创作日期的诗，皆为 1918 年。

## 赤脚

头顶上的太阳  
    一条烈火的  
        头巾。  
干涸的土地上  
    我们赤脚穿着陋鞋。<sup>1</sup>  
我们身旁  
    一个比衰老的骡子  
        还要死气沉沉的农民。  
他不是在我们身旁  
    而是在我们  
        沸腾的血中啊。  
肩上没扛什么  
手上没鞭  
没马，也没马车  
    没有宪兵，  
我们穿越熊窝似的村庄  
    泥泞的城镇  
        和光秃秃的群山。  
我们就这样跋涉在这片土地上！  
在患了病的公牛  
    苍老的眼神中

---

<sup>1</sup> 粗陋的生皮鞋子（çank; çanklılar）：英译本原注——chariks，用生牛皮制成的简陋的农民鞋。

我们听到遍布砾石的田野的声音。

我们看到土地并不

将它金黄的谷穗弯向

乌黑的

耕犁！

我们不是在梦中跋涉。

不，

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垃圾堆。

我们就这样跋涉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

知道

这片土地

渴望着什么。

这份渴望

如同一个唯物主义者的

思想，

这是对

物质的渴望

物质啊！



低洼处

茅草屋的

了无生气的外墙

在鼯鼠洞似的街道上

排成行。

眼睛似精灵  
    舌头像鸽子  
        戴着精美棉头巾的人  
盘腿坐在商店里。  
他们面前是  
    穿着粗陋的生皮鞋子  
        鞋底龟裂的农民。

操  
    一个宪兵  
        驱赶着一对  
            野外通奸的男女。

咖啡馆里  
    沉湎于学徒们吟诵的  
        “啦哈呜呢—喂—啦”<sup>2</sup>的  
苦行僧大师  
    朝那对男女的  
        脸上吐唾沫。

就是这样  
在这座昏昏欲睡、脏乱不堪的小镇上  
爱情没有浪漫可言  
    它的  
        灵魂  
            渴求着  
                两个活生生的词：  
                    蒸汽

---

<sup>2</sup> “啦哈呜呢—喂—啦” (Lahavle ve la)：似拟念经式的声音。

电力！

●

你要不是瞎子  
就会明白的  
那个满脸是泥的农场工人  
和他那胸膛干瘪的儿子  
（高加索的后裔）  
被税吏的指甲抓得  
秃了头  
他想和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妻子  
自己的小推车  
一块埋葬在这里  
紧紧抓住自己的最后一块土地，  
他想  
就算死，也要和他们一起  
死在这里  
和他们一起  
葬在这里。

●

群山和田野渴望着  
像一个满怀情欲的妇人那样热切地渴望着  
以蒸汽为灵魂的

机器  
每个齿轮以 1000 马力  
带动铁器，  
把土地犁得像奔腾的水！



哦，戴着黄色眼镜  
肚皮  
水烟筒似的咕噜叫的先生们，  
哦，坐着三驾马车  
对着又聋  
又没鼻子  
又瞎的  
乡亲们  
咏叹着“啊，皮埃尔·洛蒂”<sup>3</sup>的先生们，  
撅着嘴  
手  
握钢笔的  
先生们！  
我们受够了你们甜腻的故事。<sup>4</sup>  
从今往后

---

<sup>3</sup> 皮埃尔·洛蒂 (Pierre Loti, 1850-1923): 法国作家, 有 42 年作为海军军官周游世界, 写下《冰岛渔夫》、《菊子夫子》等小说, 以其异国情调吸引了大量读者, 由此进入法兰西学院; 1879 年发表过记述土耳其风光及其恋情的处女作《阿姬亚黛》。尽管文字倾向于纪实, 但情感上多为无常式的浪漫氛围。

<sup>4</sup> 甜腻的故事 (Tath rnaval): 英译 lying tales。应指土耳其“绅士们”承袭皮埃尔·洛蒂式的“甜蜜的故事”。

诸位的脑子  
必须  
给我  
记住：  
农民渴望着土地  
而土地渴望着  
机器！

标题：Yalnayak (BARE FEET) (1922)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说明〕这首诗收录于 1930 年出版的诗集《Varan 3》(第三首)，但创作年份标为 1922 年。查诗集中此诗之前、之后几首作品，发现并不按创作年份编排：1923、1929、1922、1927、1929……这里仍按其标示的创作年份排列。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孙玮的译本《安那托里亚的传奇》，但是看来与原诗差异巨大，修改及增减甚多。译本中附了 2 个脚注，转抄如下：

[1]安那托里亚即小亚细亚，这是一个巨大的半岛，是土耳其领土的一部分。这里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地主与富农手里，穷苦的农民还使用着最简陋的农业工具和最原始的农业技术。青年时期的那齐姆·希克梅特，在从土耳其政府的迫害下逃脱后，曾在这一带流浪。

[2] 皮尔·罗逖 (1850—1923) 是法国的名作家，原为海军军



官。他曾写过不少关于东方的小说与旅行记，在这些作品中他以鲜丽的色彩粉饰了东方的生活，他所注意的只是使欧洲人入迷的所谓“异国情调”，而不是东方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所蒙受的不幸与痛苦。

## 饥饿者的瞳孔

不是几个

不是五个，十个

是三千万

我们的

饥饿的人们啊！

他们就是

我们！

我们就是

他们！

波浪属于

大海！

大海属于

波浪！

不是几个

不是五个，十个

30,000,000

30,000,000！

饥饿的人们啊，饥饿者的长长的行列！

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

瘦骨嶙峋

这些长着弯弯曲曲的枝条的

弯弯曲曲的树啊！

不是男人，不是女人，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  
饥饿的人们啊，饥饿者的长长的行列！

他们啊！  
是行走的骨架  
在干枯的  
土地上！  
有的人  
骨瘦如柴  
膝盖  
顶着  
浮肿的  
肚子！

有的人  
剩下……一张皮  
只有眼睛还活着！

从远处  
所有黑色的突起<sup>5</sup>……  
一点一点伸过来，刺进血管，  
像敲在马蹄铁正中的一枚钉子<sup>6</sup>  
疯狂的瞳孔，  
瞳孔！  
啊，那些人  
那些如此痛苦的人，

---

<sup>5</sup> 应指前述的饥饿的人们的眼睛（瞳孔）。

<sup>6</sup> 钉子从马蹄铁正中敲入，钉进马掌。

那些人

是这样注视着！……

我们的痛苦多么大！多么大！多么大呀！

但是

我们的信念抹杀不掉！

我们的心已如铁一般，

因为我们的痛苦是

30,000,000

疯狂的瞳孔！

瞳孔！

人啊

你们

听着我说

嘴巴张得大大的人啊！

也许背对我的时候

你们会说我

“疯了”

因为我呼号得

心都碎了！

如果你跟别的傻子一样，

如果

你听不懂

我的意思，

那就看着我的眼睛吧；

这些：

疯狂的瞳孔

瞳孔！

标题：Açların Gözbebekleri (The Pupils of The Hungry Ones) (1922)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版本及年代未明，1954 年出过相近版本，篇目及标题略有不同)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说明)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余振所译的《饥饿的人们的瞳孔》，写作年代标注为 1923 年。笔者早年读到时颇为震撼。这个译本很可能是据俄译本转译，与原诗及英译本相校，虽然没有大的偏离，但有许多发挥、增减（太多了些）。这里主要据英译本来译，同时在标点和分行编排上尽量与原诗一致。

## 论艺术

有时，我也会从心里发出  
一声接一声的啊，啊，啊  
像系在一缕发丝上的  
一串红宝石念珠

那一颗颗血红色珠子！

但

我的

诗歌的缪斯啊

张开钢制的翅膀

就像我的悬索桥上的

工字钢那样！

夜莺唱给玫瑰的悲歌

唱也罢，

不唱也罢……

但是真正

让我信服的语言

是用铜、铁、木头、骨头和桁梁演奏的

贝多芬的奏鸣曲……

你不妨随心所欲

纵马飞奔

扬尘而去！

我呢，我可不会拿自己的  
在铁轨上疾驰的  
        时速 110 公里的  
        铁马，去交换  
最最纯种的  
        阿拉伯骏马！

有时，我的眼睛像笨拙的大苍蝇似的  
被房间角落里精妙的蜘蛛网虏获。  
但我真正敬仰的  
是穿蓝色工作服的建筑工人造出的  
        77 层高的钢筋混凝土山岳！

若是我在桥上  
遇见美男子  
        “比布鲁斯之神，年轻的阿多尼斯”  
我可能从不留意；  
但我会情不自禁凝视哲学家戴着圆眼镜的眼睛  
或是消防员的  
        汗淋淋的太阳般的方脸！

电动工作台上摆得满满的  
虽然只是三等烟  
我可以吸，  
但就算是上好的烟草  
我也不会动手去卷纸烟！  
我没有

也“不会”

拿我的戴皮帽穿皮夹克的妻子

去换赤身裸体的夏娃！

或许我没有“诗意的灵魂”吧？

我能怎么办呢

既然我爱自己的孩子

远甚于

大自然母亲的孩子！

标题：San'at Telakkisi (Regarding Art)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译注〕找到原诗，还是有不少差异的，例如：takes to the air（初译稿“凌空飞起”）在原诗中未见；Dinlenir, / dinlenmez degil / bülbülün gül e karşı feryatlan（夜莺唱给玫瑰的悲歌 / 唱也罢， / 不唱也罢），英译本以转义的方式来译：I don't pretend / the nightingale's lament / to the rose isn't easy on the ears（我不会假装说 / 夜莺唱给玫瑰的 / 悲歌，好难听哟……）；kirişlerle（横梁；桁架）译为 catgut（肠线）；“时速 110 公里的（铁马）”英译本中未译出，却多了“时速六英里的（阿拉伯骏马）”(the sixth mph)；Filozofumun yuvarlak gözlüklü gözüne（哲学家戴着圆眼镜的眼睛），英译本为 philosopher's glassy eyes（哲学家明澈的〔或光亮透明的、玻璃似的〕眼睛）；等等。

〔感想〕收录于 1929 年出版的诗集《835 行》(835 satır)，创作年份未知。希克梅特是“土耳其诗歌的革新者，土耳其现代诗歌



奠基者”，是“现代诗人”（但不是“现代主义诗人”）。此前的土耳其诗歌，对他来说显然是保守的，与时代进程也与人民脱节的。他无法满足于“啊，啊，啊”的抒情（另一方面，他的诗篇几乎无不表现出强烈的、深切的感情）。他要的是不同的、现代的缪斯，并且找到了她。旧时代的“大自然母亲”——英译本中用的是专有名词 **mother Nature**——其典型是旧约里的“赤身裸体的夏娃”。希克梅特有意炫示般地用“戴皮帽穿皮夹克的妻子”压过她。对“现代性”的追逐和把握，不限于“消化煤气灯和焦油”，而是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时代迸发的巨大生产力打开了人类解放的前景，并为此奠定下坚实的物质基础，锻造了使之成为可能的新的劳动阶级；旧式的封闭社会的打破，也为全球性的人类联系奠定了基础，使全人类亲如手足成为可能。

诗中提到的贝多芬，就资本主义而言已是传统和古典音乐家，在当时则是平民主义的、革命性的开拓者，这一点与希克梅特颇为相近。

桑德堡《芝加哥》一诗的主题与倾向，同这首诗不无相似，两者都为现代世界及其活力歌唱。桑德堡侧重于“尽管当今时代充斥着贫困、奴役和堕落，我仍然赞美和歌唱它”。这种乐观固然惊人，但也没有趋向于想要解决诗中所示的反差与矛盾；止于现在，不见未来。他有颇强的“人民性”，但革命性则较希克梅特为逊。

对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希克梅特）来说，历史并非单线条、单向度的，比如一条时有曲折倒退的进步之路。《共产党宣言》就是范例。对资本主义所开辟的新时代的近于恢宏的叙述，与对资产阶级的鄙视和敌对并行不悖，也拒绝“封建社会主义”之类的倒退。反之，对那些被（或即将被）资本主义的扩张摧毁的旧世界，一方面看到它被拉进了更其痛苦的深渊，另一方面，也看到它原先的狭

隘、保守和封闭。这并不意味着以文明与进步之名认同资本主义的扩张殖民和侵略。两个相反的例子：马克思曾经为“谁打来了就认谁当主人”、“别处的大屠杀不关我事”的印度早期社会的毁灭而引用歌德的诗句评述道“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 那又何必为痛苦而伤心”，而对 19 世纪后半叶广东民众针对英国殖民者展开的“绝灭战”（形同当代的“恐怖主义活动”），则极力为之辩护。总之，问题在于通过打碎资本主义炼狱，开辟“人人自由独立而又彼此情同手足”的新世界。

##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

是清澈

又纯净的

水滴。

每一滴都有

我们智慧的

小小印记

让钢铁也有了生命……

清澈

又纯净

我们眼睛的水滴

就这样在大海中融为一体，

沸水里的冰

你如何将它分解，

我们汇入

彼此

就这样消融。

我们的眼睛屡建奇功

找到了赋予钢铁生命的智慧。

清澈

又纯净

我们眼睛的水滴，  
假如不是融合在大海里，  
假如每颗水滴  
    四散零落，  
涡轮机和发电机不结合，  
就不能轻巧地移动堆成山似的钢铁……  
那灼伤我们双眼的  
    黑夜的大火啊  
    我们就不能势不可挡地将它火柴般扑灭……

标题：GÖZLERİMİZ (Our Eyes) (1922)

英译者：塔纳尔·贝巴尔斯 (Taner Baybars)

〔说明〕塔纳尔·贝巴尔斯 (Taner Baybars) 的英译本大致忠实原译，但还是有所增删，尤其是第三节。末三行并未译出，而是重复了第二节的结尾，再插入译者自己发挥的 *genius of our unified labour*。笔者的初稿根据英译，但最后按原诗体例重新调整了。

## 畅饮太阳者之歌

这是一支歌：

一支在泥碗里

畅饮太阳者之歌！

这是一缕黑发：

一束火焰的发辫！

它扭动着；

像殷红如血的火把，燃烧在

赤着铜脚的英雄们

黝黑的额头上！<sup>7</sup>

我也看到了那些英雄，

我也梳理过那发辫，

我也和他们一道

穿过

通向太阳的

那座桥！

我也在泥碗里畅饮太阳。

我也唱起了那支歌！

我们的心飞离了大地

我们拼尽全力

撕开

---

<sup>7</sup> 黝黑的额头上(esmer alınlarında)：英译本为“乌黑的眉毛上”(on the dark brows)。

金毛狮子的嘴！

我们一跃而起：

我们驾驭闪电般的风暴！

从悬崖上

鹰隼飞扑而下

双翅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手腕上缠着火焰的骑手

正扬鞭策马！

一场突袭开始了

向着太阳的突袭！

我们将征服太阳

征服太阳的时候到啦！

千万别让那些人与我们同行：

那些躲在家里哭鼻子的人

他们的眼泪

就像他们挂在

脖子上的

沉重的锁链！

那些活在自己内心的硬壳里的人

可别跟着我们走！

看吧：

从太阳上

掉下的

火焰

把千千万万颗心燃得通红！

你也从胸口

掏出你的心吧；

丢进那从太阳上

掉下的

火中；

把你的心和我们的心丢在一起！

一场突袭开始了

向着太阳的突袭！

我们将征服太阳

征服太阳的时候到啦！

我们在土，火，水，铁之中诞生！

我们的妻子以太阳哺育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铜胡子有泥土味儿！

我们的喜悦是炽热的！

血一样热，

在年轻人梦中燃起的

“那一刻”

一样热！

我们把梯子钩到星星上

踩在我们的死者头上

挺起身

向着太阳！

那些死者

战斗中牺牲的人；

他们埋葬在阳光下。

我们没有时间来哀悼他们！

一场突袭开始了

向着太阳的突袭！

我们将征服太阳

征服太阳的时候到啦！

葡萄园一片红，长满了红如血渍的葡萄，冒着烟！

厚实的砖砌的烟囱

在扭动，

在喷吐！

身先士卒的那个人在高喊，

在下令！

这声音！

这声音的力量

这股力量

击瞎了

受伤的饿狼的眼，

教它们

止步不前

这力量！

下令吧，让我们赴死

下令吧！

在你的声音里我们畅饮太阳！



我们兴奋着，  
    兴奋至极！……  
在燃烧的地平线的烟幕中  
骑手们挥舞着划破天空的长矛，在驰骋！

    一场突袭开始了  
        向着太阳的突袭！  
    我们将征服太阳  
        征服太阳的时候到啦！

地是铜的  
    天是铜的。  
唱出畅饮太阳者之歌吧，  
唱出来  
    让我们一起唱出来吧！

标题：Güneşi İçenlerin Türküsü (The Song of The Sun Drinkers)  
(1924)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版本及年代未明，1954年出过相近版本，篇目及标题略有不同)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 那堵墙（节译）

这首诗写的是环绕东方的帝国主义之墙。这堵墙从伊兹密尔被推回到地中海里，不久将被迫从孟买推回到印度洋中。

那堵墙

那堵墙

在巴尔干半岛矗起，有如第二个巴尔干。

那堵墙，那堵墙……

他们正在射杀我们的人民

在那堵墙前面！

沿着那堵墙的每一寸土地

都有一部长长的史诗，

就像

那堵墙一样。

他们正拔走那些

死在墙前的人的阴茎

用来制作返老还童的血清

治疗百万富翁们稻草似的

梅毒侵蚀的骨骼！

埋在妓女肉体中的

百万富翁

像听广播音乐会似地

听着在那堵墙前面

发布的死刑令

和子弹的呼啸声！

那堵墙

在那堵墙的前面，开始了一场动员。

一场比 1914 年

更广泛

更可恨的动员……

就像在阳光下

黑暗溜走，躲进洞中

帝国主义者正溜向

这场动员……

英国军舰的国际联盟

戴着白手套的火药味的外交官<sup>8</sup>

腐烂人肉的制造者

帝国主义将军，

第二国际，

给“宗教”

施肥和挖土

以便摘取它那有毒的花朵的

哲学家

在钞票上撰写自己的著作，

迷恋高锰酸钾<sup>9</sup>的诗人，

---

<sup>8</sup> 英译本为 the diplomat with gunpowder-scented white gloves (戴着火药味白手套的外交官)，似不妥。兹据 1954 年中译本《帝国主义的墙》改之。另外，前一句 The League of Nations of the British warships (英国军舰的国际联盟) 也译得太简化。《帝国主义的墙》中译为“在不列颠的无畏舰的庇护下国际联盟”。应如是。

兜售死亡射线的药剂师  
全都动员起来了  
    动员起来了  
        在那堵墙的旗帜下。  
那堵墙  
那堵墙，那堵墙，  
他们正在射杀我们的人民  
    在那堵墙的前面……。

标题：DUVAR（That Wall）（1925）

原标题：İzmir'den Akdeniz'e Dökülen ve Yakında Bombay'dan Hint Denizi'ne Dökülecek Olan Emperyalizmin Şarkı Saran Duvarı Hakkında

诗集：1+1=1（1930）

英译本来源：Poems by Nazim Hikmet（1954年，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出版）

〔说明〕这首诗的原标题相当长，即现标题下的“这首诗写的是环绕东方的帝国主义之墙”一整行。后来的发表、翻译、转载往往以《那堵墙》为题。笔者据英译本所译的这篇，跟原诗对照，发现仅为其中的部分。暂且如此。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的《帝国主义的墙》，应系全本。

---

<sup>9</sup> 高锰酸钾：可制造炸药，这里指代军火弹药，即战争。

## 铁笼里奔走的狮子

看看这铁笼里奔走的狮子吧。

看看它的眼睛：

就像两把出鞘的钢剑

闪着仇恨的光。

它并不因此失去尊严

它走来

又走去

走近

又走远。

别指望能把项圈套上

它毛茸茸的粗壮的脖子。

虽然金黄的脊背上，鞭痕仍旧灼痛

它抬起腿，伸出两只铜爪

鬃毛在它骄傲的头颅上一根根竖起……

它走来

走去

走近又走远

走远又走近……

地牢墙上，我的伙伴们的身影

就是这样，时起，时落

时落，时起……

标题：Demir Kafeste Dolaşan Aslan (Lion In An Iron Cage) (1928)

(说明)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铁弦根据俄译本翻译的《在铁笼里奔走着的狮子》，跟诗集中的许多译作一样，都是“内容、氛围”与原作差不多，但发挥太多，字句增减较多，细节差异大，与原诗格式也相去甚远。

笔者先据英译本翻译，对照原作之后，觉得英译本的调整幅度仍然太大，比如第二节的第三、四、五行每行被拆成2至3行，遂仍按原作的“格式”编排调整以至重译过。唯末节（末行）不得不有所发挥，可以说倒数第二行“就是这样，时起，时落”全系笔者添加。

## 蒙娜丽莎和萧

纪念在上海被杀头的  
我的朋友萧

### 声明

名匠达芬奇<sup>10</sup>之作  
举世闻名的  
“蒙娜丽莎”  
一夜失踪。  
嫌犯在  
画作的位置  
换了一幅赝品。

诗人撰述  
本篇专论  
对蒙娜丽莎  
事件之真相  
所知甚详。  
她坠入爱河  
同一位优雅  
迷人的青年：

---

<sup>10</sup> 名匠达芬奇：原诗 Renowned Leonardo（著名的列奥纳多）。

一位杏仁眼儿  
蜜语甜言  
其名为萧的中国人。  
蒙娜丽莎出逃  
追随她的情人；  
蒙娜丽莎被烧死  
在中国的一座城市。

本人，纳齐姆·希克梅特，  
于此事件  
实乃权威，  
对友对敌皆嗤之以鼻  
一天五回，  
毫不气馁，  
发布声明  
本人尽可证实；  
如若不然，  
愿遭毁灭，并从  
诗之领地永久放逐。

(1928)

## 第一部分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1924年3月15日：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我终于对卢浮宫厌烦之极。

这里太容易百无聊赖了。

我是何等百无聊赖。

我已心如死灰

我的教训是：

参观一下

博物馆，不错，

成为展品，就太可怕了！

在这座禁锢陈迹的宫殿

我背负如此之重的刑罚

脸上的油彩无聊得皴裂

可还要没完没了地咧嘴笑。

因为

我是来自佛罗伦萨的蒙娜丽莎呀

我的微笑比佛罗伦萨更出名。

我对卢浮宫厌烦得要死。

跟陈谷子烂芝麻打交道

很快就会令你作呕，

我决定

从今往后

写日记吧。

写写今天，多少有助于

把昨天忘掉……

不过，卢浮宫这地方古怪得很。

在这儿你可能连  
亚历山大大帝的  
浪琴表，都能发现，  
却找不到

一张干净的笔记本纸  
一枝铅笔，来代替打字机。

见鬼的卢浮宫，该死的巴黎。

我要把这些都记在  
我的画布背后。

言归正传：

一个近视眼的美国人

头发上全是酒味儿

当他把红鼻子凑到我的裙子里

我从他的口袋掏走一枝钢笔

我开始写我的回忆了。

我在自己背面写下：

拥有出了名的微笑，是多么可悲……

3月18日：晚上

卢浮宫睡了。

黑暗中，断臂的维纳斯

像个大战老兵。

骑士的金盔熠熠生辉

像守夜人的灯笼放出的光

勾勒出一幅阴暗画面。

在这儿

在卢浮宫

我的日子千篇一律

就好像木头方块的六个面。

我满脑子都是刺鼻的气味

就好像药柜的架子。

3月20日

真佩服那些佛兰德画家：

把牛奶商和香肠商的

丰腴的贵妇们画出

裸体女神的感觉，这容易么？

可

就算你穿着真丝内裤，

奶牛+真丝内裤=奶牛。

昨晚

一扇窗

打开了。

裸体的佛兰德女神着了凉。

今天

一整天

转过赤裸的

山似的粉臀对着观众，

她们又是咳嗽，又是打喷嚏……

我也感冒了。

为了不至于因为感冒笑得傻乎乎，  
我极力不让访客们

看见我抽鼻子。

#### 4月1日

今天我碰到一个中国人：

不像那种发辫盘头的中国人。

他久久地

盯着我看！

我很清楚

象牙丝绸都分不清的

中国人，他们的青睐

不用太当真……

#### 4月11日

我知道了，天天来这的中国人名叫：

萧

#### 4月16日

今天我们用

眼神沟通。

他白天当织布工

夜里读书。

现在，夜深了  
这好似一群法西斯黑衫军的夜啊。  
一个失业者  
跳进塞纳河的哭喊  
    从黑暗的水面浮起。  
啊！风像一座座大山似的  
    落在你拳头大小的头上，  
此时此刻，你可能埋头在  
厚皮封面的书堆成的  
    塔楼里，  
为你向星星们提出的问题  
    寻求答案。

读吧

    萧

    读吧……

当你的双眼在字里行间成功寻获，  
    当你的双眼劳累不堪，  
让黑黄相间的日本菊花似的  
    疲倦的脑袋，稍事休息吧  
    在书本上……

    睡吧

    萧

    睡吧……

4月18日

我把文艺复兴时期

那些大师的名字，忘到脑后去了。

我想看看

斜眼睛<sup>11</sup>的中国画家

用细长的竹制的毛笔

挥洒而成的

水墨花鸟画

水彩画。

## 巴黎无线电台播报

您好

您好

您好

巴黎

巴黎

巴黎……

声音在空中飞驰

像暴躁的灵猩

埃菲尔铁塔上的无线电在呼叫：

您好

您好

您好

---

<sup>11</sup> 斜眼睛：还有“杏仁眼儿”，后面还会用到。应该是当时白人对黄种人、东方人、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带有歧视意味。但希克梅特看来在诗中有意把它写成亲切的特征。

巴黎

巴黎

巴黎……

“我也是东方人——这声音也为我呼叫。

我的耳朵也能接收到。

我，也要听听埃菲尔铁塔的播报。”

来自中国的消息

来自中国的消息

来自中国的消息：

从卡夫山<sup>12</sup>上降下的龙

张开翅膀

划过中华大地金色的天。

然而

在这个勾当里，不只有英国勋爵的

剃得光光的喉咙

（像拔光了毛的母鸡

就要被剃掉的

粗脖子似的）

还有孔夫子

又长

又细的

胡须！

---

<sup>12</sup> 卡夫山（Kaf mountains）：不知什么山，或比喻什么。待查。

##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4月21日

今天，我的中国人

      直视我的

      眼睛；

问道：

“那些用坦克履带

      碾毁我们的稻田的人

那些跟他妈皇帝似的

趾高气昂穿过我们城市的人，

是你的

      是和创造出你的人同一族类的吗？”

我差点要举起手

      尖叫起来“不是！”

4月27日

今夜，在刺耳的美国喇叭声中

——12马力的福特汽车喇叭——

      我从梦里醒来，

瞬间瞥见了什么

      瞬间又消失。

我看到的是一面宁静湛蓝的湖泊。

湖中，我生命的斜视之光裹住他的手指



（他的手指环抱着一条金色鱼儿的脖子）。

我极力想找到他，  
我的船，一只中国茶杯  
我的帆  
    刺绣的丝绸制成的  
        一面日本  
            竹伞……

### 巴黎无线电台播报

您好

    您好

        您好

巴黎

    巴黎

        巴黎

电台广播结束了。

又一次

    身穿蓝衫的巴黎人

        用红的声音，红的颜色

            充塞了巴黎……

##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5月2日

我的中国人今天没有来。

5月5日

今天还是没来……

5月8日

日子就像

车站的

候车室那样：

眼神牢牢粘在了

铁轨上……

5月10日

希腊雕塑家，

塞尔柱中国画家，

波斯火红地毯的编织者，

沙漠中吟唱骆驼颂歌的歌者，

肢体如微风起伏的舞者，

从一克拉宝石上凿出三十六个小平面的工匠，

还有你呀

五指有着五种天赋的  
    **米开朗基罗大师！**  
呼喊吧，向朋友和敌人宣告：  
    因为他在巴黎大喊大叫，  
    因为他打碎了  
        中国大使的窗户，  
    蒙娜丽莎的情人  
        已被逐出  
            法兰西……

我的中国情人回中国去了……  
现在我知道  
谁还会是罗密欧和朱丽叶！  
假如他不是穿裤子的朱丽叶  
    假如我不是穿裙子的罗密欧……  
啊，要是我能哭出来——  
    要是我能哭出来就好了……

5月12日

今天  
    我瞥见自己  
        流血的嘴巴  
已重新漆过，焕然一新  
    在眼前一个家庭主妇  
手镜子里  
我头上著名的锡制王冠破碎了。

我从心底想要大哭一场  
但我端庄地微笑着；  
像一只塞得满满的猪头  
我丑陋的脸上含着笑……  
列奥纳多·达芬奇呀，  
愿你的骨头  
变成立体派画家的画笔  
抓住我的喉咙——你满手都是颜料——  
把一枚金牙之类卡进我的嘴里  
这该死的微笑……

## 第二部分 出逃

### 作者笔记本节选

啊，朋友们，蒙娜丽莎的情况很糟……  
相信我，  
要是她没指望  
得到远方的消息，  
她就会把警卫的手枪偷走，  
给她嘴唇上该死的微笑  
抹上死亡的色彩，  
她会吧颜料倒进画布上她的胸膛里……

##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哦，但愿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笔  
曾将我创造

在中国金灿灿的阳光下！

但愿我身后那座彩绘的山  
是一座棒棒糖形状的中国山峦，  
但愿我长脸上粉白的颜色

会消退，

但愿我的眼睛会是杏仁儿样！

要是我的微笑

能表明我内心的感受，该多好！

那么，我就可以挽着已远去的他

漫游中国了……

## 作者笔记本节选

今天我和蒙娜丽莎促膝谈心。

时光一个钟头

接着一个钟头地飞逝

像翻过一张张有趣的书页。

我们一致同意

要像挥刀一样

把蒙娜丽莎的生命

劈成两半……

明晚，你就会看到我们动手……

## 作者笔记本节选

巴黎圣母院的钟

在午夜时分敲响。

午夜

午夜

谁知道此时此刻

哪个酒鬼杀害了他的妻子？

谁知道此时此刻

哪个鬼魂

出没在城堡的

房间里？

谁知道此时此刻

哪个小偷

正在翻越

最难翻越的墙？

午夜……午夜……

谁知道，此时此刻……

我很清楚，不管哪部小说中

这都是最黑暗的时刻。

午夜

让每一个读者心惊胆战……

可我能怎么办？

当我的单翼飞机降在  
    卢浮宫的屋顶上，  
巴黎圣母院的钟  
    在午夜时分敲响。  
可太奇怪了，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拍了拍飞机铝制的后部  
    下到屋顶上……  
解开缠在腰间的百米长绳，<sup>13</sup>  
垂到蒙娜丽莎的窗外  
就像竖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的桥梁。  
我尖声吹了三下口哨。  
那三声尖利的口哨，  
即刻有了回应。  
蒙娜丽莎推开窗子。  
这个可怜的农夫的女儿  
    乔装成圣母玛利亚  
丢下她的镀金的画框  
抓住绳子，奋力爬了上来……  
  
萧，我的朋友啊，  
爱上这么个熊心豹子胆<sup>14</sup>的女人  
    你可真走运……

---

<sup>13</sup> 原文 50 kulaç ipi, 英译 fifty-fathom-long rope (50 英寻长的绳子), 折合约 91 米。

<sup>14</sup> 原诗 aslan gibi (像狮子一样), 英译 lion-hearted (狮子的心)。

##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这玩意叫作飞机

一匹长了翅膀的铁马。

我们下边是巴黎

连同埃菲尔铁塔——

一张长着尖鼻子，坑坑洼洼的脸。

我们在攀升，

升得越来越高。

像一支火箭

我们刺破了

黑暗。

天堂耸立在头顶，

越来越迫近；

天空像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

我们在攀升，

升得越来越高。

.....  
.....  
.....

我准是打瞌睡了——

我睁开眼睛。

这是黎明的荣耀时辰。

天空是一片宁静的海洋，

我们的飞机是一艘船。



我称之一帆风顺，顺溜得像黄油。  
我们身后飘着一股浓烟。  
我们细看那蔚蓝的缝隙  
    尽是闪闪发光的圆盘……  
我们下边的地球好似  
    一粒迦法柑橘  
    在阳光下金灿灿……  
是什么样的魔法让我  
    飞离地面  
    攀上数百座尖塔那么高，  
却又俯视着大地  
    嘴里还流着口水……

### 作者笔记本节选

现在，我们的飞机遨游  
    在热风中  
    打非洲上空飞过。  
俯瞰，非洲状似  
    一把巨大的提琴。  
我敢说  
他们正在用大提琴演奏柴可夫斯基  
    在非洲  
    愤怒的黑岛上。  
一只摇晃着毛茸茸长臂的

大猩猩在哭泣……

## 作者笔记本节选

我们正在穿越印度洋。

空气中，有股淡淡的味道

像我们喝的一种黑糖浆……<sup>15</sup>

我们注视着新加坡的黄色灯塔

——右边是澳大利亚

左边是马达加斯加——

相信油箱里汽油足够了，

我们直奔中国海……

## 中国海的英国轮船上一位名叫约翰的水手的日记节选

一天夜里

台风猝然来袭。

天哪

好一场飓风！

骑在黄色魔鬼上帝之母的背上

旋转个不停，翻搅着空气。

幸运的是，

---

<sup>15</sup> 英译本大意：我们在空中畅饮/像一种重的、有淡淡气味的糖浆（应有误）。

我把仪表放在前桅楼上。  
我脚下的大船  
看起来才这点大！  
风在呼啸  
猛吹  
又猛吹，  
猛吹  
又猛吹……  
桅杆像拉起弦的弓一样震颤不停。（\*）

（\*）（你在那么高的地方干嘛？

天哪，伙计，你以为自己一只鹤吗？

N. H.）

哎呀，我们要一飞冲天啦——  
我的头劈开了云朵。  
哎呀，我们要一沉到底啦——  
我的手指在海底划呀划。  
我们在往左偏，我们在往右偏——  
就是说，忽而倒向左舷，忽而倒向右舷。  
天哪，我们要完蛋了！  
哎哟！这回肯定要沉到水里了！  
波浪  
孟加拉虎般  
从我头顶跃过。  
恐惧  
带着我前行

像一个爪哇的混血妓女。

这可不是开玩笑——这是中国海啊……(\*)

(\*) ( 水手完全有理由害怕。

中国海的愤怒，不容小觑。

N. H.)

好的，让我们长话短说。

扑通一声……

那是啥？

一块长方形画布从天而降

掉进乌鸦窝。<sup>16</sup>

这块画布

是个女人哩！

我突然想到，这位从天而降的女士

可永远搞不懂

我们水手的谈吐和行为。

我赶紧俯下身，吻了吻她的手，

用一个诗人的口吻，喊道：

“啊，你这降自天堂的画布女人！  
告诉我，我该把你比作哪位女神？  
你何以莅临此地？有何旨意？”

她回答道：

“我从一架 550 马力的

---

<sup>16</sup> 乌鸦窝：英译本 the crows nest。原诗似乎只是“碗”（çanaklığın）。

飞机上摔下来。  
我叫蒙娜丽莎，  
来自佛罗伦萨。  
我要赶去上海  
请尽快。”

### 蒙娜丽莎日记节选

风停了，  
大海平静下来。  
轮船向着上海疾驰。  
水手们入梦了，  
在帆布吊床上摇来摆去。  
他们厚实的嘴唇  
唱起一曲印度洋之歌：

“印度支那的太阳之火哟  
叫人热血沸腾  
就像马六甲的葡萄酒。  
它们把水手诱向金色的星群，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波拿西小舱斜眼的黄种男孩  
在新加坡酒吧里挨了刀子

镶着铁圈的桶染成血红。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轮船向着广州  
勇往直前，  
55000 吨重呢。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当月亮在空中游曳  
    像一具被抛下船的  
        蓝眼睛水手的尸体，  
胳膊肘上吊着孟买的手表……  
    孟买的月亮哟。  
    阿拉伯海哟。  
印度支那的太阳之火哟  
叫人热血沸腾  
    就像马六甲的葡萄酒。  
它们把水手诱向金色的星群，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印度支那的夜晚哟……”

### 第三部分 蒙娜丽莎的结局

上海这座城市

上海是一座大港口，  
一座美仑美奂的港口，  
它的轮船比  
带飞檐的官邸更高大。  
天哪，天哪！  
多奇怪的地方，这个上海……

青青的河上飘着  
柳条帆儿<sup>17</sup>的小船。  
在柳条帆儿的小船上  
赤身裸体的苦力分拣大米，  
大米，大米……<sup>18</sup>  
天哪，天哪！……  
多奇怪的地方，这个上海……

上海是一座大港口，  
白人的轮船高高大大，  
黄人的船儿很小很小。  
上海怀上了一个红发的孩子。  
天哪，天哪！……  
多奇怪的地方，这个上海……

---

<sup>17</sup> 稻秆做的帆儿 (straw sails): 原诗 *hasır yelkenli*, 似又可译为“柳条编的帆”, 暂用。

<sup>18</sup> 大米，大米: 英译 *raving of rice*, *raving* 为胡言乱语、疯话。原诗 *pirinç sayıklar*, 亦不明所以。

## 作者笔记本节选

昨夜  
轮船进港时  
蒙娜丽莎的脚亲吻了大地。  
上海是汤，她是勺，  
她四下里寻找她的萧。

## 作者笔记本节选

“中国画！日本画！  
只有两人画得出这画——  
一个男，一个女。

中国画！日本画！  
瞧瞧这艺术品吧  
这可是李立夫的新作。”

他尖声喊叫着，喊叫着  
这个中国的杂耍艺人  
李。

他那黄色蜘蛛似的干瘪的手  
将细长的刀子抛向空中：  
一把



又一把

一把

又一把

五把

再一把。

在空中闪电般转着圈，  
刀子飞旋着，源源不断。

蒙娜丽莎注视着，

她一直注视着，

她还要再看下去

然而，像一个巨大的彩色的中国灯笼般，

人群摇晃起来，乱作一团：

“退后！让开！”

蒋介石的刽子手

在追逐一个新头目，

退后！让开！”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两个中国人从角落里蹦出。

前面那个跑向蒙娜丽莎。

跑过来的人是他——是的，正是他！

她的萧，

她的鸽子，

我的萧呀

萧……

四下响起了体育场式的嗡嗡声。

讲着黄种亚洲人的血

染红了的

残忍的英语

人群叫喊：

“他追上来啦

追上来啦

他抓住他了

他抓住……”

离蒙娜丽莎的手臂仅三步之遥

蒋介石的刽子手追上了。

他的刀光

一闪……

砍伤了肉，砍折了骨。

像一轮金黄的太阳，浸透鲜血

萧的头颅

滚落在她脚下……

这是死亡之日

佛罗伦萨的蒙娜丽莎在上海迷了路

她的微笑，比佛罗伦萨更出名。

## 作者笔记本节选

一个中国的竹制画框。

框里有一幅画。

画的下面有一个名字：

“蒙娜丽莎”……

框里有一幅画：

画中的眼睛在燃烧，  
燃烧。

框里有一幅画：

框里的画活了，  
活了。

猛然间

画从框里一跃而出  
像跃出一扇窗户；  
她的双脚着了地。

就在我呼喊她名字的时候

她站住了，挺直身子：

一个魁梧的，投身伟大战斗的女巨人。

她迈步向前。

我跟随在后。

从西藏的炎炎烈日

一路走到中国海

我们来来，回回，  
我们来来，回回。

我看到

蒙娜丽莎

在夜色掩护下

偷偷溜出敌人把守的城门；  
我看到她  
在一场拼刺刀的遭遇战中  
扼死一名英国军官；  
我看到她  
在群星游曳的一条青青的溪流源头  
洗掉她脏衣服上的虱子……

呼呼地喘着，一部烧木柴的发动机  
后面拖着  
四十辆红色轿车，每辆可乘坐四十人。  
汽车一辆接一辆驰过。  
在最后一辆车里我看到她：  
头戴一顶磨破的羊皮帽，  
蹬着靴子，  
身穿皮夹克  
在放哨……

## 作者笔记本节选

啊，耐心的读者！  
现在我们和你一同置身在  
上海的法国军事法庭。  
法官席：  
四位将军，十四位上校，

和一个武装的刚果黑人团。

被告席：

蒙娜丽莎。

辩护律师：

一位太过疯狂的

就是说，太有艺术性的

法国画家。

现场布置完毕。

我们要开始了。

律师就他的案子做了辩护：

“先生们，

你们面前的

被告，是一部杰作

是一位艺术大师最优秀的女儿。

先生们，

这部杰作……

先生们……

火焰般燃烧，在我的心中熊熊燃烧……

先生们……

列奥纳多·达芬奇

先生们……

文艺复兴

先生们，

这部杰作——

再说一遍，这部杰作……

先生们，穿制服的先生们……”

“停——下！

够啦。

别跟卡了壳的机关枪那样语无伦次！

法警，

宣读判决书。”

法警宣读判决书：

“法国的法律

在中国，遭到了

上述蒙娜丽莎，一位列奥纳多的女儿<sup>19</sup>的侵犯。

鉴于此

我们宣判将被告

火刑

处死。

明晚月出之时，

塞内加尔兵团

将执行本军事法庭的

上述决定……”

---

<sup>19</sup> 列奥纳多的女儿：原诗似为“列奥纳多的作品”。不管哪种，都带有滑稽意味。

## 火刑

上海是一座大港口。

白人的轮船高高大大，

黄人的船儿很小很小。

一声沉重的口哨。

一声隐隐的中国人的尖叫。

驶入港口的轮船

撞翻了一艘柳条船……

月儿升上。

夜幕降下。

戴着手铐，

蒙娜丽莎在等候。

吹吧，风儿，吹吧……

一个声音：

“来吧，把火点上。<sup>20</sup>

烧啊，蒙娜丽莎，烧啊……”

一个人影向前，

一闪……

他们把火点着了

蒙娜丽莎被烈火包围。

火焰把蒙娜丽莎映得通红。

她发自内心地笑了

蒙娜丽莎在火中笑着……

---

<sup>20</sup> 把火点上：原诗“用打火机把火点上”，笔者简化之。

艺术，杰，杰作，一部杰作，不朽，永恒<sup>21</sup>，等等，等等  
呃—呃—呃—呃—呃—呃……

“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其余皆为无尽谎言……”  
终……

(1929)

〔英译本注〕蒙娜丽莎和萧：萧，萧三（1896年生），中国革命家和作家。1922年，希克梅特在莫斯科与之相识。萧三于1924年经巴黎返回中国。希克梅特以为他在1927年的血腥镇压上海激进分子的行动中遭处决。当时，《蒙娜丽莎》确曾从卢浮宫失踪过（译注：1911年失窃）。1951年，这两位朋友在维也纳重聚，1952年同赴北京。这首诗曾被翻译成中文，后来和萧三的作品在文革中俱遭焚毁。

标题：Jokond ile Si-Ya-U (Gioconda And Si-Ya-U) (1928-1929)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译注〕1978年，土耳其导演伯克索(Zeliha Berksoy)曾将这部诗剧搬上舞台，2013年初为纪念希克梅特诞辰而再次演出。有评论者在介绍时建议读者去读一读原诗：“看看你可曾读过一篇如此现代，如此史诗性的，如此表现主义，完全建立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的诗歌吧。”

---

<sup>21</sup> 不朽，永恒 (Immortality, Eternity-)：似为英译本添加。原诗未见。



## 写到半截的春天的诗

绷紧的、坚硬的手指头敲着  
我的打字机的键盘。

每张纸上都落下一排

大写的词：

春天

春天

春天……

而我呀——诗人，校对员，

每天

为了两个里拉

不得不读

2000行糟糕的东西——

怎么回事，

春天都

来了，我还

坐在这里

像一张破破烂烂的

黑椅子？

我的脑袋自己戴上了帽子，

我飞出了打字室，

飞到街上。

排字房的铅垢

还留在我脸上，  
口袋里有七毛五分钱。  
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理发师

给出版商的贱民  
蜡黄的脸颊  
搽上粉。

商店橱窗里

三色的书籍封面  
像阳光照耀的镜子般灿烂。

可我，

（住在这条街上  
门上写有我的大名）  
却连一本入门书都没有！  
管它呢……

我才不回头望，  
排字房的铅垢

还留在我脸上，  
口袋里有七毛五分钱，  
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 ※ ※

这个片段只写到一半。  
下雨了，字句全淹了。  
但是，哦！我要写的是……

饿肚子的作家坐在他三千页的纸上  
    三卷手稿上  
他不会盯着烤肉店的窗子  
但他闪亮的眼睛会把  
亚美尼亚书商黑乎乎的胖女儿俘获……  
大海要散发芬芳啦。

春天会直立起后腿  
    像一匹汗淋淋的枣红色母马  
我要跳到它光裸的背上，  
    骑到  
    水中央。

而后  
    一路上，我的打字机  
        会步步紧跟着我。  
我会说：  
    “哦，别这样！  
        让我独个儿呆上一个钟头  
        放松放松吧……”

而后  
我的掉光了头发的脑袋  
    会冲着远方嘶吼：  
        “我恋爱啦……”

我二十七岁了，  
她才十七岁。

“瞎眼的丘比特，  
瘸脚的丘比特，  
又瞎又瘸的丘比特  
说，去爱这个姑娘吧，”  
    我本想这么写；  
    我说不出口  
    但我会试一试！

可要是  
    天下雨了，  
把我写的字句全淹了，  
要是我口袋里还有两毛五，  
    见鬼……  
嘿，春天来啦春天来啦春天  
    春天来啦！  
我的血液在我身体里发芽啦！

（1929年4月20日和21日）

标题：Yarıda Kalan Bir Bahar Yazısı (A Spring Piece Left In The Middle)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蓝眼睛的巨人、小小的女人和金银花

他是一个蓝眼睛的巨人。  
他爱上一个小小的女人。  
女人的梦想是一栋小小的房子，  
    有一座花园，绽放着  
        五颜六色的  
            金银花。

巨人像巨人那样恋爱，  
他的手习惯了制造  
        很大的东西，  
巨人造不出  
    带有金银花  
        绽放的花园的  
            那种房子，  
敲不了  
    那栋房子的门。

他是一个蓝眼睛的巨人。  
他爱上一个小小的女人，  
一个很小很小的女人。  
女人渴望安慰  
    厌倦巨人的大踏步。  
再见啦！蓝眼睛的骆驼，

她投向一个富有的侏儒的怀抱  
那人有一栋房子  
房子里有一座  
金银花绽放的花园。

现在，蓝眼睛的巨人明白了，  
巨人的爱情不能埋葬在  
有着金银花  
绽放的花园的  
那种房子里……

标题：Mavi Gözlü Dev, Minnacık Kadın ve Hanımcıları (The Blue-Eyed Giant, the Miniature Woman and the Honeysuckle)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说明〕“有着金银花 / 绽放的花园的 / 那种房子”，翻译时按句中需要，变换了各种形式，但原诗里是大体一致、略有不同的三行。“五颜六色”是英译本添加的，译完参照原诗调整、修改后，仍保留第一处。但笔者所见的英译本都未译出 *deyip mavi gözlü deve*，即“(再见啦！她说) 蓝眼睛的骆驼”(小小女人所发的嘲讽)，不知何故。原标题很长。有的英译本标题简写为《蓝眼睛的巨人》或《小小的女人》。创作年份不详，按诗集里的顺序，置于《那堵墙》之前。

也许我

也许我，

在那个日子来临的

很久以前

就会吊死在桥那边

把影子投在了柏油路上

也许我，

在那个日子到来的

很久以后

仍然活着

下巴刮得干干净净，留一撮灰胡子

我呀，

在那个日子到来的很久以后

假如我仍然活着

在城市广场上

靠着墙边，

我要在节日之夜把小提琴演奏

为那些围在我身旁，像我一样，从最后的斗争中

幸存下来的老人，在美妙的夜晚，灯火通明的人行道上

那儿还有新人的脚步声

他们把新歌高唱。

标题：Belki Ben (PERHAPS) (1930)

来源：1952年由印度的ASOKE GHOSH出版的《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似为美国左翼月刊《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组织翻译出版)



要不是今晚

要不是今晚

那就是

明晚

我将会入狱……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就像沉入梦乡，我的心

平静

坦然。

我的心

平静

坦然：

因为我凝视着蓝天

像新生儿那样。

昨天

我出门，去了城市广场

说道：

“我们不要为了他们

残杀自己的兄弟

我们要好好活着！”

要不是今晚  
那就是  
    明晚  
我将会入狱……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sup>22</sup>  
我头枕着双手，  
听着大海的声音  
    安然入睡。

标题：ARIFE (IF NOT TONIGHT) (1930 年 6 月)

来源：1952 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说明〕对照原诗，英译本缺了末两节。现予补足。

---

<sup>22</sup>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直译“心中没有一片叶子在动”。

## 四个男人，四只酒瓶

一张圆

桌。

四只酒瓶。

四个男人

还有四杯葡萄酒——

酒的

牌子

梅多克。<sup>23</sup>

酒杯

满了，

空了，

又满了，<sup>24</sup>

四个男人在喝酒。

一只酒瓶空了。

一个男人说：

——明天我就把事情搞定。

二话不说，要他的命。

非把这人

绞死不可。

---

<sup>23</sup> 梅多克 (Médoc / Medoc)：18 世纪以来法国葡萄酒的著名产区，位于波尔多地区。

<sup>24</sup> 酒杯 / 满了， / 空了， / 又满了：直译是：“酒杯里 / 有酒， / 没酒， / 有酒”。

三只酒瓶都空了。

三个男人应道，

三张嘴应道：

——非把这人  
绞死不可。

一张圆

桌，

四只空瓶子<sup>25</sup>

还有四个男人……

标题：Dört Kişi ve Dört Şişe (Four Men, Four Bottles) (1930)

(说明) 此诗较早译出，其中 4 行：“明天我就把事情搞定。 / 二话不说，要他的命。 / 非把这人 / 绞死不可。”也就是说，饮酒且发话者是统治机器中人，决定将别人(比如希克梅特这样的人)绞死。之后在网上偶然读到一个香港人的译本：“明天我的控诉将震撼人心 / 当我说完一个字 / 必遭 / 问吊……”。笔者大吃一惊：这是把饮酒且发话者理解为决心慷慨赴死的烈士啊！不知所据版本为何。李以亮的译本则含糊其词，不足以作参考：“明天 / 一声巨响 / 我就解决了。 / 没有废话 / 这个男人 / 注定要上绞架。”(原诗 4 行，李以亮所据的英译本译成 6 行)。后来朋友帮忙找另一位会土耳其语的朋友询问，确定笔者的理解应该无误，“非绞死不可”的不是发话者，而是别人。

---

<sup>25</sup> “四只空瓶子”(boşalmış dört şişe)，英译本为“四个空杯”(four empty glasses)，应有误。

## 普通人

他开始工作

他完成工作……

他开始时，并不大呼小叫。

完成以后

也不四处张扬：

“快来看呀。”

他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

他是普通人。

他的血管里没有祖上的高贵血统。

他也不是供人驱策的动物。

他的脸跟每个人的脸大同小异。

他用嘴巴喝水

用脚走路……

他只知道：开始工作，完成，再开始，

不问结局怎样……

只有前进

绝不半途而废……

他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

他是普通人……

标题：Siradaki（1930）

〔说明〕此诗多年前即有秋原的译本。但第四节“别人将代替他。/他了解一切。/他推进一切。/他赶走安逸”对照原诗，似有差异。原诗此处并无近似“别人将代替他”的句子（倒是希克梅特接下来写的另一首短诗《普通人之死》当中有此意思）。另有人将这几句译为“必定会有人来接他的班。/他精通一切。/一切都由他来运转。/他摒弃安逸”，意思大体相近。笔者由此估计：这两首应该都是根据某一个译本转译的。差异可能就是出于这个译本。

## 普通战士之死

他不争先

也不落人后

他在

队列之中……

身边战士流血的头靠到他的肩上时

现在轮到他了

他报上自己的号码……

不需要说话。

不需要眼泪。

不需要花圈什么的……

闭上嘴吧。

现在，是他安息的时候了……

标题：Sıradakinin Ölümü（1930）

〔说明〕相当于《普通人》的续篇。前者涵盖范围更广，后者则是明确的投身“战斗”的普通人。所以虽然 Sıradaki 和 Sıradakininy 词性不同，词义一致，但后者还是译为“普通战士”或“普通士兵”为宜。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陈微明的译本《一个兵士的死》。窃以为译为“普通兵士”更好。

## 还没点着的烟

今晚上他可能要死了

子弹会把他胸口的上衣烧穿

今晚他要独自

迎接死亡了……

“你有香烟吗？”他问。

“有，”

我说。

“火柴呢？”

“没有，

子弹也许能把你的烟点着吧”

我说。

他拿起烟

走了……

或许此刻，他倒下很久了

嘴里有一支还没点着的烟

胸前有一道伤口……

他走了。

一声枪响。

结束了……

标题：Yanmamış Cıgara (UNLIT CIGARETTE) (1930)



## 东方人来到苏联

我来自东方，  
唱着反叛之歌

尖叫着来了……

随着向北疾驰的风

穿越亚洲的路

我来啦

来到你这里！

来，伸出双臂

拥抱我吧！

我来自东方，

唱着反叛之歌

尖叫着来了。

我来自东方，

我是叛逆者……

请把你的眼神转向我，

告诉我，我要燃起的

灯芯，在哪儿……

我是

一天做足 24 小时的活，

黄色的瘦骨嶙峋的背上

满是结了痂的鞭痕的

那千千万万人的  
儿子……

我是他们  
满心的怒号……

亚细亚，  
有着无际的，传播疟疾的，  
黄色的  
沼泽地！

这些  
沼泽地上，  
在有毒的发绿的空气中  
那纯由铁造的  
工厂正拔地而起……

日日，夜夜  
在有毒的发绿的  
空气中  
浓浓的黑烟，山一样冒起来。

沼泽呼吸着，  
轮子转动着  
转动，转动……

我们眼睛里的光彩  
在暗去，暗去……

我们黄色的带疟疾的血  
一点一点地变成金子。

亚洲黑暗大地的边际  
77层高的银行大厦

像童话里的动物似的喘着气……

喘着气，喘着气……

在那边，

在沼泽地里，

我的兄弟姐妹们

带疟疾的，黄色的

血，

就像爬满苍蝇的腐肉；

在沼泽地里，

农民们

心中就像梦见了地狱；

我

渴望着见到你

渴望着，深沉得好似一种乡愁，

别以为我总像饿狗般呻吟，

不是的……

随着向北疾驰的风

穿越亚洲的路

我来啦

来到你这里。

给我吧，快给我吧，别犹豫啦！……

把光明给予我的眼睛吧，

把觉悟给予我的头脑吧，

那里的人们

正等着我呀……

标题：**Bir Hintlinin Ağzından**（直译：一位印度人说。这里借鉴 1952 年中译本的标题《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像凯雷姆那样！

空气像铅块那样沉重！！

我呼喊

呼喊

呼喊

我呼喊着。

奔跑吧

快来把铅块<sup>26</sup>

融化

我呼喊着。

他对我说，

“别喊啦！你会烧成灰烬的！”

就像凯雷姆那样

燃烧啊

燃烧啊

燃烧……

饱尝

痛苦，

却没人

分担。

---

<sup>26</sup> 铅块：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做了注释：“这里俄文语意是双关的：一是熔铅，一是用熔铅铸成子弹。译成中文只能保存一种涵义。三行亦同此。”土耳其语原诗中，“铅（块）”是 kurşun，同样兼有子弹的意思。

人们

心里的

耳朵

都聋啦……

空气像铅块那样沉重……”

我对他说，

“也许我会烧成灰烬

就像凯雷姆那样

燃烧啊

燃烧。

假如我不燃烧

假如你不燃烧

假如我们不燃烧

黑暗

又如何

变作

光明？”

空气像怀了身孕的土地。

空气像铅块那样沉重。

呼喊

呼喊

呼喊啊

我呼喊着。

奔跑吧，

快来把铅块

## 融化

我呼喊着你呀……

(1930年5月)

〔说明〕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丘琴、刘光杰根据俄译本合译的《像凯列姆那样》，内容大体相近，但形式方面，没有照原诗的阶梯形排列（英译本较近于直译，但也略有变动。兹尽量遵照原诗）。译诗中附有“原注：凯列姆是东方民间说中的英雄，据说他被爱情的火焰烧成灰烬。”另据维基百科中“凯雷姆和阿丝丽”（**Kerem and Aslı**）词条介绍，凯雷姆是土耳其穆斯林，阿丝丽是亚美尼亚基督徒（父亲为东正教牧师），两人的恋爱因此受阻。阿丝丽的父亲带她远走他乡。凯雷姆带着朋友，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恋人，在贵人相助后得以成婚。但阿丝丽的衣袍扣子被父亲施了魔法，无法解开。凯雷姆心中之火化成烈焰，将自己焚成了灰。阿丝丽未能救出他，自己也烧伤了。这个故事最早的记录见于16世纪，主要以歌谣形式流传，到19世纪末已经历了多次加工。

标题：**Kerem Gibi (LIKE KEREM!)**

英译者：塔纳尔·贝巴尔斯（**Taner Baybars**）

## 走着瞧吧

孩子们，我们会看到美好的日子，  
我们会

看到

阳光灿烂的日子……

孩子们，我们将驾着快艇驶向蔚蓝的大海  
我们

将驶向

明亮的蔚蓝的大海……

想象一下吧

全速行驶，

马达转动着，

马达轰鸣着。

呜呜呜呜呜！孩子们，谁会知道

在 160 公里的时速中亲吻，

是多么美妙……

没错，现在我们

礼拜五、礼拜天才能进花园玩<sup>27</sup>

礼拜五才行

礼拜天才行……

没错，现在我们

---

<sup>27</sup> 才能进花园玩：原诗或英译本直译是“才有花园”，意为“才能使用花园”。



就像听童话故事似的  
望着灯火通明的街道上的商店，  
那些七十七层高的  
有玻璃幕墙的商店。

没错，现在要是我们大喊大叫  
结果是：  
黑皮书为我们打开：  
监狱……

皮带子扣住我们的双臂  
不是骨折  
就是流血。

没错，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一礼拜只有一次肉。  
孩子们下班回到家  
像黄色的骷髅架子。

没错，现在……  
但请相信：  
孩子们，我们会看到美好的日子  
我们会  
看到  
阳光灿烂的日子。

孩子们，我们将驾着快艇驶向蔚蓝的大海，  
我们  
将驶向

## 明亮蔚蓝的大海……

标题：NİKBİNLİK (OPTIMISM) (1930)

(说明)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铁弦所译的《乐观主义》，可能所据的译本做了巨量的发挥，结果与原诗差距甚大。英译本忠实于原诗，仅分行上有所改动，例如第二行“我们会看到阳光灿烂的日子”原诗分作三行，英译本合为一行（“看到”一词原诗 *göreceğiz*，在土耳其语中有“拭目以待”、“走着瞧”的意思）。本篇先据英译本译出，之后大体按原诗格式调整和修改。

另外，NİKBİNLİK 则并不清楚何意。“乐观主义”在土耳其语中似为 *İyimserlik*，希克梅特 1957 年写过这个标题的诗。为避免重复，暂将标题改为“走着瞧吧”。

## 关于衬衫、裤子、便帽和呢帽

谁要是跟我说：

“穿着干干净净的

衬衫的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谁要是这样讲，

就请他看看我的伟大导师的照片吧。

我的师父马克思

把外套典当了，

四天才吃上一顿饭。

他爱开玩笑，但他的

胡子可威严了：

在一件雪白的

干干净净

浆洗过的

衬衫上边……

谁打算把熨了裤子的人判处死刑吗？

你呀，

读一读我们的历史吧：

1848年，子弹

铁梳子般从他头顶上掠过，

他穿着熨过的蜡烛似的裤子

纯英国布料

纯英伦时尚

——英国式哟——

那可是最伟大的人，恩格斯呀……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列宁

巨人般从火光中现身

在街垒上时

衣领上

也打着领带……

至于我：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产阶级诗人，

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

30 公斤重的骨头，

7 升的血液，

一两公里长的

血管，

筋，肉，神经和皮肤；

头顶上的便帽

不代表里面的

那个脑袋，

我唯一的呢帽也不会

让我

返古……

尽管这样

我：

每个礼拜有六天戴着便帽，

每个礼拜有一天

和女朋友出门游玩时戴上

唯一的呢帽

身上

穿得干干净净……

可是

为什么我没有两顶呢帽呢？

先生，你说呢？

是我很懒吗？

才不是！

我每天 12 个钟头

装订书页，

站着

一直干到

想要哭出来……

是我们无知吗？

才不是！

比方说吧：

我总不至于像绅士们

那么无知……

那是我白痴吗？

呃，

不

见得……

也许我有点儿绝望……

但总之

主要原因是：

我是个无产者，

伙计们，

无产者呀!! ……

还有，我将会有两顶呢帽，

两百万顶呢帽，不过

就跟

每个

无产者一样，

如果我成了

哈比克-摩桑-曼彻斯特证券交易所的主人! ……

如果我，如果我们，那就能! ……

还有，啊啊啊，

啊啊啊啊!!!!!!! ……

(1931年2月5日)

标题：Gömlek, Pantolon, Kasket ve Fötre Dair

## 告别

再见了

朋友们，

再见了！

我把你们铭记在心中

深深地铭记着，

我的脑海里在斗争。

再见了

朋友们，

再见了！

不必像画片中的鸟儿那样

在海滩上排成队<sup>28</sup>

挥舞着手帕。

不必这样……

看到自己的身影映在

朋友们眼中，就足够了……

朋友们，

战友们，

工友们

同志们啊……！！

告别了，不必多说……

---

<sup>28</sup> 不必像画片中的鸟儿那样 / 在海滩上排着队：兹照原诗。英译本仅为一行：“不必在码头上排着队”。

黑夜将逐一锁上我身后的门，  
年月将在我家窗子上织出蛛网，  
我会像高唱战歌那样  
把监狱之歌高唱。

我们必将重逢，  
朋友们，  
我们必将重逢……  
在阳光下一同微笑，  
一同战斗……

朋友们，  
战友们，  
工友们  
同志们啊……!!  
告别了……!! ……………

标题：Veda (Farewell) (1931)

〔说明〕原诗标题 Veda，意为告别，也可译为再见。结尾用大写的 ELVEDA，意思一样。第一、三行则用 Hoşça kalın，意为再见。英译本全部译为 Farewell（再见）。笔者仍将标题译为“告别”。



## 声音

不要手托着下巴，

久久失神地

    盯着墙壁！

别再手托着下巴啦！

站起来！

到窗边来吧！

瞧！

外面的夜色美如大海，

波浪拍打着你的窗……

来吧！

听听，这空中：

空气是声音的路呀，

空气中充满了声音：

大地的声音，水的声音，星星的声音

    还有我们的声音……

到窗边来吧！

听听，这空中：

我们的声音与你相伴，

    我们的声音与你同在……

标题：SES（1933）

## 分手的故事

男人对女人说：

“我爱你；  
何等地爱呀，  
就像把自己的心捏在手掌上  
把那好似玻璃做成的心  
发狂地  
捏碎  
直到手指上全是血。”

男人对女人说：

“我爱你；  
何等地爱呀，  
深不可及  
宽不可测  
日增月长，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五百，  
无穷大的百分比。”

女人对男人说：

“我曾望着你  
用我的唇，我的心，我的头脑；  
怀着爱，怀着恐惧，怀着崇敬  
望着你的唇，你的心，你的头脑  
不管我现在说什么

你教会过我，就像黑暗中的耳语……

现在不行了

我知道：

大地

——就像有着阳光明媚的面容的一位母亲，——

最后一次哺育了自己最美丽的孩子……

可我能做什么呢？

我的头发和

濒死者的手指缠在了一起

我挣不开

自己的头！

你

得一直走下去

在凝视过

初生婴儿的眼睛之后……

你

得一直走下去，

把我丢下……”

女人沉默了下来。

他们拥抱

一本书，掉落在地……

一扇窗，合上了……

他们分手……

标题：Bir Ayrılış Hikayesi (A TALE OF SEPARATION) (1932)

英译本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 走了

窗玻璃上，夜色沉沉，飘着雪。  
铁轨在泛白的黑暗中闪着光——  
提醒着我将要离去

且永不归来。

三等车厢候车室里  
躺着一个男孩，<sup>29</sup>

光着脚，  
头上裹着黑头巾。

我来来回回踱着……

夜色沉沉，飘着雪——在窗间。  
窗子里，他们正唱着一首歌。

同志们最心爱的歌。

最心爱的歌……

最心爱……

最……

同志们哪，别看着我的眼睛  
我尽力忍着不哭……  
铁轨在泛白的黑暗中闪着光——  
提醒着我将要离去

且永不归来。

---

<sup>29</sup> 男孩：原诗 çocuk（孩子，男孩）。不知道为什么英译本译为 woman（女人）。这两行原诗直译是“一个裹着黑头巾 / 光着脚的男孩躺在那里”。英译本分作三行。兹照英译本，不再改回。其余分行方式及标点符号都参照原诗。

三等车厢候车室里  
躺着一个男孩，  
    光着脚，  
    头上裹着黑头巾……  
夜色沉沉，飘着雪，在窗间。  
窗子里，他们正唱着一首歌！

标题：Giden（Gone）（1933）

## 给妻子的信

1933年11月11日

布尔萨监狱

亲爱的！

你上封信里说：

“我的头隐隐作痛，  
我的心不知所措！”

你说：

“要是他们绞死你，  
要是我失去你，”

你说：

“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会活下来的，我的妻子——

我的记忆会像一缕黑烟，随风散去。

你会活下来，我心中的红头发的女士哟：

在二十世纪

哀痛顶多

持续一年。

死刑——

尸体在绳子上晃啊晃。

我打心里

接受不了这种死法。

不过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

要是刽子手用他毛茸茸的手

把绞索套到

我的脖子上，

他们休想在

纳齐姆的蓝眼睛里

找到一丝一毫的恐惧！

在我的最后一个早晨的曙光中

我

会看到朋友和你，

我将独自

前往墓地

只遗憾没把一首歌写完……

我的妻子呀！

心地善良，

金子般

眼睛甜如蜜的——我的蜜蜂呀！

为什么我要写信跟你说

他们想绞死我？

审判才刚刚开始呢，

再说，他们可不会像拔萝卜那样拔掉

一个男人的头。



别惦记这些了。

没啥可能！

要是你有点钱的话，

给我买几条法兰绒内裤吧：

我的坐骨神经痛又犯啦。

别忘了，

囚犯的妻子

一定要事事都往好处想。

标题：Karima Mektup (Letter To My Wife)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要是刽子手用他毛茸茸的手：以下六句，笔者据以翻译的第一个英译本译为：“要是某个可怜的吉普赛人 / 不得不用他毛茸茸乌黑细长的手……”，兹据另一个英译本改译。

在另一个英译本中看到同题之下尚有 2 篇。待译……

## 小小世界<sup>30</sup>

星光如同金色的水珠流进我眼中

它头一回

    穿透太空的

        黑暗，

那时地球上还没有一只眼睛

望向天空……

星星们都是长辈，

    地球还是个孩子呢。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可也太远

        太远了……

我们的世界，在群星中很小很小

    可也太小

        太小了……

还有亚洲

    世界的五分之一大小，

印度呢

    亚洲的一个国家。

加尔各答是印度的一座城市

贝纳吉，是加尔各答市的一个人。

---

<sup>30</sup>（英译本注）这是1934年出版的一部关于印度革命者贝纳吉（Benerjee）生平及死亡的史诗的片段。

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印度  
    在加尔各答市  
        他们在路上拦下  
一个行人  
    用铁链锁住了他。

    我再也无心  
抬头仰望晴空了。  
如果星星很远，  
    如果地球很小  
        我也一点不在乎  
            我不放在心上……

我想要你知道，我发现  
    更令人惊叹  
        更强有力  
            更神秘更巨大的

在路上被拦下  
    被铁链锁住的  
        这个人。

标题：MICROCOSM（1934）

来源：1952年版“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 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二章 就像众口齐唱的一支歌

〔英译本注〕在 1936 年出版的《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的序言中，纳齐姆解释说，他在狱中读到一部关于 14 世纪土耳其群众起义的歪曲的历史；书中对这场起义的偏见以及粗疏的处理方式，令他非常厌恶，因此，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史诗来拨乱反正。纳齐姆想要表明，土耳其历史上并非没有被压迫群众反抗压迫者的英勇起义。谢赫·贝德雷丁起义不限于土耳其群众。位于基奥斯岛对面的安纳托利亚西部卡拉布伦地区的希腊及犹太居民，也参与了这场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斗争。谢赫·贝德雷丁的弟子，农民穆斯塔法·伯克鲁杰，带领起义人民奋起反抗以穆拉特王子为首的奥斯曼帝国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力量。谢赫·贝德雷丁运动是一种原始类型的共产主义，其目标是共同拥有土地、工具、食物和衣物。这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谢赫·贝德雷丁和穆斯塔法·伯克鲁杰被绞死。他们成为烈士。他们的追随者则从未丧失对最终胜利的信心。

天气炎热。

太热了。

这炎热

像一把带着血淋淋刀柄的钝刀。

天气炎热。

乌云密布，

乌云要爆炸

就要爆炸了。

他一动不动，从岩石上  
往下看  
两只眼睛，鹰一样俯视着平原  
那里  
最温柔也最严厉  
最节俭也最慷慨，  
最  
富于爱心，  
最伟大且最美丽的女人：  
大地  
已经临产  
就要分娩了。

天气炎热  
他从卡拉布伦山上望去  
望向大地尽头的地平线  
双眉紧蹙：  
在乡间，孩子们的脑袋被扯掉  
就像扯掉田野里血红的罌粟，  
伴着无遮掩的惨叫，  
一团五柱火焰的大火，从地平线上喷出。  
来者是  
王子穆拉特。  
穆拉特所奉的圣旨  
就是  
前来艾丁的土地

捉拿贝德雷丁的追随者——穆斯塔法。

天气炎热。

贝德雷丁的追随者穆斯塔法眺望着

他望着，农夫穆斯塔法

望着，不惧

不怒

也不笑。

他直视前方

屹立着

他望着。

这最温柔也最严厉

最节俭也最慷慨，

最

富于爱心，

最伟大且最美丽的女人：

大地

已经临产

就要分娩了。

他望着。

从岩石上，贝德雷丁的勇士们眺望着地平线。

大地的尽头越来越近了

在一只载着圣旨的死亡之鸟的翅膀上。

那些从岩石上俯瞰的人

耕耘过这片大地，

种下葡萄，无花果，石榴，

养殖金色毛发的牛  
产下比蜂蜜还浓的奶，  
养育窄臀和狮鬃的马，  
像敞开兄弟的桌子一样，让大地敞开  
没有围墙，没有边界。

天气炎热  
他望着  
贝德雷丁的勇士们眺望着地平线。



最温柔也最严厉  
最节俭也最慷慨，  
最  
    富于爱心，  
最伟大且最美丽的女人：  
        大地  
        已经临产  
        就要分娩了。

天气炎热。  
乌云密布。  
第一滴雨，像一句甜言蜜语，就要坠地了。  
突  
    然  
仿佛从岩石上倾泻而下，

从天上降落，  
从地里长出，  
像一群大地的新生儿，<sup>31</sup>  
贝德雷丁的勇士们扑向王子的军队。  
他们穿着无缝白衣，  
光着头  
赤着脚，亮着剑。

他们激战。  
来自艾丁的土耳其农民  
来自基奥斯岛的希腊水手  
犹太商人，  
穆斯塔法·伯克鲁杰的一万个同志  
如万把利斧劈入敌军的丛林。  
那举着红旗，绿旗，  
佩着盾牌和青铜盔甲的  
队伍  
顿时溃不成军，<sup>32</sup>  
但在倾盆大雨中，天昏地暗<sup>33</sup>  
一万人战至两千。

为了万众一心，齐唱一首歌  
为了同舟共济，把渔网拉出海面，  
为了群策群力，把铁锻成绣花针，

---

<sup>31</sup> 一群大地的新生儿：直译“大地最新的产品（或作品）”。

<sup>32</sup> 顿时溃不成军：直译“被撕成碎片”。

<sup>33</sup> 天昏地暗：直译“白昼变作日暮”。



为了同甘共苦，把土地耕耘，  
一起享用甜如蜜糖的无花果，  
除了爱人的面颊，不论何事  
          不管何处  
          都要齐心协力！  
          就为了  
          这  
一万之众，捐躯了八千……

他们战败了。

胜利者，啊胜利者  
          在被征服者的无缝白衣上  
          擦着血淋淋的剑。  
就像众口齐唱的一支歌  
这片他们以兄弟之手共同耕耘过的土地  
遭受着埃迪尔内宫豢养的马匹的  
          践踏。

标题：Ve hep beraber söylenen bir türkü gibi (LIKE A SONG SUNG TOGETHER) (译注：原诗各章节无标题，只标序号；本章末尾尚有 15 行诗人辩论、评述式的诗节，以及诗人自注，英译本未予译出。大意是：对历史、社会、经济环境的了解，包括意识到必然失败的反抗，并不意味着持超然态度，不抱爱憎之情。马克思的“巴黎公社死了，巴黎公社万岁！”的呼喊声中，难道没有一点痛苦？) 来源：《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 2 章第 9 节 (Simavne Kadısı Oğlu

Şeyh Bedreddin Destanı / Epic of Sheik Bedreddin) (1936)

英译本来源: Poems by Nazim Hikmet (1954年, 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 出版)

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三章 蒙蒙细雨

蒙蒙细雨，  
声音低缓  
叫人心惊  
就像叛徒在开口。

蒙蒙细雨，  
就像叛徒白色的光脚  
在潮湿黑暗的土地上奔跑。

蒙蒙细雨。  
在塞雷斯工匠市场，  
在一家铜匠店前面  
贝德雷丁吊在一棵树上。

蒙蒙细雨。  
夜深了。这个没有星星的深夜。  
雨水淋湿了  
那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的谢赫  
赤裸的身体。

蒙蒙细雨。  
塞雷斯市场哑了，  
塞雷斯市场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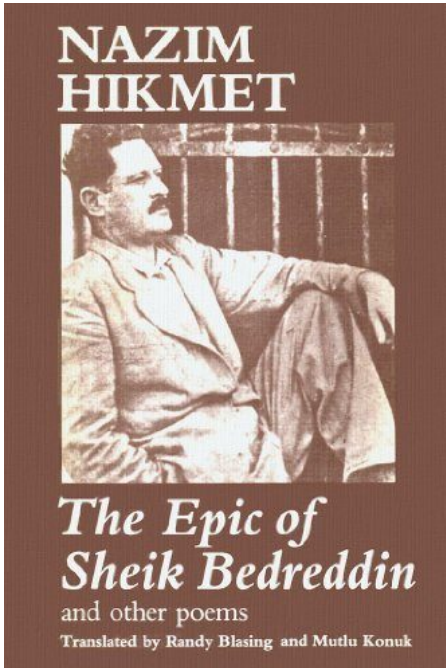
空气中弥漫着该死的又哑又瞎的悲伤。  
塞雷斯市场捂住了自己的脸。

蒙蒙细雨。

标题：Yağmur Çiseliyor (DRIZZLING)

来源：《谢赫·贝德雷丁史诗》第3章第14节 (Simavne Kadısı Oğlu Şeyh Bedreddin Destanı / Epic of Sheik Bedreddin) (1936)

英译本来源：Poems by Nazim Hikmet (1954年，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 出版)



## 生命赞歌

你的秀发忽而散开  
    又披落在额头上。  
忽而，土里一阵骚动。  
树木在黑暗中  
    交头接耳。  
你袒露的双臂很冷吧。

远在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月亮定然在升起。  
但还够不着我们，  
仅仅从枝叶间溜下  
    把你的肩膀照亮。

月升，将伴着风起。  
树木交头接耳。  
你的双臂会很冷的。

从上边，  
从迷失在黑暗中的枝条上，  
    有什么落到了你脚下。  
你更紧地贴住我。  
我手中，你赤裸的肉体，好似毛茸茸的果皮。

不是心灵之歌，也不是“理智”<sup>34</sup>之歌，  
在树木、鸟儿和昆虫面前，  
在妻子的肉体上

我的手思索着。

今夜，我的手

不会读，也不会写。

并非无爱，也不是爱……

它是春日里一匹豹子的舌头，

一片葡萄藤叶，

一只狼爪。

移动着，呼吸着，吃着，喝着。

我的手就像地底下

爆裂开来的一粒种子。

不是心灵之歌，也不是“理智”之歌，

并非无爱，也不是爱。

我的手在妻子的肉体上思索着

这是第一个男人的手。

就像在土里寻到了水分的根系那样，

它对我说：

“吃呀，喝呀，冷呀，热呀，斗争呀，气味呀，色彩呀，

活着不是为了死

要为活着而死呀……”

此刻

---

<sup>34</sup> “理智”：原诗“aklı selim”，指明辨是非的能力，相当于“智性或判断力”。英译本译为“common sense”。

当女性的红发拂过我的脸，  
当土里一阵骚动，  
当树木在黑暗中交头接耳，  
当月亮升起，远在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我的手在妻子的肉体上  
在树木、鸟儿和昆虫面前，  
我想要生命的权利，  
春天的豹子的生命，绽开的种子的生命，  
    我要第一个男人<sup>35</sup>的权利。

标题：Yaşamak Kasideleri 1 (Hymn To Life) (1937)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sup>35</sup> 第一个男人 (ilk insanın / the first man): 即亚当。

## 今夜下着雪

听不到天外的声音  
也不求把“高深莫测”带进我的诗篇  
不愿像宝石匠似的悉心搜求着韵脚，  
没有丽句，也无宏论

谢天谢地

我不关心

是的，今夜我不关心这些。

今夜

我是街头歌手，没有天生的好嗓子；  
为你献上一首你闻所未闻的歌曲。

今夜下着雪，  
你在马德里大门口。  
你所迎战的军队

在摧毁我们至为美好的一切，  
希望，向往，自由，还有孩子们，  
这座城哪……

下着雪  
或许今夜  
你湿透的脚冷冰冰。  
下着雪



在我念着你的时候  
或许一颗子弹正命中你；  
一切便与你无干了  
    雪和风，昼与夜……

下着雪。  
你站在马德里门口  
    说着“不许通过”<sup>36</sup>  
    这以前，你一定在别处生活过。

谁知道呢  
或许  
你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  
或许你头上缠着一条血淋淋的绷带  
遮住你在北部落下的伤口。  
或许正是你，在郊区放完了最后一枪  
在“容克们”焚毁毕尔巴鄂之际。  
或许你是一个诸如  
科尔多瓦的费尔南多·瓦莱斯科拉斯伯爵农场里的雇工  
或许你在“太阳广场”开了家小店  
售卖五彩缤纷的西班牙水果。  
或许你没有手艺，或许你有一副好嗓子。  
或许你是学哲学或法学的学生  
你的书本被意大利的坦克轮子碾得粉碎  
在你们的大学校园里。

---

<sup>36</sup> “不许通过”（no pasaran）：西班牙内战时期共和军的著名口号，又译“禁止通行”等。

或许你不信天堂  
或许你胸前有根  
绳子，挂着小小的十字架。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何时出生？  
我从未目睹，也永远见不到你的脸。  
谁知道呢  
或许它肖似那些  
在西伯利亚击败高尔察克的人们的脸；  
或许它肖似  
偃卧在杜姆卢珀纳尔<sup>37</sup>战场上的某个人的脸。  
你看起来甚至肖似罗伯斯庇尔。

我从未目睹，也永远见不到你的脸，  
你从未听说，也永远不会耳闻我的名字。  
你我之间，横亘着大海和高山，  
我的可恨的束手无策，  
以及“不干涉委员会”<sup>38</sup>  
我帮不上你  
甚至没能为你送去  
一箱弹药  
和新鲜的鸡蛋

---

<sup>37</sup> 杜姆卢珀纳尔 (Dumlupınar)：又译杜姆卢皮纳尔。1922年8月26日至30日，此地发生了第二次希土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最后希腊军队惨败，被赶出安纳托利亚。

<sup>38</sup> 不干涉委员会 (Committee of Non-Intervention)：西班牙内战时期，英法于1936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机构，旨在与德、意及佛朗哥交涉，从事绥靖活动，事实上起到了封锁西班牙共和军的援助的作用。

或是一对羊毛袜子。

但我知道，  
在这个寒冷的下雪天  
你湿透的脚，守卫着马德里的大门  
冰冷得好似两个无衣的孩子。  
我知道，  
那儿有着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  
人们仍要去创造的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事物  
那就是我眷恋的心所期盼的一切  
马德里门口的哨兵  
    眼中的微笑。  
明天，就像昨天，像今夜一样  
除了爱他，我别无可为

（1937年12月25日）

标题：Karanlıkta Kar Yağıyor (IT IS SNOWING IN THE NIGHT)

英译者：阿里·尤努斯 (Ali Yunus)

## 关于我的诗

我没有银鞍的马儿可以骑，  
没有遗产供我维生，  
没有财富，也没有房产——  
我仅有一罐蜂蜜。

一罐蜂蜜

火一样红！

我的蜂蜜就是我的一切。

我守护

自己的财富和房产

——我是说，我的蜜罐子——

避开所有的害虫，

兄弟呀，等着吧……

只要我的罐子里

还有蜂蜜，

蜜蜂就会从

遥远的地方<sup>39</sup>赶到这儿……

标题：ŞİİRİME DAİR (About My Poetry)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sup>39</sup> 遥远的地方：原诗为廷巴克图(Timbuktu)，马里北部城镇，比喻很远的地方。

## 关于死亡

朋友们，请坐，  
欢迎你们来，  
我知道，在我睡着的时候，  
你们从窗子闯进我的牢房里来了，  
——没有打翻长颈的药瓶，  
      也没打翻红色的药盒子——  
站在我的床前，  
手牵着手，  
脸上映照着星光，  
欢迎，朋友们，请坐吧。

这真太奇怪了，  
      我以为你们死了。  
既然我不信  
      天堂或地狱，也不信上帝，  
我心想：“这下糟了，  
我甚至没机会  
给朋友们递上一支烟了。”

这真太奇怪了  
      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  
你们从窗子闯进我的牢房里来，  
      请坐，朋友们，欢迎你们。

为啥这样古怪地看着我的脸？<sup>40</sup>

奥斯曼的儿子，哈希姆呀？

这真太奇怪了，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兄弟？

在伊斯坦布尔港口

你给英国货轮装煤的时候，

不是连同一整筐煤

掉到了货舱底下？

到下班之前

绞车拉出了你的尸体，

你漆黑的脑袋上

尽是殷红的血。

有谁知道，你们都吃了多少苦？

别站着呀，请坐下；

我还以为你们死了呢。

你们从窗子闯进我的牢房里来，

脸上映照着星光，

欢迎你们，朋友们。

你好，洛基村的雅库普，

你不是也死了吗？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

你把你的疟疾和饥饿，

---

<sup>40</sup> 英译本为“你为啥对我皱眉头”（Why are you frowning at me）

留给了你的孩子们，  
你不是给埋到光秃秃的公墓里了吗？  
这么说，你没有死？

还有你呢？

作家，艾哈迈德·贾米尔！  
我可是亲眼看到，  
你的棺材  
安放到了墓穴里。<sup>41</sup>

我甚至觉得，  
比起你的身材，棺材太短了点儿。  
把瓶子放下，艾哈迈德·贾米尔！  
你还没改掉你的坏毛病；  
这是个药瓶，

不是酒瓶子啊。  
就因为一天只能挣半个里拉，<sup>42</sup>  
就因为孤孤单单，<sup>43</sup>  
你从前喝了多少酒啊。

我以为你们已经死了呢，  
你们站在我的床前，  
手牵着手。  
请坐，朋友们，欢迎你们。

---

<sup>41</sup> 原诗大意“降到土里”，英译“降到墓穴里”（lowered in the grave）。

<sup>42</sup> 半个里拉：原文 *elli kuruşu*（50 库鲁）。库鲁为土耳其辅币，1 里拉等于 100 库鲁。英译本译为分（cents）。

<sup>43</sup> 兹照原诗 *yapalnız*（孤单）。英译本有所发挥：为了忘掉这孤孤单单的世界（and to forget this lonely world）。

一位古波斯诗人说：

“死亡是公正的，  
它以同样的威严打击，  
          国王和穷人。”<sup>44</sup>

哈希姆，

          你为啥这么惊讶？  
兄弟，难道你没听说过，  
          有哪个国王背着一筐煤，  
                  死在货轮的货舱里？

古波斯诗人说

          “死亡是公正的”。

我挚爱的雅库普哟，

          瞧你笑得多开心。

你活着的时候，可从没这样笑过……

可是等等，让我说完吧。

一位古波斯诗人说，

          “死亡是公正的……”

把瓶子放下，艾哈迈德·贾米尔，

          你怒气冲冲有什么用。

我知道，

既然死亡是公正的，

          你会说，生活也应当是公正的。

---

<sup>44</sup> 此据英译本。原诗（aynı haşmetle vurur şahı fakiri.）似有差异。



一位古波斯诗人……  
朋友们，为什么你们这样气愤，  
为什么你们离我而去，  
    朋友们，你们是要上哪儿去？

标题：ÖLÜME DAİR (About Death)

来源：Poems by Nazim Hikmet (1954年，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出版)

〔说明〕对照目前找到的原诗版本，英译本多出了第二、三节。待查。

就是这样

站在升起的阳光下，  
我的手好饿，世界好美。

我的眼睛，怎么也看不够这些树——  
它们是如此洋溢着希望，如此地葱茏。

洒满阳光的路，从桑葚丛中穿过，  
我在监狱的医务室的窗前。

闻不到药味儿——  
丁香花准是在不远处绽放。

就是这样：  
被俘不要紧，  
要紧的是决不投降。

英译本标题：It's This Way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单身牢房里的来信

1

我把你的名字  
用指甲刻在了表带上。  
你晓得，我身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珍珠柄的小折刀，  
（任何锋利的东西他们都不给我）  
也没有一株刺入云天的梧桐树。  
或许院子里有树吧，  
但他们不许我  
看到头顶的天空……

这儿还有多少别的人？  
我不知道。  
我跟他们是隔绝开来的，  
他们都离我很远。  
跟谁交谈都是不可以的  
只能跟自己。

所以我自言自语。  
但我觉得自己讲的话太无聊，  
所以我唱起歌来，妻子呀。  
你知道，  
我的嗓子有多糟，老走调

感动得我

好不伤心。

就好比那些古老

悲伤的故事里，

在雪地上跌倒的

光着脚的孤儿那样，我的心

（还有湿润了的蓝眼睛

抽泣着的小小的红鼻子）

多想依偎在你怀里。

这不会让我脸红的

此刻我就是

这么软弱

这么自私

仅仅是人

而已。

也许我这种状况

可以用生理学或心理学来解释。

也可能是因为

几个月来，我

只能听到自己，听不到别人的声音

因为这扇铁窗

这个陶罐子

这四堵墙……

现在五点了，我的妻子，

我渴望着外面，

奇异的低语，

泥的屋顶，  
还有一匹又瘦又瘸的马  
一动不动站在永恒的中央，  
我是说，这足以让狱中的人悲痛欲绝  
有着千般匠具、百般工巧的外面的世界啊，<sup>45</sup>  
泛红的平原之夕，降在了这片不毛之地。

今天，夜晚将再次匆匆来临。  
灯光将会罩着又瘸又瘦的马儿。  
在这绝望的情形中

这片僵尸般躺在我面前的不毛之地，  
转瞬间将密布着星光。  
这意味着，到了一天又要结束的时候，  
就是说，怀旧的时辰又到了，  
一切已就绪，一切都安排好了。

我  
狱中的人  
将再次一展惯技  
用孩提时的尖厉的嗓子  
唱一曲老式的哀歌<sup>46</sup>

---

<sup>45</sup> 有着千般匠具，百般工巧的外面的世界：原诗 *dışarda bütün ustalığı, bütün takım taklavatıyla*（直译：外面，有着所有技术，全套装备）。英译本 *outside, with all its machinery and all its art*（外面，有着所有机器（装备），所有技艺）。李以亮译为“在外面，是大千世界全部的设计和匠心”，可参考。

<sup>46</sup> 老式的哀歌（old-fashioned lament）：原诗 *suzinâk makamından*。木卡姆（Makam）意为“古典音乐”，即土耳其传统音乐，包含了整套音乐模式、音阶系统、作曲及演奏规则，是西域土著民族文化与波斯—阿拉伯音乐结合的产物，不限于土耳其，例如新疆就有丰富的木卡姆音乐传统。苏辛纳克（Suzinâk）是木卡姆中较简单的一种。

（啊，我这该死的舌头）  
你是那样地遥远，  
仿佛我正透过  
一面烟雾缭绕、七歪八扭的镜子望着你  
在脑海中听到你……

## 2

外面，春天到了，亲爱的妻子，春天呀。  
平原上，忽然传来了  
新鲜泥土的气息，鸟儿的啼啭，如此等等。  
外面春天到了，我的妻子，春天呀，  
外面，平原上生机焕发……  
狱中的时光也活泼起来，床上有了很多虫子，  
水罐不再结冰，  
清晨，阳光洒在混凝土上……  
太阳——  
现在每天直到中午时分，  
离我时近，时远，  
时暗，时明，  
      终至消失……  
到了下午，阴影爬上墙头，  
铁窗的玻璃着了火，  
      外面，也入夜了，  
      万里无云的春夜……

这是春日最糟糕的时辰。  
总之，名为自由的，  
有着闪闪发光的鳞状皮和火红眼睛的恶魔  
撞进了狱中人的心

尤其是在春天……

我凭经验知道，妻子呀，

凭经验……

### 3

今天是礼拜天。  
今天，他们头一回带我出去晒太阳。  
有生以来，我头一回惊诧不已  
天空是这样辽远  
这样地蓝  
这样地广阔  
我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接着，我满怀虔敬地坐在地上  
背靠着墙。  
此刻，谁还在乎波浪  
此刻，谁还在乎争斗，或是自由，或是妻子。  
大地呀，太阳呀，还有我

我好开心呀……

标题：Bir Cezaevinde, Tecritteki Adamın Mektupları (Letters From A Man In Solitary) (1938)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第三篇最先据英译本“Today Is Sunday”译出。英译者：塔拉特·赛特·哈尔曼(Talat Sait Halman)。



## 四所监狱·伊斯坦布尔

在伊斯坦布尔拘留所的院子里，  
一个雨后的，阳光明媚的冬日，  
当白云，红瓦，高墙和我的面容  
在地上一个水坑里颤动，  
我的心啊，多么勇敢，又多么卑劣，  
有多强大，就有多柔弱  
我背负这一切：  
默想着这个世界，祖国，还有你。

（1939年2月，伊斯坦布尔拘留所）

### 1

亲爱的，  
朝前看吧，尽力地睁大眼，  
燃烧的城市发出的红光，  
    被践踏的庄稼  
    和无休止的  
        行进的脚步声。  
人们遭受着屠杀：  
    比树木和牛犊  
        来得更简单  
        更随意

更多更众。

亲爱的，  
在脚步的喧响中，在这场大屠杀中  
我有时也失去了自由，我每日的面包，还有你。  
然而在饥饿、黑暗和尖叫声中  
我从未对将来失去信心  
它定会用它充满阳光的手，叩响我们的大门。

## 2

来到这世上，我是多么高兴啊  
我爱它的土地，它的光，它的斗争，和它的面包。  
即便我知道地球的周长，精确至厘米  
也不曾忘记，比起太阳来，它只有玩具大小，  
但这世界的浩瀚，仍让我难以置信。  
我想周游世界  
去看看自己从未见识过的  
鱼、水果和星星。  
但我的  
欧洲之旅仅限于书籍和图片  
我从未收到过一封  
        贴着蓝色邮票，盖了亚洲邮戳的信。  
我和我们街坊的杂货店老板，  
我俩对美国都一无所知  
可有谁在乎呢！  
从中国到西班牙，从好望角到阿拉斯加州

每一海里，每一公里，都有我的朋友和敌人。  
亲爱的朋友，我们甚至从没打过招呼呢，  
但我们愿意为同样的面包，同样的自由，同样的渴望而献身。  
还有想要渴饮我的鲜血的敌人

我同样想渴饮他们的鲜血。

我的力量在于：

在这浩瀚的世界上，我不孤单。

这世界和它的人民，在我心中并非秘密

也不是我的科学之谜。

我的头脑无需发出惊叹号和问号，

我投身于

激烈的斗争

坦然，无惧。

假如不是这样

假如只有你和大地

对我来说仍然不够，

虽然你美得惊人

大地温暖又美丽。

### 3

我爱我的祖国。

我在它的梧桐树上摇荡过，

也蹲过它的牢狱。

但没有什么能比祖国的歌谣和烟草

更能缓解我的抑郁。

我的祖国：

贝德雷丁、思南、尤努斯·埃姆雷和萨卡里亚……

铅皮屋顶和工厂的烟囱

都是我的人民所造；他们的笑藏在

垂着的胡须后边，甚至似乎对自己都隐藏起来。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啊，幅员何其辽阔——

仿佛可以无休无止地四处浪游。

埃迪尔内，伊兹密尔，乌鲁克什拉，马拉斯，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

我只是从民谣中知道埃尔祖鲁姆高地，

我为自己从未翻越过托罗斯山脉

前去南方

结识采棉花的工人

而感到羞愧。

我的祖国：

骆驼，火车，福特汽车和病恹恹的驴子，

杨树

柳树

还有红土。

我的祖国：

松树林，甜美的清泉，还有着恋山间湖泊的鲑鱼；

一斤重的，

无鳞的，银白色皮肤上有着红斑的鲑鱼啊

悠游在博鲁的阿巴特湖中。

我的祖国：

安卡拉平原上的山羊——

它们长长的，柔滑的，浅棕色的毛发闪闪发亮。

吉雷森的多油的大榛子。

芬芳的、脸颊红润的阿玛西亚苹果，

橄榄

    无花果

        甜瓜

以及一串串的

    颜色各异的葡萄

然后还有：乌黑的木犁

然后还有：乌黑的牛

然后还有：我的勤劳，诚实，勇敢的人民啊

    他们准备好了迎接一切

        进步，可爱，与美好，

怀着好奇的孩子般欢快的热情，

        半饱，半饥。

        半奴隶……

标题：Dört Hapisaneden / İstanbul（四座监狱：伊斯坦布尔）

英译本：① PRISON LETTERS: ISTANBUL（狱中来信：伊斯坦布尔）

    ② Istanbul Detention House（伊斯坦布尔拘留所）（英译者：

    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1954年版的英译本①《希克梅特诗选》，未译出1939年2月写于伊斯坦布尔拘留所的“序诗”部分。

## 独立战争史诗·序篇：他们

他们

如此众多

如地上的蚂蚁

水中的鱼

空中的鸟儿；

他们胆怯，又勇敢

无知，又聪慧

如同孩子似的，

他们

破坏，又创造

我的歌只记述他们冒险的经历。

他们受了叛徒的诱骗，

把手中的旗帜扔下，

敌人仍在战场上

他们却跑回家。

他们，拔剑对着那许多叛徒，

（那些像绿树一样笑，

无缘无故喊叫，

诅咒母亲和妻子的叛徒啊），

我的歌只记述他们冒险的经历。<sup>47</sup>

---

<sup>47</sup> 我的歌只记述他们冒险的经历：Courtes 的英译本不用“歌”，而用“书”（我们的书中只有他们的冒险经历（Only their adventures are in our book））。事实上同

命运啊

铁的

煤的

糖的

红铜的

织物的

爱，与无情，与生命的

工业的所有分支的

天空的

沙漠的

蔚蓝海洋的

阴暗河床的

耕地的以及城市的命运啊，

这命运在破晓时分起了变化。

在破晓时分，在黑暗边缘

他们沉重的双手往地上一摠

站起了身。

他们是最明察的镜子

映照出最多彩的形态。

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们是战胜者，

他们是战败者。

关于他们，人们说了许许多多

---

样意思。诗人是用诗(歌)的形式记述斗争事迹的。原诗 *destânımızda yalnız onların mâceraları vardır* 当中，似乎无“歌”也无“书”，大意是“我们仅仅旨在记下他们的经历”。



关于他们，有人如是说道：

“他们没啥可失去的，除了锁链。”<sup>48</sup>

标题：ONLAR（1939-1941）

英译本标题：FROM THE EPIC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STRUGGLE（节选自《民族独立战争史诗》，史诗原标题 Kurtuluş Savaşı Destanı）

来源：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说明〕英译本未采用本篇原标题《他们》(ONLAR)，不知何故。这部史诗是希克梅特 1940 年左右（或 1939-1941 年间）在狱中所著，当时未能发表，但广为传诵，1965 年才正式出版。史诗描述了土耳其人民推翻奥斯曼统治者，以及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1922）之后外国帝国主义枷锁的斗争。

---

<sup>48</sup> 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 独立战争史诗·第一章 黑蛇传奇

〔说明〕本篇英译本并非全译。开头七十多行未译。安泰普（Antep）又译安特普，土耳其东南部安纳托利亚地区最早的聚居区，一战之后为英法军队占领，受到当地人民的奋力抵抗，本篇背景即此。开篇写道：（英法军队）1918年抵达伊斯坦布尔，1919年5月进入伊兹密尔，5月中旬至6月中旬占领马拉什、艾丁等地。第三节写到“我们看到了大火和背叛，/和血腥的银行家的市场。那些把祖国出卖给德国人的人”以及“人民受了伤，又疲惫，又贫穷/但他们仍与最凶残的敌人战斗/他们战斗着，为了不再次沦为奴隶/为了不再次被劫掠”。第四节写到侵略者——“长着长牙的英国人……帽子上插着公鸡羽毛的意大利人……穿蓝色制服的法国人”，以及与他们联手烧杀掳掠的本国的敌人。乡民们看到和承受了这一切。人民带着猎枪上山战斗，反抗队伍猛增，来自突尼斯和印度的奴隶也越境加入。接着写到“来自土耳其斯坦的哈吉·艾哈迈德/小小的眼睛/稀疏的胡子”，手持轻机枪独自在山中出没，打游击——应该就是被称为“黑蛇”的主角。

我们看到了大火和背叛  
我们忍受  
我们到处都在忍受  
在伊兹密尔、艾丁忍受  
在亚达那忍受，  
在乌尔法、马拉什和安泰普忍受。

安泰普人民是神枪手，  
一枪命中飞鹤的眼睛，  
奔跑的兔子的后腿。  
他们骑着阿拉伯马  
挺拔而魁梧，好似年轻的翠柏。

安泰普是炎热的地方  
    安泰普是艰苦之地  
安泰普人民是神枪手  
安泰普人民堪称勇士。

黑蛇

    在成为黑蛇以前  
他是安泰普乡间的一个农夫。  
也许过得自在，也许不自在，  
他没有时间想这些。

黑蛇

    在成为黑蛇以前  
像田鼠一样活着  
像田鼠一样胆小。  
有马有枪有土地，才会有勇气。  
他没马，没枪，没土地。  
他的脖子跟树枝一样细  
    头却是那么大呀  
    在黑蛇  
    成为黑蛇以前。

敌人闯进安泰普的时候  
安泰普人民  
    从开心果树上  
        掉了下来  
            他们掩藏起自己的恐惧。

把马拉到他们胯下吧  
    给他们手上塞一枝  
        毛瑟枪吧。

安泰普是艰苦的地方。  
红色的岩石上  
    绿蜥蜴四处游荡。  
闷热的云彩在空中盘旋  
    飘来飘去。

敌人占据了山岗，  
敌人有枪有炮。  
安泰普人民被困在  
    平原上。

敌人倾泻着炮火  
敌人把土地连根扯烂。  
敌人占据着山岗。

安泰普鲜血四溅。  
黑蛇

在成为黑蛇以前，越出庇护所以前

（庇护他的是平原上的一株玫瑰……

这株灌木太小了

他的恐惧和他的脑袋，却大得很）

他脸朝下，趴着

没往枪膛里放进过一颗子弹。

安泰普是炎热的地方

安泰普是艰苦之地

安泰普人民是神枪手。

安泰普人民堪称勇士。

但是敌人有枪有炮

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安泰普人

要把这片平原留给敌人了。

在成为“黑蛇”以前

黑蛇毫不在乎

管它安泰普交给敌手，直到世界末日，

他不习惯思考。

他像田鼠一样活着

像田鼠一样胆小。

他的庇护所是一株玫瑰，

他躺在玫瑰树下，趴着。

从一块白色岩石后面

一条黑蛇

探出头来。

它的皮肤光彩耀人，  
眼睛红似火，  
吐着分叉的蛇信。  
突然，一颗子弹飞来  
击中了它的头。  
蛇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黑蛇

在他成为黑蛇之前  
看到了黑蛇的面容  
他高声喊出  
这一生中的第一个念头：  
“吸取教训吧，我疯狂的心哪，  
既然死神能在白石后面找到黑蛇，  
就算你藏在铁箱子里，那它也会找到你。”

像田鼠一样活着  
像田鼠一样胆小的他，  
一跃而起，猛扑向前  
安泰普人民的恐惧一扫而光，  
他们跟着他，  
把山上的敌人铲除殆尽。  
像田鼠一样活着  
像田鼠一样胆小的他呀：  
现在他们叫他“黑蛇”。

黑蛇说：“我们开战吧。  
把掉落在基利斯路上的人头带回来，  
不管敌人在哪里，定要消灭光，  
开枪吧，今天是勇士的荣耀日……”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故事  
我们将它写进史诗的头一章  
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  
黑蛇

作为他的队伍的领袖  
安泰普人民的领袖  
安泰普的领袖，  
他的美名，多年来四处传扬。

标题：Karayılan Hikayesi (Antep Destanı) (THE STORY OF BLACK SNAKE) (节选自《民族独立战争史诗》第一章，史诗原标题 Kurtuluş Savaşı Destanı)

英译本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 1922年8月：我们的妇女

###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第一部分

牛车在月光下行进  
牛车穿过阿凯希尔，向阿菲恩行进  
这片土地仿佛无边无际  
群山那么遥远，  
仿佛你要去到哪  
    都永远走不到。

有着坚固的橡木轮子的牛车在行进  
它们  
    是月光下最先转动起来的轮子  
月光下，牛群  
仿佛来自另一个极小的星球  
    个头又矮又小，  
病恹恹的、折断的角，闪着光  
脚下不停地掠过  
    土地，  
        土地  
            还是土地。

夜，明亮又炽热  
牛车里，深蓝色的手榴弹  
无遮盖地摆放着



妇女们

互不搭腔

凝视着月光下

先前的车队留下的死牛和车轮子

妇女们

我们的妇女们：

有着可怕又神圣的双手

瘦小的下巴，大得出奇的眼睛

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心上人呀

那些仿佛从未活过就死去的人

那些与我们同坐在餐桌旁的人

追赶公牛的人，

那些我们诱拐到山里并为此坐了牢的人，

那些置身在麦田和烟草田、树林间和集市上的人

那些缚在了黑色耕犁上的人

那些在谷仓里

在扎进地里的刀子的闪光中

有着摇摇摆摆的厚实臀部和铃铛的人

妇女，

我们的妇女呀。

此刻，月光下

伴着牛车和弹药箱

她们带着同样的满心欢快

同样的教人厌倦的熟悉感，行进

仿佛在打谷场上

拔着琥珀色的带刺的茎秆

而在装弹药的钢制板条箱里  
骨瘦如柴的孩子们睡着了  
月光下，牛车  
穿过阿凯希尔，向着阿菲恩行进

标题：Kadınlarımız (OUR WOMEN) (1939-1941)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 (版本及年代未明，1954 年出过相近版本，篇目及标题略有不同)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说明) 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在《土耳其文学期刊》(Journal of Turkish Literature) 发表的关于纳齐姆·希克梅特的第一本英译诗歌的文章中介绍道，在 1949 年呼吁释放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运动中，她与另一位在纽约读书的土耳其学生罗塞特·阿维格多 (Rosette Avigdor) 合作翻译了这些诗。(Nazim Hikmet - First Book of His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 司机艾哈迈德

——《独立战争史诗》第七章第三部分

〔译注〕第七章第二部分《8月6日的命令》中已写到这位司机艾哈迈德：他为陆军运输营服务，驾着老卡车经过“我们的妇女”所乘坐的牛车，“心中怀想着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和一支歌”。

我们刚讲到我儿子艾哈迈德什么来着？

离开右边那些脚轮店以后，

你转身，往长广场<sup>49</sup>去

拐角处，左边，是卖书的摊贩：

《水晶宫的故事》

杰夫戴特的六卷本《历史》

以及《烹饪的艺术》……

烹饪就是下厨房，

就是做饭。

我喜欢夹心鲭鱼。<sup>50</sup>

你可以抓起它金色的尾巴

像吃一串葡萄那样吃掉它。

前面有一队骑兵

---

<sup>49</sup> 长广场（Uzunçarşı）：英译本 the Long Market。不明何地。

<sup>50</sup> 夹心鲭鱼（stuffed mackerel）：应指在鲭鱼肚内填充各种香料，然后烘培或烧烤。未知通用译名，暂且如此。

刚往左边去了。

你一路直奔长广场，  
制椅匠、制棋子匠<sup>51</sup>，制念珠匠……  
你是伊斯坦布尔本地人，  
对自己双手的灵巧习以为常，  
但伊斯坦布尔人民仍让你惊讶不已；  
你说，他们的手艺何等精妙，又何其多样。

鲁斯塔姆帕夏清真寺。  
接着，制绳匠。  
在制绳匠这儿，他们出售  
如此之多的粗绳、细绳和铜铃  
足够装备上百艘的帆船  
和无数的骡子商队。

监狱大门，  
贾弗神父，  
远处，鱼市。  
水果店。

我们到水果码头了：

划艇呀，驳船呀，  
阳光灿烂的西瓜皮呀  
我心驰神往的大海呀。

左后边轮胎是漏气了吗？

---

<sup>51</sup> 制棋子匠：原诗 *tavla pulcuları*，制双陆棋的棋子的工匠。

我应该下车，  
看一看……

有一回，我们从水果码头搭了条慢船  
前往埃于普的许愿井。<sup>52</sup>  
她的双手好柔软呀，<sup>53</sup>  
她的腿儿有些弯呀，不过  
她的眼睛好似绿橄榄，  
眉毛弓如新月般。  
我们快到鲁斯塔姆帕夏清真寺了，戴白头巾的人哟……

轮胎漏气了；  
要是解决不了的话……  
坚持一下，贾弗神父……

三号卡车停下了。  
天黑了。  
千斤顶。  
气泵。  
双手。  
又是赌咒又是发誓，真恼火啊，当他的手  
修理着轮胎和旧车轮的时候  
艾哈迈德记起：  
有天晚上，他曾载着瘫痪的祖母

---

<sup>52</sup> 许愿井：供投掷硬币并许愿的井。

<sup>53</sup> 她的双手好柔软（Elleri yumuk yumuk）：英译本 Her hands were short and plump  
（她的双手又短又丰满）。不知何故。

一个诊所又一个诊所地跑

可怜的女人……

内胎整个爆掉了

备用轮胎？

可没有。

难道在这山里

高声呼救？

你是苏莱曼尼亚人，艾哈迈德呀，我的儿子！

这辆三号卡车是托付给你一个人的。

你还要记住，那只

被自己的腿吊死的绵羊。

苏莱曼尼亚的司机艾哈迈德呀

脱光衣服吧……

就这样，脱光衣服

外套、裤子、短裤、衬衫和帽子

还有红腰带

艾哈迈德一丝不挂，穿着靴子

钻进轮胎里去，

给它充气。

这是一支尼哈文特<sup>54</sup>歌谣。

海滨城市……

戴白头巾的人哪……

---

<sup>54</sup> 尼哈文特 (Nihavent): 英译者注“土耳其古典音乐的一种风格”。

我们每小时挣 50 块……<sup>55</sup>

坚持住啊，快把我累坏了的老卡车，

坚持住啊，让群山看看一丝不挂的司机艾哈迈德，

坚持住，我的猛士……<sup>56</sup>

从来没有

怀着如此仁慈的希望

爱过

哪部机器。

原标题：BİR ÂLETLE BİR İNSANIN HİKÂYESİ

英译本标题：AHMET THE DRIVER

来源：1952 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说明〕诗中有些段落明显是穿插、回忆式的，特别是歌谣，看起来应当用不同的字体标示才对。可惜未能找到图片版原诗 PDF，未能查证。

---

<sup>55</sup> 每小时挣 50 块：兹据原诗。英译本为 30，不知为何。

<sup>56</sup> 我的猛士：英译本为 my lion-hearted。

## 独立战争史诗·第八章 他们中的一些人

〔译注〕标题系英译者所拟。本章题为《8月26日晚至凌晨5点；从伊兹密尔码头看地中海》。英译本节选了部分来译（从“现在，3点半”始），但是乱了套（可能是据以翻译的原作排印出了问题了吧）。结尾之前将近20行处（“那个留着黑胡子的骑兵”）其实中断了，没有往下译。这20行中，大部分原是节选之前的诗行，还有些句子找不到出处。现将这部分改置于前面。如果说，出了错的英译本（及中译初稿）读来还貌似相对完整，那么调整后的中译本读来就更像片断了。

……对过上舒坦的好日子充满信心  
虽然不晓得它会怎么到来，什么时候来。  
在科贾特佩的观察哨里  
留着胡子的笑咪咪的哨兵，同他的毛瑟并排而立。  
突然，他看到了“他”<sup>57</sup>，就在右边五步之遥。  
身后跟着帕夏<sup>58</sup>，“他”问几点了。  
帕夏答：“3点钟。”  
他看起来肖似一匹金毛的狼。  
蓝眼睛闪闪发亮。  
他走到悬崖边上，

---

<sup>57</sup> 他：英译本用大写 HIM，即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土耳其独立斗争领导人。

<sup>58</sup> 帕夏 (Paşalar)：旧时奥斯曼帝国高级文武官员称号。英译本为 the generals（将军们）。“3点”则译为“5点”，看来译者看出这个时间不对劲，认为是排印错误（原诗都用阿拉伯数字），予以改动……



俯身，停下。要是能让他瘦长的腿猛跳  
像星星在黑暗中滑落的话，  
他打算从科贾特佩跳到阿菲恩平原。

现在，3 点半。

哈拉穆尔—艾瓦利克铁路上  
小队已就位。

来自伊兹密尔的阿里下士  
(他是一个勇士)  
在黑暗中睁大眼睛  
把队员们一个接一个瞅过去  
像是在跟他们永诀……<sup>59</sup>  
右手起第一个士兵  
金发。

第二个，黑发。

第三个，口吃，

但整个连队

没人唱歌能比得上他了。

第四个，绝对在渴望着吃玉米粥。

第五个想要射杀那射杀了他叔叔的人

就在他获准来到乌尔法的当晚。

第六个，这人脚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他把自己的土地和唯一的一头牛

---

<sup>59</sup> 像在跟他们永诀：直译“好像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留给了他年迈的移民妻子。

结果他的兄弟们将他告上法庭  
而因为他老是替连队的朋友站岗

他被叫作“来自埃尔祖鲁姆的疯子”。

第七个是梅赫迈特的儿子奥斯曼，  
他在恰纳卡莱，伊诺努，萨卡里亚，都受过伤  
但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

就算受更多点伤

他仍能站得挺直。

第八个，

易卜拉欣

要不是他那洁白的牙齿不停地打颤  
还互相打架的话

就不会这么害怕了……

来自伊兹密尔的阿里下士说过：

兔子不逃跑，是因为害怕  
它害怕逃跑。

现在，4点钟。

在黑口—柳树河区域

第12步兵师

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远方

手扣在扳机上

人人已各就各位。兵营的阿訇<sup>60</sup>

---

<sup>60</sup> 兵营的阿訇 (Tabur imamı): imamı 又音译为“伊马目”。英译本为 The chaplain

队伍中唯一没有佩枪的人：

超度亡者的人，<sup>61</sup>

朝着麦加的方向，插下一根折断的柳条

低首躬身

两手紧握

开始晨祷。

心平气和。

天堂就是永恒的安息啊。

无论他们在战场上打败了敌人

还是被打败，他都将亲手把殉难者的灵魂

交付给全能的上帝。

现在，4点45分。

桑迪克利周围地区。

村庄。

留着黑胡子的骑兵

站在梧桐树下，紧挨着他的马。

这匹来自丘库罗瓦的马

在黑暗中甩着尾巴：

膝盖上有血

缰绳上有泡沫……

第二骑兵师第四连，

空气中散发着马匹、剑和人的气息。

后面远远的村庄里，一只公鸡啼叫起来。

---

（随军教士）。

<sup>61</sup> 超度亡者的人：ölülerin adamı / the man of the dead（直译：死者之人）。

那个留着黑胡子的骑兵  
用双手捂住脸。

.....

.....

标题：SOME OF THEM

来源：《民族独立战争史诗》(Kurtuluş Savaşı Destanı)之《第8章 国民军》(Kuvâyi Milliye)

英译本：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 关于胜利

你把伤口按住

咬紧嘴唇，直到流出血来

你必得承受这可怕的痛苦。

希望，如今不过是

一声不加掩饰的、无情的尖叫。

胜利

将会被牙齿和指甲夺走

没有什么能被宽恕。

这些日子何其黑暗

这些日子带来死亡的消息。

敌人暴虐

残忍而且狡猾。

我们的人正在战斗中死去

——然而，他们是最应当活下来的呀——

我们的人正在死去

——他们中的那么多人——

仿佛，伴着歌声和旗帜

节日里他们出门游行

那么年轻

那么鲁莽……

这些日子何其黑暗

这些日子带来死亡的消息。

我们亲手焚毁了最美好的世界

我们的眼睛已无力再哭泣，  
徒留给我们一点悲伤与艰困  
    眼泪流干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已把宽恕忘到了脑后……  
唯有蹚过血河  
    我们才能到达目的地，  
胜利将会被  
    牙齿和指甲夺走  
    没有什么能被宽恕。

标题：ABOUT VICTORY（1941 年秋）

来源：1952 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诗（节选）<sup>62</sup>

我们，在这世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不用干苦差事，糟蹋自己的手

我们能说，我们活过吗？

即使我们再活上一百年

只有今朝，

没有昨日；

这一百年也将很快到头

还不就那么回事。

我对贝德雷丁<sup>63</sup>，达尔文，巴斯德<sup>64</sup>，高尔基，马克思，

和爱迪生羡慕不已；

相信我，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声，

苏丹塞利姆清真寺仍旧矗立在埃迪尔内宫

虽然思南<sup>65</sup>很早很早前

---

<sup>62</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诗》系诗人自称为“诗体小说”的《我的祖国》之《同胞群像》(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的第二部分。

<sup>63</sup> 贝德雷丁 (Sheikh Bedreddin, 全名 Badr Ad-dīn Ibn Qādī Samāwnā, 1358-1416): 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神学家、法学家及神秘主义者，也是革命者。他的关于财产共同所有权的社会学说，是1416年大规模群众起义的思想旗帜。他本人于起义失败后被处绞刑。1936年，希克梅特在狱中为他写下一部《谢赫·贝德雷丁史诗》。

<sup>64</sup> 巴斯德：即路易斯·巴斯德 (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科奠基人之一，创造了加热消菌法，在免疫技术方面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最早创造出狂犬病和炭疽病疫苗，被称颂为“进入科学王国的最完美无缺的人”。

<sup>65</sup> 思南 (Sinan, 1489-1588)，奥斯曼帝国著名建筑师，被后世誉为思南大师，原为安纳托利亚人，出身于信奉基督教的建筑工匠家庭。他主持的建筑机构修建了上百座桥梁、客栈、穆斯林学院、宫殿、浴场、市场和清真寺。1572年，思南为苏丹塞利姆二世在埃迪尔内（市）设计建造了一座宏伟的皇家清真寺，并

就已过世了……

我羡慕他们的是

怀着爱，怀着热情，投身战斗与创造。是的先生，  
有生之年，他们从未虚度过。<sup>66</sup>

※ ※ ※

杰夫戴特·贝伊<sup>67</sup>凝望群星，陷入了沉思

天空有如一片磷光闪闪的大海。

天空一成不变，又一望无际，阴暗，又温暖

杰夫戴特·贝伊神情严肃地戴上眼镜

（就好像天上有本书，而他  
要去读一读。）

——像挂着黑帆的奴隶船

载满了人的陆地正相继驶过，彼此相衔：

非洲、太平洋群岛、中国、印度、

近东和中东（包括安纳托利亚）

不算贸易商、制造商、贵族等等在内，

15 亿

不是火柴梗

---

视之为自己的代表作。埃迪尔内，英译本用“埃德林（Edrine）”不知何地，疑为埃迪尔内之误。

<sup>66</sup> 从未虚度过：英译本 lived a hundred percent as long as they were alive（百分百地活着）。

<sup>67</sup> 杰夫戴特·贝伊（Cevdet Bey，英译 Jevdet Bey）：不知诗中所指何人。希克梅特在某长诗里提到“杰夫戴特的六卷本《历史》”。暂未查到。以这个名字出名的，除了帕慕克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之外，历史人物只查到制造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总督。而希克梅特是最早公开反对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主要作家。



而是人呀。

15 亿人正穿行过天空……

杰夫戴特·贝伊不倦地思索着。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美丽的东西

让生命值得一活<sup>68</sup>

然而，我亲爱的，驾着黑帆的船儿的人哪……

杰夫戴特·贝伊久久未能忘怀

    这些扯着黑帆的船儿的形象

    （一人端坐，其余的人都蜷成一团），

    浮现在他面前，

如此清晰，仿佛触手可及：

    他可以看到自己在下面码头上蹲着

    在星空之上。

他的膝盖抬起

他的手，如同犁过的田地，满是皱纹。

——哦上帝，杰夫戴特·贝伊心想，

人怎能这样劳碌。

他每天得干多少小时的活儿啊？

    十二个？

    十三个？

    十五个？

有谁知道他在想什么呢？

天哪，我对真实的人懂得何其之少。

并且，多么奇怪，

---

<sup>68</sup> 让生命值得一活：英译 make life worth living，即“让生活变得有意义”。

他们就像两颗苹果一样，  
    这人哪  
    比方说，一个国王，一个皇帝。

都吃，都消化和排出  
这方面他们和毛毛虫，大象，  
    甚至西兰花  
    没啥不同。

国王，皇帝……  
国王一皇帝是怎么进到我脑子里的？  
最近我在电影里见过他，  
他观看足球赛  
他鼓掌，发出好笑的声音  
是的，先生，他看起来有点像傻子。  
多奇怪啊  
国王陛下的老婆是杂货商阶层的一分子  
反正呢，就是个长着雀斑的胖女人  
    她应该只知道我怎么看她……

杰夫戴特·贝伊笑了  
花白的大胡子从他牙上溜了出来  
他看了看橘树下睡着的鹤。  
“你是多么幸运，”他说，“多么幸运啊，你是神父。<sup>69</sup>  
    你不能思考。

不，我撒谎了，我亲爱的，

---

<sup>69</sup> 神父 (pilgrim father): 直译“朝圣者之父”。英译本中，两处用到，第一处两个单词皆大写开头。此词有 1620 年英国第一批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国的清教徒之意。但诗中看来不像。待查。

能思考就是幸福，  
有时是一种可怕的幸福  
但不论如何，是幸福。”

杰夫戴特·贝伊把他的大胡子塞回到嘴里

他闭上眼

享受他的可怕的幸福

在安乐椅上进入了梦乡。

我抬起头；

我看到一艘潜水艇，

在头顶上高高的地方，

是的，先生，就像一条鱼儿，

安安静静，像水中披着盔甲的一条鱼儿。

潜水艇上的灯是线绿的，

是的，先生。

全都是绿颜色的，

都很明亮

那儿，千千万万支蜡烛，如众星闪耀。

那儿，哦……我胡思乱想的灵魂，

那儿，有我们世界上第一个活生生的人，

一只银色洗脸盆，带着神秘的官感之乐，

是的，先生，神秘的官感之乐

一只带鸟儿图案的洗脸盆。

还有，女人——我正依偎在她怀中——的红发，

那儿，有五彩缤纷的野草和无根须的树木

以及洄游着的海洋世界生物。

那儿有生命，有盐和碘，

那儿是我们的开端呀，神父

那儿是我们的开端。

※ ※

来自慕尼黑的汉斯·穆勒，

在 1939 年春

（那时他还没变成潜艇的水手）

是从右数过来第三位列兵吗

在第四队

在第六团

在希特勒的冲锋队里。

来自慕尼黑的汉斯·穆勒

过去老喜欢三样东西：

1. 泛着金色泡沫的大麦茶
2. 普鲁士土豆般丰满白皙的安娜，
3. 红色卷心菜

来自慕尼黑的汉斯·穆勒

认同三项义务：

1. 向上级致敬，快如闪电
2. 凭着枪发誓
3. 每天至少拦住三个犹太人  
咒骂他们的祖宗

来自慕尼黑的汉斯·穆勒

他的脑中、心里和嘴上，有三怕：

1. 元首
2. 元首

### 3. 元首

来自慕尼黑的汉斯·穆勒

过着快活的日子

直到 1939 年春。

他惊讶地听到

皮肤白皙得像普鲁士土豆

声音庄严如瓦格纳歌剧中的 C 调的安娜

抱怨黄油和鸡蛋短缺。

他过去常跟她讲：

——想想吧，安娜，

我会戴上新的战斗腰带，

我会穿上崭新的靴子，

你呢，会把蜡花戴在头发上

我们将从交叉在头顶的剑阵下走过。

而且肯定的

我们会有十二个孩子，全是男孩。

想想吧，安娜

假如为了吃到黄油和鸡蛋

我们就不生产枪炮和手枪了，

那我们的十二个孩子明天要怎么打仗？

是的，先生，他们可不是

在他和安娜的新婚之夜以前就生下来的哟

汉斯·穆勒亲身上战场。

现在，1941 年秋，

在大西洋底

他正站在我面前。

他稀疏的金发湿漉漉的

又红又尖的鼻子上带着苦涩

薄薄的嘴唇边流露悲伤。

这位慕尼黑本地人——他的十二个儿子没法打仗——

虽然就站在我边上，

他远远地看着我

像死者看着某个人的脸。

我知道他再也见不到安娜了

再也喝不了大麦茶

再也吃不了红色卷心菜。

亲爱的人哪，这些我都知道，

可他不知道，

他的眼有些潮湿了

他没有擦擦眼睛。

他口袋里有钱

这钱不会多也不会少了。

最好笑的是

他没法再杀人了

他也没法再死一次了。

他的尸体很快会肿胀起来，

他会浮上来；

大海会将他摇来晃去

鱼儿会吃掉他的尖鼻子。

更别说什么野兽了，神父啊

你也是一只野兽，不过，是一只有智识的野兽。

杰夫戴特·贝伊深情地看着他的鸛……

欧根树的芬芳，在夜里四处弥漫。  
杰夫戴特·贝伊和他的鹤在花园里。  
他们带了一台收音机到花园里。  
伦敦正播报着大西洋战争的消息。  
杰夫戴特·贝伊陷入沉思，  
梦见自己在大西洋底。  
那只鹤，单腿立着，打瞌睡  
长长的红喙  
    垂在白色胸脯上  
翅膀给剪短了。  
港口下去，是地中海，  
    赤裸着，像年轻的母亲。

※ ※

同志们睡得好香  
大厅里，睡着来自土耳其斯坦的艾哈迈德  
他右边是乌克兰人尤切尔卡  
顶层床上是安妮安·萨加曼扬  
满身大汗的男人的气味，军大衣的气味……

伊凡坐在床上  
边打呵欠，边弯下腰。  
他脱下左边那只靴子，  
然后，抬起头来，听了听：  
门外面一阵嘈杂  
门敞开着，

卫兵高叫：拿起武器！

他们跳起身，

头一个蹦出去的是伊凡，

    一只脚穿着靴子

        另一只没穿。

西南面，大森林正在燃烧

空气像血液般不停地流动

    枪声隆隆，枪声隆隆……

高空中，一支空军中队飞过。

在南边，敌军第一批坦克出现了，

    六只钢铁怪物紧随其后。

那年是 1941 年

那天是 6 月 22 日，

伊凡这辈子没跟谁吵过架，

他从没仇恨过哪个国家。

※ ※

雪落个不停

雪落在渺无人迹的大街。

雪地上，游击队员：

    她光着脚

    胳膊反绑在背后

    穿着内衣，

她在刺刀前面走着



从一头走到另一头。

卫兵很冷，他们进庇护所去了。

卫兵暖和完身子，又出来。

就这样从夜里十点持续到凌晨两点。

两点钟，卫兵换岗

游击队员坐在

木头凳子上，一动不动。

游击队员

十八岁了。

游击队员

知道自己很快要遭杀害。

死去，杀害：

在她满腔的怒火中，没什么差别。

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健康

对死亡无所畏惧，也不悲伤。

她看着自己的光脚：

全肿了

冻裂了，到处都冻得红红的。

但是游击队员

把疼痛置之度外。

她沉浸在自己的愤怒和信念之中

就像裹在自己的皮肤里似的。

※ ※

她名叫卓娅，

她对他们说，她叫塔尼娅。

塔尼娅！

在布尔萨监狱，你的照片就在我面前。

也许你还从没听说布尔萨这名字。

我的布尔萨是个绿油油的，平和的地方。

在布尔萨监狱，你的照片就在我面前。

今年不再是 1941 年

今年是 1945 年。

你的人民不再守卫在莫斯科的大门前

而是在柏林门前，你们的人民，

我们的人民，

一个正直世界的全体人民，

在战斗着。

标题：FROM THE “EPIC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5)

来源：《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1952)

英译者：Courtesy

“我想要先你而死”

我

想要先你而死。

你认为过世晚的人

能找得到早走的人吗？

我不这么看。

你最好还是把我火化掉，

摆在你房间的壁炉上

放在罐子里。

罐子应当是玻璃的，

透明的白色玻璃

你就能看到我在里面了……

你会明白我所做的牺牲：

我放弃了做泥土，

我放弃了做一朵花

守在你身旁。

我已成尘，

和你毗邻而居。

以后，当你也死了，

就到我罐子里来。

我们同住

在彼此的骨灰中，

直到一个粗心的新娘

或是一个不孝的孙子

把我们扔出去……

但在

那以前

我们会相聚

在一起的，

就算被丢进垃圾堆，我们的粉末

也会并排往下掉。

我们将一起潜入土里。

有那么一天，要是一朵野花

在这片土壤里滋润，发芽

它的茎上绝对会

绽开两朵花：

一朵是你

一朵就是我。

但

我没想着死。

我还要再生个孩子呢。

我的心，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我的血在沸腾。

我会活下去，可是要活很长，很长，

可是你也要一样。

不过死亡也吓不倒我。

我只是觉得，到我死时

这样的葬礼

让人很不痛快。

这应该能解决的吧。

这几天你有希望出狱吗？

我内心里的声音说：

也许吧。

（1945年2月18日）

标题：Ben/senden önce ölmek isterim（I Want To Die Before You）

翻译：苏莱曼·法提赫·阿古尔（Süleyman Fatih Akgül）

## 9点至10点的诗——为毕拉叶而作

1942年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在种种死亡和胜利的消息中，  
在牢狱里  
在我年过四十之际……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你不经意搁在蓝布上的手  
还有你的秀发  
有着我心爱的伊斯坦布尔土地的庄重的温柔……  
爱着你是幸福的

如同我之中的又一个我……

你指尖上天竺葵叶的芳香，  
一种晴日的安适  
和情欲的邀约：<sup>70</sup>

把炽热

与愁云惨雾

以一道红线分隔开……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

<sup>70</sup> 原诗 etin daveti (etin 有肉体和性欲之意)，英译 The invitation of your flesh.

写一写你，是多么美好，  
当我在狱中躺着，想你：  
某天，某个地方，你说过的某些话，  
                    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  
                    而是，世界在其中，你在其中……<sup>71</sup>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我得再为你雕刻些什么：  
                    一个珠宝盒<sup>72</sup>  
                    一枚戒指，  
我还要为你编织三米长的薄薄的丝绸。  
然后当即  
                    一跃而起  
握紧窗子上的铁栅  
向纯净蔚蓝的自由  
                    大声呼喊出我为你写下的一切……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在种种死亡和胜利的消息中，  
在牢狱里  
在我年过四十之际……

---

<sup>71</sup> 此据英译本。原诗 edasındaki dünya 似乎只是“世界在其中”。

<sup>72</sup> 珠宝盒：据英译本 a jewel box。原诗 bir çekmece，似为“一个抽屉”。

1945年9月20日

时候不早了

这个秋夜

我满心都是你的话语：

不朽，就像时间，就像物质！

赤裸，如同眼睛

沉甸甸的，像手

字里行间

星辰般闪耀。

这些发自你内心的，头脑的，你的肉体的  
话语，打动着。

你的话语送来这样的你：

母亲，

女士

还有同志……

它们悲伤，痛苦，喜悦，乐观，英勇，

你的话语就是人性本身……

1945年9月21日

我们的儿子病了

父亲却在牢里

你沉重的头，耷拉在疲惫的手掌中



我们和这个世界，命运与共……

人们啊，定会带着人们迈向幸福的日子

我们的儿子会好起来

他的父亲会出狱

你金色的眼眸将再次含笑……

我们和这个世界，命运与共……

1945年9月22日

我读书：

    你就在书里

我听歌儿：

    你就在歌中

我吃面包：

    你坐在我对面

我工作：

    你在我跟前。

你是我无处不在的“无言伴侣”

    虽然我们不能说说话儿

    虽然我们听不见彼此：

你做了我的寡妇，已整整八年……

1945年9月23日

她在做什么呢

此时，此刻？

在家里，还是街上，

干着活儿，还是躺着，站着？

或许她举起了手臂

嘿，亲爱的，

看到你那雪白的结实的手腕啦！……

她在做什么呢

此时，此刻？

或许她正抚摩着

膝上的一只小猫。

或许她在走路，正要迈出步子，

她的双脚，我心爱的双脚啊，在每个黑暗的日子

都把她载到我身边……

她在想什么，

是想我吗？

或者

没准在想

为什么豆子老是煮不熟？

又或者是，大多数人

为什么都这样悲惨？

她在做什么呢

此时，此刻？……

1945年9月24日

最美的大海

还有待横渡。

最美的孩子

还有待长大。

最美的日子

还有待我们去过。

我想说给你听的最美的话

还有待说出口……

1945年9月25日

晚上9点了

广场上钟声响起<sup>73</sup>

牢房的门随时会关上。

这回坐牢坐得有点太久了：

---

<sup>73</sup> 原诗 Meydan yerinde kampana vurdu 似为“广场上的钟敲响了”。英译 horns blare in the yard (院子里响起(刺耳的)号角)。不知何故。(补注：1954年的英译本此句为 the bell rang on the square)

8 年啊……

生活：就是把希望抚育<sup>74</sup>，亲爱的，

生活：

是多么严肃的事，就像爱你……

1945 年 9 月 26 日

他们把我们变作囚犯，<sup>75</sup>

他们把我们关进牢狱：

我，身居高墙之内<sup>76</sup>

等闲视之。

最糟糕的是：

身在墙外

却有意，或不知不觉

在心里背负起一座牢狱……

许多人就沦落到这般境地，

这些诚实、勤劳、善良的人哪

是值得爱的，就像我爱你那样。

---

<sup>74</sup>原诗 Yaşamak : ümidi bir iştir (生活：是一种希望的劳作)。英译 Living is a labor of hope, 意同。但直译成中文有些别扭，笔者略为更改。

<sup>75</sup>英译 They enslaved us (他们奴役我们)，与原诗 Bizi esir ettiler 距离稍远。兹照原诗意思译出。

<sup>76</sup>英译本 me / inside the walls / you / outside the walls (我 / 在墙内 / 你 / 在墙外)。与原诗相比英译本变动太大，原诗 11 行，英译本 19 行。笔者仍遵照原诗体例。

1945年9月30日<sup>77</sup>

想念你是多么美好  
    希望在心中洋溢，  
就像听着世上最美妙的声音  
唱出最美妙的歌儿……  
可希望对我来说，再也不够了，  
我不想听歌儿了，  
    我要引吭歌唱……

1945年10月1日

在山岭上：  
一朵云满载着夕阳，在山岭上。  
一天又过去了：  
不论有没有世界但没有你相伴的一天，又过去了。  
很快就将绽放  
红彤彤：  
夜之花很快就将红彤彤地绽放。  
无声又勇敢的翅膀，凌空飞起，载着  
    我们的离愁，这好似去国离乡的离愁……<sup>78</sup>

---

<sup>77</sup> 小标题：Seni Düşünüyorum (Thinking Of You) (想念你)

<sup>78</sup> 这首的英译本(13行)相比原诗(9行)也变动较大。兹在英译本基础上译出后，尽量再按原诗体例修正。末句直译大约是：我们的分离，犹似与祖国的分

1945年10月2日

风吹过，  
同一根樱桃枝，甚至不会在同一阵风里晃动一次。  
鸟儿在枝头啁啾：  
    翅膀蓄势待飞。

关上的门：  
    等着强行打开。

我想要你呀：  
我愿生活可爱，  
友善  
    美好，像你那样……  
我知道，这场苦难的筵席  
    还没到头……  
但它定会到头……

1945年10月5日

我俩都知道，亲爱的，  
他们教我们的是：  
    挨饿，受冻，  
    劳累到死，

---

离。

彼此分离。

但我们还不曾被迫去杀人  
也没有尝到被杀的滋味。

我俩都知道，亲爱的，  
我们可以教他们：

去为我们的人民战斗

去爱

一天比一天强烈

一天比一天深切……

1945年10月6日

乌云飘过：消息满天飞。

仍未寄达的信，已在我手心皱成一团。

眼角噙着泪，

向无垠的大地道声再会。

我多想高声呼喊：毕拉叶！

毕—拉—叶！……

1945年10月7日

夜里，人们的哭声随风传到

大海  
上

夜里，在海上徜徉  
仍然危险……

这片土地有六年没开垦了，  
坦克底盘的痕迹<sup>79</sup>仍在  
坦克底盘的痕迹  
将被今冬的大雪掩盖。

啊，亲爱的，我最亲爱的，  
天线又在撒谎了：  
这样，黑心商人就能以百分之百的利润结账了。  
而那些从死神<sup>80</sup>筵席上回来的人  
已带回他们的决定……

1945年10月8日

我又变得没法忍受了：  
失眠，小气，暴躁。  
然后你知道  
第一天，我像个诅天咒地的悍妇，像气恼的动物那样工作。

---

<sup>79</sup> 坦克底盘的痕迹：英译本第二处加了 **untouched**（原封未动的）：**these untouched tracks of tank treads**。不知何故。

<sup>80</sup> 死神：英译本用亚兹拉尔（Azrail），伊斯兰教中的死亡天使。原诗为 Ezrailin。



然后你知道  
第二天我又变个样  
嘴里哼一支懒洋洋的民歌，跟叼着熄掉的香烟似的  
从早到晚，趴着睡觉。  
我完完全全沉浸在  
    对自己的憎恨  
        和怜悯里了。

我又变得没法忍受了  
    失眠，小气，暴躁。  
我和往常一样，又犯错了。  
没有理由  
    也绝无可能。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来呀  
    太可耻了。  
可我情不自禁  
    我嫉妒你呀  
        原谅我吧……

1945年10月9日

昨晚我梦到你了：  
你坐在我膝上。  
抬起头，转过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问了我一件事。

你湿润的嘴唇，一张一合，  
但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夜里时钟响了，像是什么地方有个好消息。  
空中传来无穷无尽的低语声，  
我的金丝雀在红色的笼子里，唱“侠盗<sup>81</sup>之歌”。  
种子发出轻轻的爆裂声，把土推开，顶起，  
还有一群人正义的、凯旋的哼唱声，也传入我耳中。  
你湿润的嘴唇，仍在一张一合，  
但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醒来时，我恍恍惚惚。  
我好像是在看书的时候睡着了。  
但我仍然惶惑着：  
所有这些声音里，难道没有你的声音？

1945年10月10日

看着你的眼睛  
一股晴日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  
我迷失在麦田的庄稼之中……

仿佛从无底的深渊里泛出的绿光，

---

<sup>81</sup> 侠盗：原文 Memo，据 1954 年英译本注释：Memo 是一个“罗宾汉”，跟伙伴们一道劫富济贫。《侠盗之歌》(The Song of Memo) 是一首称颂他的民歌。

你的眼睛，如永恒的物质，嬗变不止：  
每天都透露一点秘密  
但从不  
和盘托出。

1945年10月18日

当我走出监狱的大门，迎接死亡，  
当我最后一次转身，回望这座城市，  
亲爱的，我们能够这样说：

“纵然你从未让我们喜笑颜开，  
我们已尽心尽力

好让你

开开心心。

随着生活一路向前

你的幸福之路也在向前。

我们心满意足，

为我们赚来的面包心满意足；

我们的眼睛，为了与你的光永诀，备感痛苦。

看，我们来了，现在要走了。

祝你幸福啊，阿勒颇城<sup>82</sup>……”

---

<sup>82</sup> 阿勒颇城（Halep şehri）：英译 city of Aleppo。现为叙利亚城市，距土耳其边境45公里。

1949 年 10 月 27 日

我们是半个苹果

另半个就是我们的广大世界

我们是半个苹果

另半个就是人类

你是半个苹果

我就是我们俩的

另半个呀……

1945 年 10 月 28 日

天竺葵在飘香，

海浪在喻鸣

秋天来啦，云彩满天，大地一片灿烂……

亲爱的，

一年已到了成熟之际。

在我看来

或许我们已风风雨雨地活了上千年，

但我们仍是

睁大了眼睛的孩子

手拉着手，在阳光下奔跑……

1945年11月5日

忘掉那繁花满枝的杏树吧。

何必要去追忆

无法挽回的东西呢？

在阳光下，把你湿漉漉的头发晒干吧，

它散发着果实成熟的味道，

滋润，浓密，泛红……

亲爱的，亲爱的，

季节已经

入秋啦……

1945年11月8日

飞过遥远的城市上空，

越过马尔马拉海底，

穿过秋天的大地

成熟而滋润

你的声音传来了。

仅仅三分钟时间。

接着，电话挂断，仿佛漆黑一片……

1945年11月12日

有如脉管中涌流的血，温暖又低回

最后的南风吹来了。

听着天气预报：

脉搏在减缓。

乌卢达格山的峰顶一定在降雪。

基列兹里高原上，魅力十足又威风凛凛的熊

躺在遍身红叶的栗树上，美美地睡去。

平原上，杨树正脱去衣裳。

蚕卵很快会被移去越冬的地方。

秋天就要过去了，

大地将进入一场妊娠—安眠。

而我们将迎来又一个冬天：

满怀着愤怒

靠着我们神圣的希望之火取暖……

1945年11月13日

他们说，伊斯坦布尔的苦难，无法形容。

他们说，人民被饥饿压垮了。

他们说，肺结核泛滥成灾。

他们说，那么多的小姑娘，  
被带去后巷，带去影院包厢。

.....

.....

坏消息频频传来，从我那遥远的城市：  
这座诚实、勤劳、贫穷的人民的城市啊  
真正的伊斯坦布尔。  
亲爱的，那是你栖身的地方，  
不论我被流放到哪里，不论我被监禁在哪里，  
我将它背在背上，放在包里  
它在我心中，像一个失去孩子的剧痛。  
这座城市，在我眼中，就如同你的梦想。

1945年11月20日

尽管花盆里还有几瓣丁香花  
但秋日的平原已休耕，  
种子撒进田里。  
橄榄正在采摘。  
即将入冬了  
而大地也已为春苗辟出了空间。  
我呢，满怀憧憬  
急不可耐要踏上伟大的征程，  
却躺在布尔萨，像一艘抛锚的货轮.....

1945 年 12 月 4 日

把初见你时你穿的裙子从大木箱里取出来穿上吧，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像一株春天的树……

把我从狱中

寄给你的丁香花儿别在头发上吧，  
扬起你那白皙，宽阔，遍布着真该好好亲吻的皱纹的额头，  
在这样的日子里，不沮丧，不悲伤，

当然不啦，

在这样的日子里，纳齐姆·希克梅特的妻子，一定会像反抗的旗帜  
那样美丽……

1945 年 12 月 5 日

舱底凿穿了

奴隶们正把锁链拆毁。

东北风<sup>83</sup>吹来，

将把船摔到礁石上。

这个世界，这艘海盗船，就将沉没，

无论如何<sup>84</sup>，它都会沉没。

---

<sup>83</sup> 东北风 (the wind from the northeast): 原诗 Yıldız-poyrazdır, 前半的 Yıldız 似非“东”意, 待查。



一个像你的额头一样，自由、开阔、充满希望的世界  
将由我们亲手造出，我的毕拉叶呀……

1945年12月6日

亲爱的，他们是希望的敌人，  
流水的敌人  
果实累累的树木的敌人，  
一种不断成长、改善的生活的敌人。  
因为死神已在他们额头上烙下了印记  
——蛀光的牙齿，腐烂的肉体——  
他们会一把摔下，就此滚开，再也回不来。  
当然，亲爱的，当然，  
在这美丽的国家里，自由  
将无拘无束地四处行走  
穿上最光荣的服装，四处行走  
穿着工人的工装服。

1945年12月7日<sup>85</sup>

他们是布尔萨的毛巾编织工雷杰普的敌人

---

<sup>84</sup> 无论如何 (Whatever happens): 原诗 taş çatlasa, 意思似为“若是石头裂开”。

<sup>85</sup> 有选本将上述两首合编为《敌人》，7日在前，6日在后。

卡拉巴克厂装配工哈桑的敌人。  
他们是穷农妇哈采的敌人  
农场工人苏莱曼的敌人。  
他们是你的敌人，我的敌人，  
每个有思想的人的敌人。  
我们的祖国，就是这些人的家园，  
而他们，亲爱的，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敌人。

1945年12月12日

平原上，树木尽着最后的努力，燃烧：  
    闪着金子的光  
        铜的光  
            青铜和木头的光……  
牛蹄软软地陷进潮湿的泥土里。  
群山笼罩在烟雾中  
    湿漉漉，灰蒙蒙……  
好啊，  
或许秋天就这样告终了。  
大雁刚刚打这儿飞过  
    想必是前往伊兹尼克湖。  
空气中的凉意  
    好似空气中有煤烟味儿了  
    好似空气中有雪的味儿了……

现在就到外面去！

现在就骑上马儿奔向群山！

不过，你会说：“可你连骑马都不会呀。”

别笑话我，也别嫉妒啦，

在监狱里我养成了新习惯：

对大自然的爱——近乎对你的爱

      尽管还是比不上对你的爱……

      而你们，两个，离我都那么遥远……

1945年12月13日

夜里，突然下起了雪。

天一亮，乌鸦就从白皑皑的枝头四散飞落。

冬日的布尔萨平原一望无际：

我的脑海中，也勾起无穷回忆。

亲爱的

季节变了

      在不断的斗争之后，突飞猛进。

满怀自豪，在雪地之下

      锲而不舍

      生活仍在挺进……

1945 年 12 月 14 日

该死的，冬天来了，冷得要命。  
谁知道你，还有我的伊斯坦布尔，都怎么样了。  
你们有煤吗？  
你们能弄到木头吗？  
拿张报纸塞住窗缝吧，  
晚上早一点儿上床睡觉。  
家里已经没啥东西可卖了，  
又是饿，又是冷：  
    在这世界，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城市里  
        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

标题：Piraye İçin Yazılmış : SAAT 21-22 ŞIIRLERI

英译本标题：Poems For Piraye (9 To 10 O'Clock Poems)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敌人

他们是布尔萨的毛巾编织工雷杰普的敌人

卡拉巴克厂装配工哈桑的敌人。

他们是穷农妇哈采的敌人

农场工人苏莱曼的敌人。

他们是你的敌人，我的敌人，

每个有思想的人的敌人。

我们的祖国，就是这些人的家园，

而他们，亲爱的，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敌人。

亲爱的，他们是希望的敌人，

流水的敌人

果实累累的树木的敌人，

一种成长的，改善的生活的敌人。

因为死神已在他们额头上烙下了印记

——蛀光的牙齿，腐烂的肉体——

他们会一把摔下，就此滚开

再也回不来。

当然，亲爱的，当然，

在这美丽的国家里，自由

将无拘无束地四处行走

穿上最光荣的服装，四处行走

穿着工人的工装服。

标题: Şiiri (THE ENEMIES) (1948)

来源: 1952 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 Courtesy

〔说明〕得一忘二译过此诗，总标题《九点到十点的诗篇》，本部分的小标题是《1945 年 12 月 7 日》，但只有半首，即第一节。（查第二节为《1945 年 12 月 6 日》，又题为《为自由干杯》）。哈采（Matcheh），人名，原诗为 Hatçe，得一忘二译为“哈迪婕”。“农场工人（苏莱曼）”，英译本是 farmhand，得一忘二的译本是“临工”。原诗 ırgat，是农村 / 田间工人的意思。

〔补注〕《9 点至 10 点的诗——为毕拉叶而作》已译出。除了第一首标为 1942 年之外，其余都是 1945 年之作。不知道为什么这本英译诗选中会把《敌人》的日期票为 1948 年，可能是出版年份。

## 五行诗

击溃谎言吧，不管在心中，在书里，还是街头  
从母亲们的摇篮曲

到播音员诵读的新闻报导，  
哦，亲爱的，去了解吧，这是何等的乐事，  
去了解吧，什么将死，什么方生。

标题：Beş satırla (Five Lines) (1946)

英译者：S ü leyman Fatih Akg ü l

## 依旧乐观

兄弟

给我寄结局美满的书来吧

飞机平平安安着陆

医生动完手术，喜上眉梢

盲童睁开眼睛啦

被处以枪决的小伙子，得救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还举行了婚礼

久旱逢甘霖

有了面包，又获自由

兄弟啊

给我寄结局美满的书来吧

它们所讲的都会成真

迟早都会成真……

标题：Yine De İyimserlik (Even So Optimism) (1946)

译者：Rukiye Uçar



“心还是那颗心，头颅还是那颗头颅”

不，这可不是夸口，  
我像子弹似的，一下穿过十年的牢狱生涯，  
撇开我的肝痛不谈的话，  
心还是那颗心，头颅还是那颗头颅。

(1947)

标题：Yani övünmek gibi olmasın ama (首行“不，这可不是夸口”)

“我蹲下来，看着大地”

我蹲下来<sup>86</sup>，看着大地  
看着青草  
看着昆虫  
看着蓝蓝的花朵四处开放。  
你就像春日的大地呀，亲爱的  
我看着你。

我仰面躺着，望着天空  
望着树枝  
望着高飞的鹤鸟  
我睁着眼，做着梦。  
你就像春日的天空呀  
我望着你。

夜里，我在乡间<sup>87</sup>生起火来，我触摸着火  
触摸着水  
触摸着织物  
触摸着银子<sup>88</sup>

---

<sup>86</sup> 我蹲下来 (Çömeldim): 此词同时有跪的意思。英译本都译为 **Kneeling**，但是蹲似乎更符合语境。1952年中译本收录了这首，郁洁、王槐曼合译，题为《我坐在大地上》。

<sup>87</sup> 乡间 (kırdā): 1952年的英译本为 **in the country**。另一个英译本则为 **on the plain** (平原上)，不知何故。

<sup>88</sup> 银子 (gümüşe): 1952年中译本译为“银项练”。

你就像星空下燃起的一团火呀  
我触摸着你。

我与人类同在，我爱人类  
我爱行动  
我爱思索  
我爱战斗  
你就是春日里的一个人类<sup>89</sup>，亲爱的  
我爱你呀。

(1947)

标题：Çömeldim bakıyormın toprağa (Kneeling I am looking at the earth)

(说明) 1952 年的英译本的《狱中来信》(LETTERS FROM PRISON (1942-1946)) 收录了几首诗，包括这首，但不知为何，变为节译，例如第一节缺失了“看着青草 / 看着昆虫”。第二、三节相若。

---

<sup>89</sup> 春日里的一个人类 (bahar içinde bir insansın): bahar 意为春天，与前几节相同。但 1952 年的英译本为 You are a human being inside my struggle (你是我的斗争之中的一个人类)，另一个英译本相近：You are a person at the core of my struggle。不知何故。

## 哈密德苏丹统治的时代

哈密德苏丹<sup>90</sup>统治的时代，我父亲在也门<sup>91</sup>服役了不到十年，  
他是高官，帕夏之子。

我背叛我的阶级，成了共产主义者，  
坐了九年牢狱，

——只不过这次是——

在神奇的共和国时代。

爱国者要这样

服役到哪年哪月

还不清楚。

(1947)

标题：Sultan Hamit Devrinde（准确说是“哈密德二世苏丹的时代”）

---

<sup>90</sup>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 (II.Abd ü l Hamid, 1842—1918)，1876 至 1909 年间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和哈里发。这是帝国衰落时期，既受欧洲列强宰割，又在在对俄战争中惨败割地。此后哈密德二世解散议会，在国内建立恐怖专制，推行泛伊斯兰主义，迫害少数民族。

<sup>91</sup> 一战前，也门为奥斯曼帝国属地，1934 年后独立。

## 地球上最奇怪的生物

你活像一只蝎子，兄弟呀，

你活在懦怯的黑暗中

活像一只蝎子。

你活像一只麻雀，兄弟呀，

总是麻雀一样慌乱。

你活像一只蛤蜊，兄弟呀，

蛤蜊一样封闭，自足，

兄弟呀，你太可怕啦，

就像死火山口。

不是一个，

不是五个——

真不幸呀，你有千千万万。

你活像一只羊，兄弟呀：

当披着斗篷的赶羊人挥起棍子，

你赶紧溜进羊群里

几乎是洋洋得意地跑向屠宰场。

我说啊，你是地球上最奇怪的生物——

甚至比鱼儿还奇怪

有了溪水，就看不见海洋。

这世上的压迫

可多亏了你。

要是我们又饿又累，浑身是血，

仍然葡萄般被压榨，用来酿酒，  
这是你的错呀——  
我真不忍心这样说，  
可是亲爱的兄弟，这大部分都是你的错呀。

(1947)

标题：Dünyanın En Tuhaf Mahluku... (The Strangest Creature On Earth)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乌卢达格山<sup>92</sup>

七年来，乌卢达格山一直在和我对望。

它一动不动，

我也一样，

但我们彼此相知。

如同所有的生灵一样，它懂得怎么笑，怎么发狂。

有时

在冬天，尤其是夜里，

风从齐布拉<sup>93</sup>吹来，

从白雪皑皑的森林与高原，和结了冰的湖泊的南方吹来

它就在睡梦中翻着身子，

而身居绝顶之上的那个老头<sup>94</sup>——

长髯飘飘，

衣袍鼓起——

驭着风呼啸而下，冲入山谷……

---

<sup>92</sup> 乌卢达格山：又译乌鲁达山，位于土耳其布尔萨省（希克梅特曾囚禁于此），是热门的冬季滑雪地点。

<sup>93</sup> 齐布拉（kible，原诗 kibleden，意为“从齐布拉方向”）：麦加圣地的黑房子，房顶有此标记方向。英译本未译出，只译 the south（南方）。

<sup>94</sup> 老头：据英译本 the Old Man（那个老人）。原诗是 keşiş（僧侣，修士，祭司等），不知具体是哪种。乌卢达格山被传为希腊神话中众神所居的奥林匹斯山，因此这里可能是指宙斯。

而后，有时，  
尤其在五月，日出之际，  
它像一个全新的世界冉冉升起——  
恢宏，蔚蓝，壮阔，  
自由而欢欣。

而后，有那么几天  
它看起来变得跟它在汽水瓶上的图片差不多。  
而后我就明白，我不会再在酒店里看到  
滑雪的女士啜饮着白兰地  
同滑雪的男士调情了。

到了那么一天  
某个浓眉的山民  
在神圣财产的祭坛上宰杀了他的邻居，  
穿着黄色的土布裤子，到我们这儿做客来了  
要在 71 号牢房里蹲上 15 年。

标题：Uludağa Dair (About Mount Uludag) (1947)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堂吉诃德

青春永驻的骑士啊  
在五十岁上，触动了心弦  
七月的一天早晨，他出了门  
要去赢得真，善，美：  
在他面前，世上尽是恶毒愚蠢的巨人，  
在他胯下，是悲伤却英勇的罗西南多。<sup>95</sup>

我很清楚  
一个人满怀渴望是什么样，  
可假如你的心脏才两斤多重，<sup>96</sup>  
我的堂啊  
又何苦去跟风车作战。

不过当然，  
你是对的，你的杜尔西尼娅<sup>97</sup>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当然，你会冲着商人们<sup>98</sup>这样吼，

---

<sup>95</sup> 罗西南多：堂吉诃德的坐骑，一匹瘦马。

<sup>96</sup> 两斤多：原诗 *dört y ü z dirhemse*，即 400 迪拉姆。迪拉姆 (*dirham*) 是上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标准重量单位，1 迪拉姆等于 3.207 克。400 迪拉姆等于 1 个 *oka* (按帝国晚期的标准规定，约为 1.2829 公斤)。英译本译为 *a pound and sixteen ounces* (1 磅 16 盎司)。

<sup>97</sup> 杜尔西尼娅：堂吉诃德暗恋的、认为是“世上最美”的丑陋村姑。

<sup>98</sup> 商人：原诗为 *bezirgânların*。英译本用 *street-traders* (街头商贩)，恐不确。堂吉诃德出门路遇并要求对方承认“杜尔西尼娅是全世界最美的公主”的，并非街头商贩，而是行旅的商人 (来自托莱多，要去穆尔西亚买丝织品的商人)。

而他们会把你打翻在地，  
揍得你屁滚尿流。  
但是你，我们所渴盼的无敌骑士呀，  
你仍将如火焰般继续燃烧  
在沉重的甲冑后面  
而杜尔西尼娅将加倍地美丽。

（1947年，布尔萨监狱）

标题：Don Kişot（Don Quixote）

英译者：塔纳尔·贝巴尔斯（Taner Baybars）

## 关于活着

—  
活着可不是儿戏：

你得极其严肃地活着

比方说吧，像一只松鼠——

我是说，别指望活着以外的东西，

我是说，你要做的就是活下去。

你得严肃地对待生活，

我是说，严肃到这样程度

就好比，双手反绑在身后，背靠着墙，

或是，戴着护目镜，

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

你可以为了人们献身——

甚至为那些素未谋面的人，

就算没人强迫你这样做，

就算你知道活着

最真，也最美。

我是说，你得这样严肃地对待生活

比方说吧，就算七十岁了，仍把橄榄树种植——

不是为了你的孩子什么的，只是因为，

虽然你害怕死亡，却不相信死亡，

我是说，因为活着要沉重得多。

（1947年）

## 二

比如说，我们病得很重，要动手术——  
也就是说，在雪白的台子上

我们可能再也起不来。

尽管走得太早了些，不可能不悲伤，  
但别人讲笑话，我们仍然会笑，  
我们会望着窗外，看看是否在下雨  
或是急不可耐地等着

最新的新闻节目……

比如说吧，为了值得奋斗的东西，

我们一马当先，比如说。

就在某天，在第一次冲锋中，

我们可能仆倒，死去。

我们会怀着异乎寻常的愤怒，懂得这一点，

但我们仍然会忧心忡忡地想知道  
这持续多年的战争何时结束。

比如说，我们身在牢狱

将近五十岁了，

还要呆上十八年，铁门才会打开。

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同外界一道生活，

同外面的人们，还有动物，斗争，还有风——  
我是说，同高墙之外的外界。

我是说，不论我们如何，身在何处，  
我们必须仿佛自己不死那样地活着。

(1948年)

### 三

这地球会变冷，  
群星中的一颗  
最小的星星中的一颗，  
蓝色天鹅绒上一粒镀金的微尘——  
我说的是，我们伟大的地球。

这地球终有一天会变冷，  
不是像一块冰  
甚或一片死掉的云  
而是像一粒空核桃，滚动  
在漆黑的太空里……

现在，你就该为此而悲痛  
——现在，你就得体会这种悲伤——  
因为这个世界必须被这样深深爱着  
假如你想要说“我活过”……

(1948年2月)

标题: Yaşamaya Dair (On Living) (1947-1948)

英译者: 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来源: 《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Poems of Nazim Hikmet), 波尔西图书(Persea Books) 1994年出版

## 心绞痛

假如这里只有我的半颗心，  
    医生啊，另半颗就是在中国  
    追随着那向黄河  
    开拔的军队。

每个清晨，医生啊，  
每个清晨日出之际，我的心  
    就要在希腊被枪杀一次。

每个夜晚，当囚犯们入睡  
    医务室空无一人的时候，医生啊，  
我的心就驻足在伊斯坦布尔  
    一栋倾圮的老房子跟前。

那么，十年以后  
我能献给我可怜的人民的，<sup>99</sup>  
就只有手中这颗苹果了，医生啊，  
一颗红红的苹果：  
    我的心哪。

医生啊，这就是

---

<sup>99</sup> 我可怜的人民：原文（*fakir milletime*）似为国家，待查。但几个英译本都是“人民”（如 *my poor people; offer my people*），孙玮的译本为“我的困苦的人民”。

我心绞痛的缘故——

不是动脉硬化，不是尼古丁，不是监狱。

透过铁栅，望着黑夜，

尽管胸口是如此沉重

我的心仍同最遥远的星星一起跳动。

标题：ANGINA PEKTORIS（Angina Pectoris）（1948）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孙玮所译的《我的心不在这里——心痛病》，基本内容相近，但细节差异相当多，每节都较繁复些，可能俄译本对原诗做了许多发挥，“充实内容”及加强抒情效果。英译本与原诗较为接近，据此译出。



## 接种

### 1

田野准备好了：

黝黑的肉体，赤裸如初生的婴儿。

田野准备好了：

饱满湿润的嘴唇，半张着……

它不用等太久：

晨光中，种子喷洒而下，有如从天而降的  
活蹦乱跳的小昆虫。

大地欢喜得发颤，

合上，又张开

合上，又张开

她收拢着洒下的谷物。

而后，累了倦了

加倍地美丽起来了

汗淋淋，胀鼓鼓的

大地舒展着。

她现在可以说“我比死亡来得强大”了

她已怀上了身孕。

### 2

蜜蜂冲出蜂巢，冲向太阳

最前方是蜂后，这位处女王  
薄薄的透亮的翅膀，好似腼腆的嗡嗡声  
她的腰肢纤巧  
长着金色绒毛的腹部，有三条红腰带  
最强壮的雄蜂追上了她  
在天上，靠近太阳的地方，  
多刺而纤细的脚儿痴缠着。  
交尾仅持续了一秒钟  
雌蜂颤抖着挣开来  
雄蜂从高空  
坠到地上，身体已撕裂。

### 3

他们房间的窗子敞向一片森林  
夏日的浓云之下，森林  
潮湿又温热，好似子宫。  
从身下的女人眼中  
一道光，照在男人脸上。  
猛然间，大雨对着森林倾盆而下。  
女人闭上灰绿的眼睛，  
她那半张的口中湿润的牙，雪白，闪亮，  
在内心深处，深深处，她感受到雨的温热……

### 4

河水流淌，有如血脉搏动。

树木挺立，结出苦涩的果，伸着带刺的枝  
在这片荒凉的野地上。

斧头在阳光下闪耀着，像一支歌

树干被拦腰砍断

树干老了，乌黑又潮湿

几乎流出血来。

砍伐，先要用嫁接刀切开

触针的尖端插入。

这砍伐，

这野地里的树干，如今传布着福音——

伸开无刺的枝条

结出薄皮儿的甜蜜果实

和阔叶的

一个全新的世界降临啦。

标题：AŞI (Grafting) (1948)

英译本：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 (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1952)

〔说明〕原诗标为 1、2、3、4（英译本未见），即四个相关但独立的场面：农田播种，蜜蜂交尾（雄蜂交尾后，生殖器留在蜂王体内，往往带出内脏，身体撕裂，很快死去）；男欢女爱；伐木及嫁接。中心线索是交配、生殖、繁衍，即标题 AŞI。笔者查 aşı 有接种（包括疫苗）、嫁接、接枝等意思。诗中写到蜂王与雄蜂“交尾仅持续了一秒钟”（bir saniye sürdü aşı, 英译 The grafting lasted but one second），其中“交尾”用的正是 aşı 这个词，英译本也紧跟。但 graft 没有直接的交配、生殖的意思，只有“通过嫁接来繁殖”

之意。末节倒数第八行的 *aşı bıçağıyla* (嫁接刀, 英译 *grafting knife*), 则是园林或伐木业的专用工具。看起来两种意思兼具。笔者暂且采用“接种”为题。

## 二十世纪

“我们现在就睡去吧  
一百年后再醒来，亲爱的……”——J

不

我不是逃兵，  
再说了，我的世纪吓不倒我，  
我的可怜的世纪啊，  
        羞耻弄得它面红耳赤  
我的勇敢的世纪啊，  
        何等出色  
        何等地富于英雄气概。

我从不为自己生得太早而悲伤  
我活在二十世纪  
我为此自豪  
我活在这里，在我们的人民中间，这就够了  
去为新世界而战吧……

“一百年后，亲爱的……”

不，早点儿吧，不论如何——  
我的世纪，在死去，在重生  
我的世纪，将以美好的日子告终  
我的世纪将遍布阳光，亲爱的，就像你的眼睛那样。

标题: Yirminci Asra Dair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48)

来源: 1952 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 Courtesy

你

你是我的奴役，也是我的自由，  
你是我的肉体，如赤裸的夏夜般燃烧，  
你是我的故乡。

你是浅褐色的眼睛，透着绿色的斑纹，  
你盛大，美丽，欢欣鼓舞  
你是我的越是近在咫尺，越是遥不可及的向往……

标题：SEN (You) (1948)

(说明)原先所据的英译本，将原诗末行(ve ulaşıldıkça ulaşılmaz olan hasretimsin)分为两行：And you are my sorrow that isn't felt / the more I feel it. (笔者原先译为：你是我的越是体会 / 越是体会不到的悲伤)，且意思似有较大改变。olan hasretimsin 应为“我的向往(或渴望)”，不知为什么英译者译为“悲伤”。另，第4行“绿色的丝绸”(the green silks)对应原诗 yeşil hâreler, 但 hâreler 的意思，暂时无法查到。büyük 主要意思是“大”(比如伟大、盛大)，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的译本用了感情色彩更强烈的 awesome (令人惊叹，很好)；Muzaffer 主要意思是胜利、成功，译为 brave (勇敢)。笔者最初所据的英译本中，这两个词分别译为 big 和 triumphant。

## “我感到这样悲伤”

我感到这样悲伤

在这阳光明媚的冬日

是否因为渴望着不能前往的地方——

比方说，在我的伊斯坦布尔的桥上，

或是在亚达那<sup>100</sup>，工人们中间

或是在希腊的群山中，或是在中国，

又或是不再爱我的她的身旁？

或许，这是我的肝脏

玩的把戏吧，

又或是一个梦，把我变成这样，

还是因为再次陷入了孤独，

又或是因为，我就快 50 岁了？

我感到这样悲伤

这悲伤的下一幕

是蹑手蹑脚离去

像它来时那样离去——

假如我写完了这首诗，

或是睡得踏实一点儿，

假如我收到一封信，

或是广播里传来了好消息……

---

<sup>100</sup> 亚达那 (Adana): 土耳其南部省份及城市，又译阿达纳。



原标题：Olamadığım yerlerde olabilmenin hasreti midir（即首句：是否因为渴望着不能前往的地方。原本无题）（1949）

英译本标题：Sadness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论罗密欧与朱丽叶

做罗密欧或朱丽叶，没啥丢人的；  
即便为爱而死，也不丢人。  
问题是，你能做个罗密欧或朱丽叶吗  
扪心问问自己吧。

比方说吧，到街垒上去战斗  
或是前往北极探险  
或是在你的静脉里试验一种新型的血清——  
这样死去，难道很可耻？

做罗密欧或朱丽叶，没啥丢人的；  
即便为爱而死，也不丢人。

你深深地爱着世界，  
可它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但它会离你而去——  
我是说，就因为你喜欢苹果，  
苹果一定要喜欢你吗？  
我是说，假如朱丽叶不再爱罗密欧了  
——或者，假如她从未爱过他——  
他会不再是罗密欧了吗？

做罗密欧或朱丽叶，没啥丢人的；  
即便为爱而死，也不丢人。

标题：Tahir ile Zühre Meselesi (On The Matter Of Romeo And Juliet)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给即将入狱者的几点忠告

要么被绞死

要么被投进监狱

只要你不放弃对这个世界  
对你的国家、你的人民的希望，  
假如余生中你被判了  
十年或十五年，  
你就不会说，

“要是能像一面旗帜那样在绳子上飘扬  
该多好啊”——

你要踏踏实实活着。

说真的，这不会是开心事，

但是多活上一天

以此激怒敌人

这是你庄严的职责。

或许你的心一部分孤零零活在里面，

像沉入井底的声音。

但另一部分

必为世界的纷纷扰扰

而魂牵梦萦

让你在里面也为之颤栗

而在外面，一片叶子每隔四十天，才动一动。

在里面等候来信，

唱悲伤的歌，

或是彻夜不眠躺卧着，盯着天花板

是愉快的，但也危险。

每次刮胡子，看看自己的脸，

把自己的年龄忘掉吧，

要提防虱子

也提防春夜，

并且永远记住

要把面包吃得一点不剩——

还有，别忘了尽情欢笑。

谁知道，

你爱的女人兴许不再爱你了呢。

别说这没啥大不了：

对里面的人来说

这好比一根青翠的枝条喀嚓折断了。

在里面，别想着玫瑰和花园，

要想想大海和高山，这样才好。

不停地读吧，写吧，

我还提议去干一干编织

制作镜子。

我是说，在里面，你并非熬不过

十年十五年

乃至更久——

你做不到，

只要你左胸上的

那颗宝石光彩不灭！

（1949年5月）

〔说明〕标题写到监狱（In Prison），诗中不再提及，只用“里面”（inside）和“外面”（outside）来表示狱中和狱外（的世界）。翻译时，只将第二行的“投进里面”（thrown inside）译为“投进监狱”，其它地方都直译“里面”和“外面”。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铁弦所译的《对将要坐牢的人几句忠告》，分为七节，基本内容相近，但具体差异甚多。

标题：Hapiste Yatacak Olana Bazı Öğütler

英译本标题：Some Advice To Those Who Will Serve Time In Prison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害怕——致保罗·罗伯逊

他们不让我们唱自己的歌，罗伯逊  
我那长着山鹰翅膀的金丝雀啊  
我那带着珍珠般微笑的黑人兄弟  
他们不让我们唱自己的歌。

他们害怕得很，罗伯逊  
他们害怕黎明  
不敢看，不敢听，不敢碰  
不敢像雨水冲洗赤裸的身子那样哭  
不敢像牙齿咬进硬木瓜里那样笑  
他们不敢爱呀，像法尔哈德那样去爱  
（你一定也有个法尔哈德，罗伯逊啊，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们害怕种子，害怕土地  
害怕流水，害怕想起  
一个不求折扣，不求佣金，不求利息的朋友的手  
这只手，从不会像活泼热情的小鸟停在他们手掌心  
他们害怕希望，罗伯逊啊，害怕希望，希望，  
他们害怕我那长着山鹰翅膀的金丝雀  
他们害怕我们的歌，罗伯逊啊。

（1949年10月，布尔萨监狱）

标题：KORKU（TO PAUL ROBESON）

（说明）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孙玮所译的《致保罗·罗伯逊》，同原诗及英译本相比，都差异甚大，发挥、增减过多。关于诗中的法尔哈德（Ferhad）有如下脚注：

[1] 法尔哈德是近东及中亚一带流行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在青年时期迷恋上了一个美女的幻影，为了寻觅这个美女，他历尽千山万水，克服一切困难，最后为了爱情在战斗中受伤死亡。他的形象代表着在爱情上的忠实，纯洁与英勇。

查原标题为 KORKU（恐惧，害怕）。但多种译本都题为《致保罗·罗伯逊》。



## 你们的手和他们的谎言

你们的手，石头一般冷峻；  
又像囚犯的调子那样悲伤；  
如此之多，如此之众，犹如负重的牲口；  
你们的手就像饥饿的孩子们那愤怒的脸庞。

你们的手，蜜蜂似的灵巧又勤劳，  
又像充溢着奶汁的乳房那样沉重，  
像大自然那样勇敢，  
你们的手，在粗糙的皮肤下藏着友善的柔软。

这个世界不是靠牛角支撑的，  
这个世界靠你们的双手承载。  
男子汉，哦，男子汉们！  
他们拿谎言喂给你们，  
而你们在饿肚子  
而你们要的是肉和面包。  
一次也不曾在铺着白布的餐桌旁吃过饭  
你就心满意足告别了这个世界  
和果实累累的树木。  
哦，伙计们，我的伙计们啊！  
尤其是亚洲的、非洲的，  
近东的、中东的、太平洋岛屿上的，  
以及我的国家里的伙计们，

（他们占了人类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就像你们的手一样，你们老了，冥思苦想，  
然而也像它们一样，年轻、好奇，又热情奔放。  
哦，伙计们，我的伙计们！  
我的欧洲人，我的美洲人啊，  
你们机警，你们勇敢，  
却又善忘，像你们的手一样，  
像你们的手一样，你们容易受骗，  
容易上当……

哦，伙计们，我的伙计们，  
如果天线在说谎，  
如果墙上的海报和报上的广告在说谎，  
如果印刷机在说谎，  
如果银幕上女孩赤裸的双腿在说谎，  
如果祈祷文在说谎，  
如果梦在说谎，  
如果摇篮曲在说谎，  
如果酒馆的小提琴手在说谎，  
如果绝望的白天过后，月光在说谎，  
如果话语在说谎，  
如果颜色在说谎，  
如果声音在说谎，  
如果所有剥削你们双手的劳动的人  
    每样东西，每个人，都在说谎，  
    （除了你们的双手）  
那是为了让它们粘土般地柔顺

黑暗般地盲目，  
牧羊犬般地愚蠢  
    为了不让它们反抗  
自始自终  
    吸血鬼<sup>101</sup>的王国连同他的暴政  
    就凌驾在这稍纵即逝而又美好的世上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却如此短暂。

标题：Ellerinize ve Yalana Dair İbrahim Balaban'ın (YOUR HANDS  
AND THEIR LIES) (1949)

来源：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

<sup>101</sup> 吸血鬼：英译本为 money-grabber (财迷；掠夺钱财的人；抢钱犯)。

## 绝食抗议第五天

兄弟们，

假如我没能

把我想说的一切

对你们坦诚倾诉，原谅我吧

我醉了，头晕目眩，

不是因为葡萄酒

而是因为饥饿。

兄弟们，

我是欧洲人，我是亚洲人，我是美洲人，

在五月这个月份

我不是在坐牢，也不是绝食抗议，

而是入夜后躺在草地上

你我的眼睛如此接近，就像星星

你们的手握在我手中，就像同一只手

就像我的母亲的手

就像我的伴侣的手

就像生命之手。

兄弟们，

至少，你们从未放弃过我，

（不是我，而是）我的国家，我的人民。

我知道你们爱我，也爱我们的一切

正如我爱你们，也爱你们的一切。

为了这

我感谢你们，我的兄弟们，  
感谢你们。  
兄弟们呀，  
我无意于赴死。  
假如我遇害了  
我知道  
我会继续活在  
你们心里。  
我会活在阿拉贡的诗行中——  
在描绘美好日子到来的  
每一行诗句里  
在毕加索的《鸽子》之中，  
在罗伯逊的民谣之中……  
美得无可比拟  
风光得无可比拟  
我将活在同志们的  
欢声笑语里，在马赛港的  
罢工之日。  
兄弟们，  
既然你们真心希望我再讲一次，  
我多么快乐，多么地快乐呀，  
我就把这些话统统倾吐出来吧！

标题：Açlık Grevinin Beşinci Gününde (On The Fifth Day Of A Hunger Strike) (1950年5月1日)

〔说明〕1949年，毕加索、萨特和保罗·罗伯逊等人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争取希克梅特获释。1950年4月8日起，希克梅特在狱中绝食，抗议土耳其议会将大赦法议程拖延到大选以后。23日因病重暂停绝食。医生要求让他住院治疗三个月，被官方拒绝。5月2日上午开始，希克梅特恢复了绝食抗议。他的母亲也于9日开始绝食，次日起，多位著名土耳其诗人也加入其中，并于5天后结束。最后，大赦法通过，希克梅特获释。此事在当时的土耳其影响甚巨。兹引用萧三所写的一幕：

为了要求释放他，在土耳其出过一种专门的刊物，这刊物的名称就叫作《那齐姆·希克梅特》。尽管统治阶级残酷地镇压一切进步民主运动，当诗人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站在伊斯坦堡的大桥上，手拿一块标语：“要求释放我的儿子！”时，在仅仅四十五分钟之内就有三四千个人签了名，而且都写下自己的住址。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但也无效。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陈微明根据俄译本所译的《绝食第五天》。俄译者注释如下：“这首诗是希克梅特在宣布绝食后第五天所写的，通过了敌人的严密监视，诗人设法把诗寄到法国，刊载在《人道报》。”

“你是田野，我就是拖拉机”

你是田野，  
我就是拖拉机，  
你是纸，  
我就是打字机；  
我的妻子，我的儿子的母亲啊，  
你是歌谣，  
我就是库拉琴。<sup>102</sup>

我是湿润，温暖，南风习习的夜晚，  
你就是在码头上散步  
望着彼岸灯火的女人。

我是水，  
你就是喝它的人。

我走在街上，  
你就是打开窗子  
向我挥手的人。

你是中国，  
我就是毛泽东的军队。  
你是年方十四的菲律宾女孩，  
我就是正从

---

<sup>102</sup> 库拉琴：英译改用“吉他”(guitar)，原诗为 cura，土耳其常见的琵琶形式乐器 SAZ 中较小的一种，琴长约 75 公分。

美国海军士兵的手中解救你的人。

你是安纳托利亚

山头上的一座村庄。

你是我的最美

也最痛苦<sup>103</sup>的城市。

你是求救的呼喊，是我的祖国。

那向你飞奔而来的脚步，就是我啊。

标题：Sen Tarlasın Ben Traktör（1951）

改动后的英译本标题：YOU ARE MY COUNTRY（你是我的祖国）

来源：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

<sup>103</sup> 痛苦：英译本译为“宏伟”（magnificent），不明何故。原诗是 acılı（痛苦），似与后面诗句的意思更契合。



## 出狱之后

醒来

这是在哪呢？

在家里

还很不习惯

——不管醒着还是睡着——

在自己的家里。

这只是在监狱呆了十三年后

又一次的恍惚之感。

你边上躺的是谁？

并非孤零零，是你的妻子，

天使般安睡着。

怀孕看起来对女人挺好的。

现在几点了？

八点。

这意味着天黑以前你都会很安全。

因为警察是不会

在光天化日下突袭民宅的。

标题：Hapisten Çıktıktan Sonra (After Release From Prison) (1951)

## 傍晚的散步

你出狱了

才刚出来

就让妻子怀上了

你挽着她

傍晚时分在街区散步

她的肚子快顶到鼻子下边啦

她腼腆地<sup>104</sup>担着神圣的重荷。

你毕恭毕敬，也自豪得很。

天很凉

像着了凉的婴儿的小手那种凉

让你想把它们放在手心里

好好捂暖。

邻居的猫在肉铺门口

他的鬃发的妻子在楼上，

乳房搁在窗台上

望着暮色。

这半明半暗的天煞是晴朗

黄昏星悬在正中央

像一杯水似的，晶莹透亮。

今年秋老虎持续了挺长时间

虽然桑树转黄了

---

<sup>104</sup> 腼腆地：原诗 nazlı nazlı，1952 年版的英译本译为 Gracefully（优雅地，大大方方地，从容地），不知何故。

无花果树依然葱绿。  
排字工人沙哈普和送奶工亚尼的小女儿  
两手十指相扣着  
出门逛夜市了。  
卡拉贝特的杂货店亮着灯。  
这位亚美尼亚公民对他父亲  
在库尔德山区遭受的屠杀耿耿于怀<sup>105</sup>  
但他爱你，因为你同样  
对那些  
玷污土耳其人民的荣誉<sup>106</sup>的人耿耿于怀。  
街区里卧床不起的结核病人  
正透过窗玻璃往外望。  
洗衣女工赫里耶的儿子失了业<sup>107</sup>  
忧心满腹，  
正要上咖啡馆。  
拉尼·贝伊的收音机  
播放着新闻：  
在远东某个国家  
圆形黄脸孔<sup>108</sup>的人们  
正在跟一条白龙<sup>109</sup>作战。  
他们从你的人民中选派了  
4500名梅赫迈特<sup>110</sup>

---

<sup>105</sup> 耿耿于怀：原诗直译是“不宽恕”。

<sup>106</sup> 玷污土耳其人民的荣誉：直译“给土耳其人民的额头抹上污泥”。

<sup>107</sup> 失业的赫里耶：原诗有 *işsiz*（失业的），英译本漏译了。

<sup>108</sup> 圆形黄脸孔：直译“黄色的月亮形脸孔”。

<sup>109</sup> 白龙：英译用怪物（monster）：原诗 *ejderha*（龙）。

去杀戮自己的弟兄。  
你又是气愤又是羞耻  
满脸涨得通红  
这不是通常那种  
个人的无助的悲伤。  
这好比他们从背后推倒你的妻子  
推得她满地滚  
让她失掉了孩子；  
又好比再次系身在牢里  
他们强迫农民出身的卫兵  
殴打农民。

夜幕倏然降下  
傍晚的散步结束了  
一辆警察的吉普车冲进你的街道  
你的妻子低声道：  
“去咱们家的吗？”

标题：Akşam Gezintisi (EVENING STROLL)

来源：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

<sup>110</sup> 梅赫迈特 (Mehmet, 复数): 普通人名, 旧为穆罕默德。原诗则为 Memet, 不知何故。待查。

## 这是个问题

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喂不饱他们  
他们想赚那么多，那么多钱  
你得杀人，你得送死  
好让他们赚那么多，那么多钱。

不用说，他们才不会公开承认  
他们把七彩灯笼挂到枯枝上  
他们一路跑，一路撒着亮晶晶的谎言  
他们的尾巴上，缀满金箔和饰片。

集市上，他们敲着锣，打着鼓；  
帐篷下，虎人，美人鱼，无头人，  
穿粉色短裤的杂耍人站在绷直的绳索上  
他们全都有一张浓妆艳抹的脸。

上当，还是不上当  
这是个问题。  
不上当的话，你会活下来  
上当的话，就不行了。

标题：En Mühim Mesele (That Is The Question) (1951) (即套用《哈姆雷特》的著名台词)

英译本：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 可悲的自由

你的双眼白白费神，双手徒然劳作，  
你揉着世上所有的面团

却一口也尝不着。

你自由地受人奴役，  
受那些教你母亲哭泣的人的奴役，

你自由啊！

你刚出生，他们就爬到你头上，  
他们的磨坊夜以继日地碾磨着谎言

在你一生中，

你手指按着太阳穴，思考，煞是自由

用你自由的良心，

你自由啊！

你的头垂在脖子上，像被砍掉一样，  
你长长的手臂，耷拉着，  
你自由自在地四处闲荡，  
自由自在地失业，

你自由啊！

你爱你的国家，像爱你最亲近的人，  
可有朝一日，比方说吧，它会被签字出卖给美国  
连同你，连同你的了不起的自由，

成为空军基地的自由，  
你自由啊！

华尔街掐住你的喉咙，用他们该死的手，  
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送你去朝鲜战场，  
你可以用你的自由填满一座墓穴，  
用你的成为无名士兵的自由，  
你自由啊！

你或许会说，我们应当活得像人  
而不是像一个工具，一个数字，一个手段，  
他们会把你铐上，连同你的了不起的自由，  
你自由地被逮捕，监禁，以至绞死，  
你自由啊！

你这辈子，不论是铁，木头，还是薄纱的窗帘，统统没有，  
没有选择自由之必要  
你就是自由的。  
而这种自由，在星空下是何等可悲。

原标题：Hazin Hürriyet (A SAD FREEDOM) (1951)

英译本：1952年版《纳齐姆·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说明〕最初据塔纳尔·贝巴尔斯 (Taner Baybars) 的英译本 A Sad State Of Freedom 译出。对照原诗发现漏了倒数第三节 (还有其它遗漏)。改按与原诗最接近的 1952 年版英译本重译，参考原诗。

## 自从我入狱以后

自从我入狱以后

地球绕太阳转了十圈

你若是问地球，它会应道：

“何足挂齿哉，  
转瞬而已。”

若是问我，我会说：

“这是我生命中的十个年头啊。”

我入狱那年

有过一支铅笔。

写了一个礼拜之后，就用坏了。

你若是问铅笔，它会应道：

“一辈子哟。”

若是问我，我会说：

“没啥，才一周呢。”

在我入狱那年

因谋杀罪入狱的奥斯曼

服完七年刑期后，离开了。

他在外边游荡了一阵子，

然后因为走私再次坐了牢。

坐满六个月，又出狱了，

昨儿来信说他结了婚



到了春天他就该当爸爸啦。<sup>111</sup>

我入狱那年

从母亲子宫里呱呱坠地的孩子呀，  
现在都该有十岁了  
还有当年的小马驹，腿又长又细，站都站不稳  
如今早已成了温顺的宽臀的母马。  
但是橄榄树的幼苗仍是幼苗  
仍是孩子。

在我那遥远的城市里，新的广场开放了  
自从我入狱以后。

我的家人

住进我从没见过的房子里  
在我不认识的街道上。

面包又软又白，好似棉花，  
在我入狱那年。

后来定量配给，  
我们在狱中，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  
乌黑的面包皮互施拳脚。

如今它又免费了，  
可惜是无味的黑面包。

我入狱的那年

---

<sup>111</sup> 英译本直译是“孩子将在春天生下”。

第二次大战<sup>112</sup>尚未开启。

达豪集中营的炉子<sup>113</sup>尚未点燃，  
原子弹还没投掷到广岛。

时间像被割了喉的孩子的鲜血那般流淌。  
之后，那一章正式结束，  
如今美国的金元在大谈来一场三战。<sup>114</sup>

不管怎样，日子光明了起来  
自从我入狱以后，  
“在黑暗边缘  
他们沉重的双手往地上一按  
站起了身”上路啦

自从我入狱以后  
地球绕太阳转了十圈。  
我再度怀着同样的激情  
把我入狱那年  
为他们写下的诗句重吟：  
“他们  
如此众多  
如地上的蚂蚁

---

<sup>112</sup> 第二次大战：英译本是 *The Second One*。

<sup>113</sup> 炉子（ovens）：指焚尸炉。

<sup>114</sup> 美国的金元（American dollars）即美元，此借用孙玮译本《我的诗加入战斗》中的译法。三战在英译本中为“a Third”。

水中的鱼  
空中的鸟儿  
他们胆怯，又勇敢  
无知，又聪慧  
如同孩子似的，  
他们  
破坏，又创造  
我的歌只记述他们冒险的经历。”<sup>115</sup>  
至于别的事儿，  
比方说吧，我在这躺了十年，  
实在不值一提……

（说明）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希克梅特诗集》收录了孙玮翻译的此诗，题为《我的诗加入战斗》，虽然基本内容可以对应到，但是从诸多细节，到段落与分行，都差异甚巨。

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的英译本题为：SINCE WAS THROWN INSIDE。内容与笔者初译时所据的译本差异总体不大（末两节较大）。笔者据此版本对初译做了修改。

英译本标题：Since I've Been In Jail

---

<sup>115</sup> “他们/如此众多……我的歌只记述他们冒险的经历”：见《独立战争史诗·序篇：他们》。

## 遗嘱

同志们，假如我活不到那一天  
——我是说，死在自由光降之前——  
那就把我带走  
葬在安纳托利亚一座村庄公墓里吧。

工人奥斯曼<sup>116</sup>，被哈桑·贝伊下令枪杀  
让他安息在我的这一侧吧，另外一侧  
是烈士艾莎，她在黑麦里分娩后  
不到四十天，就去世了。

让拖拉机从墓地下边开过，播放着歌曲——  
曙光中的新人们，汽油燃烧的味儿，  
作为共同财产的田野，沟渠里流水潺潺，  
既不怕干旱，也不怕宪兵警察。

当然，那种歌曲我们是不会听到的：  
死者摊开四肢，躺在地下，  
像乌黑的树枝那样腐烂掉，  
在土中，又聋，又哑，又瞎。

不过，我将唱起那些  
尚未写下的歌，

---

<sup>116</sup> 奥斯曼：原诗是“伊尔加特·奥斯曼”（Irgat Osman）

在拖拉机设计图绘出以前  
我就闻到燃烧的汽油味儿啦。

至于我的邻居，  
受苦的工人奥斯曼和烈士艾莎，  
他们在世的时候就渴望这样，  
但可能自己都不曾觉察。

同志们，假如我在那天来临前死去，我是说  
——看来越来越有可能——  
把我葬在安纳托利亚一座村庄公墓里吧。  
要是方便的话，  
可以在我头上栽一棵梧桐树，  
我不需要石头之类的东西……

（1953年4月27日，莫斯科巴尔维哈疗养院）

标题：Vasiyet（Last Will And Testament）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邀请函

从最遥远的亚洲疾奔而来  
像母马的头探入地中海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手腕上鲜血淋漓，咬紧牙关，赤着双足  
在这片有如丝毯的土地上——  
这个地狱，这个天堂，就是我们的。

把奴役之门关上，永久地关上  
不许一个人膜拜另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的邀请函。

像一棵树那样活着，自由，独立  
而又像一片森林那样，彼此情同手足——  
这就是我们的渴望。

（1953年8月31日，莫斯科）

标题：Davet（INVITATION）；另有一个英译本题为：Plea  
英译者：塔纳尔·贝巴尔斯（Taner Baybars）

〔说明〕原诗在诗首、诗末分别有引号和回引号。第三节头两行的原诗意为：“把门关上，永久地关上 / 不许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或：消灭人对人的奴役）”。兹仍照英译本，不再改回。

## 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

刽子手让我们骨肉分离；

我这糟糕透顶的心脏

    也耍弄我。

孩子，我注定无缘<sup>117</sup>

    再见到你了。

我知道

小伙子啊，你会肖似一束麦穗

    ——金发，瘦削，挺拔

    跟我年轻时一样——

长着一对母亲的大眼睛，

有时会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悲伤。<sup>118</sup>

你的额头会是多么明亮啊；

你甚至可能有一副好嗓子

    ——我的嗓子可是糟透了——

会唱苦涩的、教人心碎的歌谣<sup>119</sup>……

你一定能说会道

——我自己也是这样，

    只要不是太不开心的时候——

---

<sup>117</sup> 注定无缘：英译本的表达是 *It isn't in the cards*（不在纸牌上，即不可能发生）。

<sup>118</sup> 不可思议的悲伤：原诗 *mahzun*（悲伤），但英译本用 *quiet*（平静），不知何故。

<sup>119</sup> 英译本 *bittersweet, heartbreaking songs*。原诗 *yanık mı yanık* 似为火热、热烈之意，*türküler* 则是本土民歌的意思。

你的舌头会像涂了蜜糖。

哎呀，穆穆，

姑娘们准会发狂的……

把一个没有父亲的男孩抚养大

是很艰难的。

别让妈妈伤心难过，儿子啊——

我没能令她笑开怀，

但你要尽力。

你的母亲

丝绸一样坚韧，也像丝绸一样柔软；

你的母亲

就算当了祖母，也会风采依然

一如我十七岁

在波斯普鲁斯

和她初相识的那一天——

她是月亮的光，太阳的光，是有灵性的樱桃<sup>120</sup>

一个道地的美人呀。

你的母亲

那天早晨和我道别时，

以为还能重聚，

但我们终未如愿。

你的母亲

---

<sup>120</sup> 有灵性的樱桃：英译本是 a heart cherry，原诗为 can erigi（erigi 是李子）。



是最善良最聪慧的母亲，  
愿她长命百岁！……

我不怕死，孩子呀。

但不管怎样

有时在工作中

突然浑身发抖

或是在独自入睡前

数着剩下的日子，可不是好受的事。

你永远不会觉得在这世上活够了，

穆穆，永远不够的……

活在这个世上，不要像个租客

也不要像是来度假消暑的，

活在上，要像住在你父亲的房子里一样……

相信种子，大地和海洋，

但首先是人类。

热爱云朵，机器，书籍，

但首先是人类。

要为枯萎的枝条，

死灭的星辰，

受伤的动物

而痛心，

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有同情心。

让祝福的话语带给你欣喜吧

让黑暗和光明带给你欣喜，

让四季带给你欣喜，

但最重要的，是为人类而欣喜。

穆穆，

我们的土耳其，

是个可爱的

国家

它的人民，

真正的人民，

勤劳，认真，勇敢

却贫穷得可怕。

它的人民长久以来受苦受难。

但结局终会圆满……

你和你和人民一道

将建立起共产主义——

你会亲眼看到它，亲手触摸到它。

穆穆，

我的语言，我的歌，

我的盐，我的面包，都将远去，

我想念你的母亲，想念你

想念我的同志，我的人民，我渴望

不是死在流亡中，

不是在异国的土地上，

而是死在自己梦想的国度，

在我度过最美好年月的白色城市里。

穆穆，

我的儿子啊，  
我把你托付给  
土耳其共产党。

我安安心心  
走了。  
我行将枯竭的生命  
会在你心头长驻一段日子  
但将永存于我们的人民之中。

（1955 年，莫斯科）

标题：Memed'e Son Mektubumdur (Last Letter to my Son)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建筑物和建筑工

建筑工人一边建筑一边唱歌

但建筑不比唱歌。

这可要难一些。

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

但建筑工地不是市集。

建筑工地上尽是尘与土，

泥与雪。

在建筑工地上，你的脚会扭伤，

你的手会流血。

在建筑工地上，

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

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

并非人人皆英雄

朋友们也不尽忠诚。

建筑不比唱歌。

这可要难一些。

是啊，难得多，

但不管怎样，建筑物在拔地而起。

低楼层的窗台上

已有了花盆的影子。

鸟儿挥动翅膀，把阳光



## 新年夜

下雪了，整夜大雪纷飞  
在星光下，忽明忽暗。  
一座城市，一条街，一栋房子，  
木头房子，想起来多么遥远。

孩子在枕上沉入了梦境  
我的儿子呀，金色头发，胖乎乎的。  
没有客人，没有一个人影。  
窗外，是可怜的伊斯坦布尔。

刺耳的口哨在吹响。  
孤独好似拘禁在牢里。  
把手中的《穆纳维夫》合上  
他轻声地哭了起来。

一座城市，一条街，一栋房子，  
木头房子，想起来多么遥远。  
下雪了，整夜大雪纷飞  
在星光下，忽明忽暗。

（1956年3月23日，莫斯科，佩列杰利基诺）

标题：YILBAŞI (New Year's Eve)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小女孩

我就是敲门的人  
一扇门接着扇门。  
你们是看不见我的  
肉眼看不见死去的人。

我死在广岛的幼儿园  
到现在已有十年了。  
我还是那个七岁小女孩  
孩子死了，就不会再长大。

先是我的头发着了火  
接着，眼睛灼伤了。  
我化作一把灰烬  
在空中，骨灰四处飞洒。

现在，拜托你们帮个忙  
我不要别的任何东西。  
我连糖果都吃不了呀  
我这个像纸一样烧尽的小孩。

我在敲你们的门呢  
阿姨，叔叔，签个名吧。  
孩子们不该被杀害呀

他们要吃糖，他们要玩耍。

标题：Kız Çocuğu (Hiroshima Child) (1956)

〔说明〕先翻译了英译本《广岛儿童》(Hiroshima Child) (附后)。这个英译本还有一个标题：I Come and Stand at Every Door。对照原诗之后，发现差异极大（英译本做了大量的改动和发挥），于是又按原诗内容和结构做了这另一个删减后的译本，仅在末句为了押韵之故，添上“他们要玩耍”。



## 广岛儿童<sup>121</sup>

我来了，站在每一扇门前  
但没人听得到我无声的脚步  
我敲门，但没人看得见  
因为，我已死去，我已死去

我年仅七岁，虽然我死在  
广岛，已很多很多年了  
我现在仍是七岁，如同那时  
孩子死了，就不会再长大

飞旋的火焰烧焦了我的头发  
我的眼睛变暗，我的眼睛变瞎  
死神来了，把我的尸骨化成灰  
然后随风，四处飞洒

我不要水果，不要米饭  
我不要糖果，面包也是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了  
因为，我已死去，我已死去

我需要的只是：为了和平  
你们今天要起来战斗，战斗吧  
让这世上的孩子们  
可以活着，长大，嬉笑和玩耍

---

<sup>121</sup> 英译本标题：Hiroshima Child

## 日本渔民

在大海上，一朵云夺去了  
一个年轻的日本渔民的性命。  
我从他的朋友那儿听到这支歌，  
在太平洋上，一个可怖的黄昏。

谁吃了我们捕到的鱼，就会送命。  
谁碰触过我们的手，就会送命，  
这艘船啊，是一口黑色棺材，  
谁要踏上了跳板，就会送命。

谁吃了我们捕到的鱼，就会送命，  
不是当场，而是慢慢地，  
肉体会腐烂、崩解。  
谁吃了我们捕到的鱼，就会送命。

谁碰触过我们的手，就会送命。  
那盐和阳光沐浴过的  
我们忠实、勤劳的双手呀。  
谁碰触过我们的手，就会送命，  
不是当场，而是慢慢地，  
肉体会腐烂、崩解。  
谁碰触过我们的手，就会送命。

杏眼儿的爱人呀，忘了我吧。  
这艘船，是一口黑色棺材，  
谁要踏上了跳板，就会送命。  
乌云已经把我们笼罩了。

杏眼儿的爱人<sup>122</sup>呀，忘了我吧。  
别搂住我的脖子哟，亲爱的，  
死亡会从我这儿传递给你。  
杏眼儿的爱人呀，忘了我吧。

这艘船啊，是一口黑色棺材。  
杏眼儿的爱人，忘了我吧。  
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孩子  
会腐烂掉，就像来自腐臭的鸡蛋。  
这艘船啊，是一口黑色棺材。  
这海，是一片死掉的海。  
人类哟，你们在哪里？  
你们在哪里？

标题：Japon Balıkçısı (The Japanese Fisherman) (1956)

译者：理查德·麦肯 (Richard McKane)

(说明) 苏联成功核爆之后，美国统治者为保持核威慑的绝对优势，决定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试验场地是太平洋上风景秀丽的热带天堂马绍尔群岛，当地居民深受其害。1946至1958年间，群

---

<sup>122</sup> 杏眼儿的爱人：经译者改动，原文仅“杏眼儿”。

岛上总共进行了 67 次核试验，加之事故频发，使附近海域的环境遭到永久破坏。1954 年 3 月 1 日首次试爆氢弹（实际当量达 1500 万吨），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早上 6 时 45 分许，氢弹在离地面两米时爆炸，附近的礁盘及两座小岛瞬间永久消失。3000 名岛上居民遭到波及，余生都在痛苦中度过。将近 900 人在此后 10 年间因辐射病去世。

当时在附近从事捕鱼作业的日本渔船“福龙丸”上的 23 名渔民亲睹一颗巨大的“太阳”从西边升起，随后核尘埃如鹅毛大雪落下。他们受到严重的核辐射，许多人回到港口即奄奄一息，不久去世。在爆炸地点 180 公里外还有 40 艘作业的日本渔船，上百名船员当场不适。上岸后，许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终于离世。

希克梅特此诗写于事发两年之后。Nadir Göktürk 为之谱曲。

## 撒旦哀歌<sup>123</sup>

我的狗儿名字是撒旦。

“是”和他的名字无关<sup>124</sup>——

他的名字没什么故事。

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

撒旦是残忍的魔鬼；

魔鬼狡猾，而且撒谎，

但魔鬼并不聪明。

我的狗儿可聪明呢。

狗儿之死，我是有点份的；

我不懂怎么照顾他。

要是你照顾不来的话，

连棵树也不要种下。

一棵树枯死在你手上

那是你的罪过。<sup>125</sup>

你说“学游泳就得下水啊”，

这没错。

但如果你淹死了，

---

<sup>123</sup> “撒旦”是希克梅特所钟爱的漂亮、长腿的狗。“撒旦”的死让他极为难过，有一个月不出门，甚至不洗澡。后来，他含泪写了这首诗。

<sup>124</sup> 首句“我的狗儿名字是撒旦”(köpeğimin adı şeytan'dı)。şeytan'dı 意为“是撒旦”，dı 意为“是”。第二行(dı)lık adıyla ilgili değil。英译本将这两行译为 My dog's name was Satan. / "Wa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s name.

<sup>125</sup> 罪过：直译“诅咒”。原诗大意“这就成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淹死的可是你自己。

多少个早晨我醒来时  
会侧耳听听——  
没人在我门上抓呀挠呀。  
我真想哭。  
我不能哭出来，这让我羞耻。

他就像人似的。  
大多数动物都像人——  
而且像个好人。  
友爱驱使他的粗脖子细如发丝。  
他的自由，在牙齿和腿中，  
他的礼貌<sup>126</sup>，在毛茸茸的长尾巴里。

我们习惯了彼此惦记。  
他会讲起天大的要紧事：  
饿啊，饱啦，喜欢呀。  
但他不懂得想家。  
这责任在我。  
诗人上天堂的时候，  
说：“啊，可我的家乡呢！……”

他死了  
像每个人死去那样，

---

<sup>126</sup> 礼貌：原诗 nezaketi，除了“礼貌”之外，更常用的有“仁慈、善良”的意思。  
英译本译为 politesse（礼貌，礼节）。

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  
在床上，地上，空中还是水里，  
猝死，等死，或睡梦中离去<sup>127</sup>——  
像每个人死去那样，  
像我将要死去那样，  
像我们将要死去那样……

今天，阴凉处气温有三十八度。<sup>128</sup>  
我在阳台上凝视着森林：  
挺拔修长的松树，呈深红色  
衬着钢蓝色的天空。  
大家都汗流浹背，  
狗儿都伸着舌头，  
他们都上湖边游泳去了。  
他们把沉重的躯体留在岸上，  
他们要分享鱼的快乐。

（1956年6月，莫斯科，佩列杰利基诺）

标题：Şeytan'a Mersiye (Elegy for Satan (a dog))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sup>127</sup> 原诗仅为“突然，等待，或入睡”，讲的是死的几种情形。

<sup>128</sup> 英译本译为“九十八度”，显然转为华氏温度了。

## 浮士德博士的家

深夜里

我在布拉格四处游荡

在塔楼下，拱廊下。

天空是从黑暗中提炼黄金的蒸馏器，

俯身在蓝蓝火焰之上的炼金术士。

我下山，朝查尔斯广场走去，

拐角处，诊所旁，

浮士德博士的家就在那边花园里。

我敲了敲门。

博士不在家。

你知道：

将近两百年前

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

魔鬼通过天花板上的洞

将他带走了。

我敲着门。

我也要在房子里，给魔鬼一份契约，

我也要用我的血在契约上签字。

我不要他的金子

不要学问，不要青春。

我受够了流亡，



我投降！

带我去伊斯坦布尔吧，哪怕只呆上一个钟头……

我敲了又敲。

但是，门怎么也不开。

为什么呀？

我这是痴心妄想吗，梅菲斯特？

又或是我那破碎的灵魂

已一文不值？

在布拉格，柠檬黄的月亮冉冉升起。

我站在浮士德博士的屋外，

在夜半，敲着紧闭的门……

（1956年12月22日，叶塞尼克）

标题：GECE - Doktor Faust'un Evi (Faust's House)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致萨梅特·乌尔贡<sup>129</sup>

终于来到你的城市，  
可我来迟了，萨梅特呀，  
我们无缘相聚：  
我来迟了，在临终之际。  
我可不想听磁带上的  
你的声音，萨梅特呀——  
我没法看着死者  
生前的照片。

但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和你自己全然分开，萨梅特呀。  
你将步入人们满怀崇敬的追忆。  
我将把鲜花放在你墓前  
眼中不含泪水。

当那样的一天到来时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也将在我身上发生，萨梅特呀。

标题：Samet Vurgun'a (To Samet Vurgun) (1957年2月25日，巴库)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sup>129</sup> 萨梅特·乌尔贡(Samet Vurgun, 1906-1956): 本名 Samed lusif ogly Vekilof, 苏联阿塞拜疆民间诗人, 1943年获荣誉艺术家奖。

## 寄自索非亚<sup>130</sup>

我在一个春日来到了索非亚，亲爱的。  
你出生的城市，散发着菩提树的气息。

漫游世界，却没有你相伴，  
这就是我的命运  
我们能怎么办呀……

在索非亚，树木先于墙，比墙更美。  
在索非亚，树木与人融为一体，  
尤其是杨树  
都快伸进我的房间里  
坐到红色基里姆地毯上了……

索非亚是座大城市吗？  
亲爱的，城市大不大，不是看街道，  
而是看它铭刻在纪念碑上的诗人。  
索非亚是一座大城市……

这里的人们，入夜就涌上街头：  
妇女，儿童，老老少少，<sup>131</sup>  
阵阵欢笑，阵阵喧腾，熙熙攘攘，

---

<sup>130</sup> 索非亚：保加利亚首都。希克梅特离开土耳其后，1951年第一次抵达保加利亚。

<sup>131</sup> 原诗 *çoluğu çocuğu, genci ihtiyarı* 似乎只是“小孩，年轻人和老人”。后两行的英译本，与原诗也略有差异。这里都据英译本翻译。

闹哄哄的人群来来去去，  
肩并着肩，臂挽着臂，手拉着手……

伊斯坦布尔的斋月之夜，  
（那是你出生以前的时代，穆妮韦尔）  
人们过去就常常这样散步。

不……那些夜晚早已消逝……  
假如现在我身处伊斯坦布尔，  
        会怀念它们吗？  
可伊斯坦布尔离我如此遥远  
        一切都教我怀念，  
甚至乌斯库达尔监狱的探视室……

我在一个春日来到了索非亚，亲爱的。  
你出生的城市，散发着菩提树的气息。  
你不知道，你的同胞是怎样欢迎我，  
你出生的城市，如今是我的兄弟姐妹们的家了。  
但即使在兄弟姐妹家里，家也是无法忘怀的。

流亡不是一门容易掌握的艺术……

（1957年5月24日，瓦尔纳）

标题：SOFYA'DAN（From Sofia）

## 伯尔酒店

在瓦尔纳<sup>132</sup>过夜，你会睡不着的，  
压根就睡不着：  
因为星星是如此繁密  
如此贴近，如此地绚烂，  
因为沙滩上，沉沉的海浪，  
咸咸的海藻，  
连同珠贝，  
鹅卵石，沙沙作响；  
因为海中，摩托艇的如同心脏搏动似的声音，  
因为那从伊斯坦布尔  
    穿越波斯普鲁斯海峡而来的  
        弥漫在我房间里的记忆，  
记忆中碧眼的人儿，  
戴手铐的人儿，  
有着一块散发出  
薰衣草味道的手帕的人儿呀。

亲爱的，在瓦尔纳，你是睡不着的  
在瓦尔纳的伯尔酒店。

---

<sup>132</sup> 瓦尔纳（Varna）：濒临黑海的保加利亚城市，也是全国最大海港，是著名旅游胜地，被誉为“黑海明珠”。

标题：Bor Otelı (Bor Hotel) (1957年6月2日，瓦尔纳)

(说明) 1951年，在绝食抗议运动的压力下，政府通过了大赦法。希克梅特得以获释，但继续遭到迫害。有过两次企图暗杀他的车祸。未遂之后，政府又强制他到俄罗斯边境服兵役。于是在一个暴风雨之夜，他由拉菲克·埃尔杜兰 (Refik Erduran) ——《自传》一诗里所写的“年轻朋友”——陪同，乘一艘小摩托艇出逃，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但出了险，幸为一艘罗马尼亚货船救起 (即《自传》中所说的“到鬼门关走了一遭”)。1951年6月17日，他抵达保加利亚的瓦尔纳，此后再没有回过土耳其。1957年，他最后一次来到瓦尔纳，下榻伯尔酒店 (bor 在保加利亚语中意为“松树”)，写下包括此诗在内的几首诗。

## 穆妮韦尔来信对我说

跟我讲讲我出生的城市吧。纳齐姆。

我很小就离开了索非亚

不过，我懂得保加利亚语……

索非亚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从前常听母亲讲，

索非亚很小，

现在该很大了吧，

想想看，

都过去四十一年了。

那时候有座“鲍里斯公园”。

保姆早上会带我去。

现在准是索非亚最大的公园了。

我在那儿拍的照片，还存着。

这是一座阳光充沛又树荫遍地的公园。

到那儿坐一坐吧。

兴许你会遇上我从前玩耍的那排长椅呢。

不过，保存不了四十年吧

都该腐烂，换过了。

最好的还是树啊，

比回忆更经久……

找一天去那棵最老的栗树下坐坐吧。

忘掉一切，

甚至我们的别离，  
只想我……

（1957年6月2日，瓦尔纳）

标题：İl. Münevverden Mektup Aldım, Diyorki (I Got a Letter from  
Munevver Saying)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我写信给穆妮韦尔说

树木还挺立着，旧长椅不见了。

“鲍里斯公园”变成了“自由公园”。

在栗树下，我只想你，

只想你，也就是穆妮，

只想你，和穆妮，也就是我的祖国。

（1957年6月11日，瓦尔纳）

标题：Münevver 'e Mektup Yazdım, Dedim ki (I Wrote a Letter to Munevver Saying)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核桃树

我的头，翻腾的浮云，我的里里外外全是海，  
我是居尔哈内公园<sup>133</sup>里的一株核桃树，  
一株老核桃，处处节瘤，斑斑驳驳。  
你不认得，警察也不认得。

我是居尔哈内公园里的一株核桃树。  
我的叶子机敏，机敏如水中的游鱼。  
我的叶子很薄，丝帕那样薄，  
摘下它吧，亲爱的，擦去你眼中的泪。  
我的叶子就是我的手，我有成千上万。  
我用成千上万只手触抚你，我触抚伊斯坦布尔。  
我的叶子是我的眼睛，我惊奇地看着。  
我用成千上万只眼睛注视你，我注视伊斯坦布尔。  
像成千上万颗心，跳动着，我的叶子跳动着。

我是居尔哈内公园里的一株核桃树。  
你不认得，警察也不认得。

标题：CEVİZ AĞACI (The Walnut Tree) (1957年7月1日，巴尔奇克)  
英译者：S ü leyman Fatih Akg ü l

---

<sup>133</sup> 居尔哈内公园 (Gulhane Park): 曾系托普卡珀宫的御花园，现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景点，对公众免费开放。

## 跟我讲讲伊斯坦布尔吧

别管啦！让冲咖啡的水沸腾去吧，  
跟我讲讲伊斯坦布尔，怎么样？  
跟我讲讲博斯普鲁斯海峡，怎么样？  
六月被震颤的暴雨冲刷，  
在母亲般的烈日的呵护下  
那七座山丘会被晒干吗……

跟我讲讲那里欢笑的人们吧，  
火车上、渡轮上、公共汽车上的人们。  
我想听啊，就算是撒个谎，讲讲吧。  
总是痛苦，痛苦，痛苦  
我受够了……

别管啦！随它去，别开电视了  
跟我讲讲伊斯坦布尔，怎么样？  
跟我讲讲众城里的某座城，怎么样？  
看着我这不能张望贝尤格鲁<sup>134</sup>的山峦的眼睛，  
把桥梁、萨拉基里奥角<sup>135</sup>、宣礼塔和金角湾<sup>136</sup>赞颂一番吧。

---

<sup>134</sup> 贝尤格鲁（Beyoglu）：伊斯坦布尔市的一个区，位于欧洲一侧。

<sup>135</sup> 萨拉基里奥角（Sarayburnu）：意为“皇宫角”，著名的托卡比皇宫和古尔哈尼公园的所在地，位于伊斯坦布尔。

<sup>136</sup> 金角湾（Haliç 或 Altın Boynuz）：音译“哈利奇湾”，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口西岸，从马尔马拉海伸入欧洲大陆，长约7公里，曾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港口的主要部分，古代时即为重要商业据点。

你能打个招呼吗，偷偷地……

跟我讲讲那里欢笑的人们吧，  
火车上、渡轮上、公共汽车上的人们。  
我想听啊，就算是撒个谎，讲讲吧。  
总是痛苦，痛苦，痛苦  
我受够了……

别管啦！随它去吧，就这样呆着别动  
你的气息像伊斯坦布尔，眼睛像伊斯坦布尔的夜。  
现在就来拥抱，拥抱我吧，染过指甲花的我。  
一起在天空下，就在那儿  
梦想，以一声“感谢上帝”再度启程  
犹如你思念的沙漠中的一条河。

跟我讲讲那里欢笑的人们吧，  
火车上、渡轮上、公共汽车上的人们。  
我想听啊，就算是撒个谎，讲讲吧。  
总是痛苦，痛苦，痛苦  
我受够了……

标题：Tell Me About İstanbul（未找到原诗，亦不知创作年份。待查）

## 末班巴士

午夜。末班巴士。  
售票员剪过票。  
家里没有坏消息在等着我，  
也没有丰盛的晚餐。  
等待我的是别离。  
我迎向别离，没有畏惧  
也没有悲伤。

这大黑暗，已近在眉睫。  
我终于可以看看  
这世界，宁静，又安适。  
我再不会为朋友的背叛感到惊讶，  
为握手时捅来的刀子  
没用的——敌人也激怒不了我。  
我穿过偶像的森林  
挥着斧头，  
他们倒下得可快呢。  
我再度检视自己的诸般信念  
谢天谢地，大多是纯洁的。  
我从没这么喜形于色过，  
这么自由自在过。

这大黑暗，已近在眉睫。

我终于可以看看

    这世界，宁静，又安适。

我从工作中抬起头四望，

往昔油然浮现在眼前

一句话

    一种气息

        一个手势

话语是友善的

气息是美妙的

还有爱人的手势呀。

回忆的召唤并不教我难过。

我对回忆没有怨尤。

事实上，我对一切都无怨尤。

甚至对我的心

    像一颗大牙似的疼个不停的心。

这大黑暗，已近在眉睫。

现在，没有先知的傲慢，也没有办事员的噱头。

我把一碗又一碗的光倾洒在自己头上，

我可以望着太阳而不头晕目眩。

或许——真是遗憾——

    最美的谎言

        也骗不了我了。

言词不再能将我迷醉，

不论是我的，还是别人的。

就是这样，亲爱的。

死神已近在咫尺。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这个世界哟。

世界就是我的内衣，我的外套，

    我正要把它们脱下。

我曾靠着火车的车窗，

    现在我已到站。

我曾呆在屋子里，

    现在，门已打开。

我加倍地喜爱客人们。

炉火比任何时候都更金黄，

    雪比任何时候都更洁净。

（布拉格，1957年7月21日）

标题：Son Otobüs（The Last Bus）

〔说明〕收集到三个英译本，细节处理上差异甚大，一些句子甚至意思译得相反。

这大黑暗，近在眉睫：原诗大意“这巨大的黑暗如此地迫近我”。英译本中，The great dark comes very near by me 和 I am very close to the great darkness 较近，The last dark is dawning for me 就过度发挥了些，

我终于可以看看 / 这世界了，宁静，又安适：原诗大致是“这世界，宁静，安适 / 我终于可以看一看了”。这里的宁静和安适应

为形容词，形容“世界”的，译为 *calmly and at ease* 或 *quietly and in peace*（作为状语，形容“我”）或有误。

我从工作中抬起头四望：一个英译本译为 *I don't lift my head from my work and look*（应有误），另一个是 *I raise my head from my work to look around*。

没有先知的傲慢，也没有办事员的噱头：“先知”原诗是 *nâzırın*，一个英译本译为 *seer*，另一个则译为 *minister*（部长），似为译者的发挥，以与后面的办事员（职员）相对。待查。

我把一碗又一碗的光倾洒在自己头上：据英译本 *bowls of light*，但原诗 *tas* 的意思似乎不是“碗”，而是“袋”（*pocket*）。

死神已近在咫尺：原诗用语与“（这大黑暗）已近在眉睫”同。

炉火比任何时候都更金黄：“炉火”的原诗是 *sıcak*，英译本译为 *the heat*。除了“炉火”，笔者不知此词在句中还能解释为什么。

最后，从这首诗的创作年代看，似乎源于一年多前（1956年2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的余波。



## 乐观主义

我写的诗  
发表不了  
但总有一天会发表

我在等一封信，送来好消息  
也许我死的那天才寄到  
但准能寄到

世界不受政府，也不受金钱统治  
人民当家作主  
那得一百年后吧  
也许  
但必将如此<sup>137</sup>

（莫斯科，1957年9月12日）

标题：İyimserlik（Optimism）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sup>137</sup> 第三节原诗直译大概是：“不是政府，也不是金钱 / 人民统治世界 / 大概要一百年后吧 / 没关系（管它呢） / 但肯定会是这样”。英译本略作调整。兹据英译本。

## 旅程

我们开门，  
我们关门，  
我们穿过一扇扇门，  
抵达这唯一的旅程的终点  
    没有城市，  
    没有港口。

火车出轨了，  
船沉没了  
飞机坠毁了。  
地图是绘在冰上的。  
但如果能把这段旅程  
    重来一趟，  
    我会再次启程。

（1958年，列宁格勒）

标题：Bir Yolculuk Üstüne（This Journey）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故事中的故事

我们在水边驻足  
梧桐树和我。  
我们的倒影在水中浮现  
梧桐树和我的。  
粼粼波光拍打着我们  
梧桐树和我。

我们在水边驻足  
梧桐树，我，还有猫儿。  
我们的倒影在水中浮现  
梧桐树，我，还有猫儿的。  
粼粼波光拍打着我们  
梧桐树，我，还有猫儿。

我们在水边驻足  
梧桐树，我，猫儿，还有太阳。  
我们的倒影在水中浮现  
梧桐树，我，猫儿，还有太阳的。  
粼粼波光拍打着我们  
梧桐树，我，猫儿，还有太阳。

我们在水边驻足  
梧桐树，我，猫儿，太阳，连同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倒影在水中浮现  
梧桐树，我，猫儿，太阳，连同我们的生命的倒影。  
粼粼波光拍打着我们  
梧桐树，我，猫儿，太阳，连同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水边驻足。  
猫儿会最先离去  
它的倒影将在水面消失。  
接下来，我会离去  
我的倒影将在水面消失。  
接下来，梧桐树会离去  
它的倒影将在水面消失。  
接下来，水会流走  
只有太阳仍在  
之后，它也会离去。

我们在水边驻足  
梧桐树，我，猫儿，太阳，连同我们的生命。  
水很凉爽  
梧桐树高高大大  
我在写一首诗  
猫在打盹  
太阳好暖和  
活着真好。<sup>138</sup>  
粼粼波光拍打着我们

---

<sup>138</sup> “活着真好” (it's good to be alive), 原诗是 Çok şükür yaşıyoruz, 即“感谢上帝 (谢天谢地), 我们活着”。

梧桐树，我，猫儿，太阳，连同我们的生命……

（1958年3月7日，华沙）

标题：Masalların Masalı（Fable of Fables）

英译者：理查德·麦肯（Richard McKane）

〔说明〕英译本还有题为 Tale of Tales。Masalı 和 Fable 都有童话、故事之意。有电影和动画片以此为题。电影就是按童话故事的模式拍摄的。

## 再题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的故土啊，  
你所造的一切，在我这里都荡然无存了，  
就算是一顶帽子  
一双曾在你的道路上踩过的鞋子。

你的最后一件衬衫也在我背部开裂了；

那是家纺的棉花缝制的呀。

如今，你仅仅活在我的白发里，

我的心肌梗塞里，

我额头上的皱纹之中，

我的祖国，

我的家乡，

我的故土啊……

（布拉格，1958年4月8日）

标题：Yine Memleketim Üstüne Söylenmiştir (On My Country Again)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这首大体都照英译本译出。英译本对原诗做了某些处理，兹说明如下：

第二行 **nothing you made remains in my possession**（你所造的一切，在我这里都荡然无存了）系英译者添加，统领下两行，即原诗

两行，译为三行。

开头和结尾的“祖国，家乡，故土”，即英译本 *My country, my home, my homeland*。原诗则是三次重复同一个词 *memleketim*（兼有祖国、家乡、故国等意思），并且结尾的第一个 *memleketim* 在紧接于“我额头上的皱纹之中”的同一行结尾。

和诸多现代诗人一样，希克梅特大多使用 *memleketim* 来指涉国家，和英语的 *country* 相近（英译本也大多译为 *country*），都带有农村、乡土意味。这种心态，一方面表现了致力于“国家形成”、“国家意识凝聚与统一”的主观意志，另一方面则是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形成原因与过程还缺乏自觉理解。民族融合与形成的失败之处，乡土意识可能导向相反的道路，即敌对、独立、分立（与是否应当如此无关）。和诸多后进国家一样，今天的土耳其，“民族形成”还远未完成……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巴黎还没有被焚毁，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我的心还停栖在它的枝头，  
我，一天夜里，五月的一天夜里，  
要靠在伏尔泰码头的墙上，拥抱你，  
我定要亲吻你的嘴唇  
然后转过脸对着巴黎圣母院  
我们定要好好欣赏它的玫瑰花窗  
亲爱的，你也定要突然抱住我，  
满脸的恐惧、惊讶和欢喜，  
你定要默默地抽泣呀，  
星星也定会濛濛落下  
夹杂在毛毛细雨中，落下。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巴黎还没有被焚毁，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我的心还停栖在它的枝头，  
在五月的这个夜晚  
我们定要穿过码头  
在柳树下，亲爱的，  
在那湿淋淋的柳树下。



我定要告诉你巴黎最美  
最可爱，最坦率的几句话，  
然后吹起口哨  
我一定会幸福得要死  
我们一定要对人类有信心。

在那边，有几幢石头房子  
不靠凸缘或凹槽  
彼此搭在一起  
墙上洒满了月光  
笔直的窗子，沉入梦乡  
对岸就是卢浮宫  
沐浴在探照灯下  
这是为我们点亮的  
我们的水晶宫殿啊……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巴黎还没有被焚毁，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我的心还停栖在它的枝头，  
在这五月之夜，我们定要坐在  
码头上，仓库前的红桶上。  
运河对岸渐渐隐没在黑暗中  
一艘驳船正驶过，  
亲爱的，来打个招呼吧，  
让我们向有着黄色船舱的驳船打个招呼。

她是前往比利时呢，还是荷兰？  
舱门里，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人  
正甜甜地微笑。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趁巴黎还没有被焚毁，  
趁着还来得及，亲爱的……  
巴黎人，巴黎人啊，  
可不能让巴黎被焚毁了啊……

（巴黎，1958年5月13日）

标题：Henüz Vakit Varken Gülüm（Before the time runs out, my rose）  
来源：NAZIM HIKMET POEMS（版本及年代未明，1954年出过相近版本，篇目及标题略有不同）  
英译者：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 伟大的人类

伟大的人类，乘船时坐统舱  
乘火车时坐三等车厢  
在高速公路上，徒步行走  
伟大的人类呀。

伟大的人类八岁就开始工作<sup>139</sup>  
二十岁结婚  
四十岁死掉  
伟大的人类呀

人人有足够的面包  
除了伟大的人类  
人人有足够的米  
足够的糖  
足够的布料  
足够的书  
除了伟大的人类。

在伟大的人类的田野里，没有树荫

---

<sup>139</sup> 八岁就开始工作：英译本 **begins to work at the age of eight**。初稿照此译出。原诗 **sekizinde işe gider**，通过查词查句，感到也可能是“8点上班”之意。后找到几个其它语种的译本，皆为“八点开始上班”。前些时候，将这句托朋友询问土耳其朋友，得到的答复是两者都有可能，但不大像“八点开始上班”（否则宜用 **sekizde**），而更像“八岁开始工作”。现改回原译。

街道上没有灯  
窗上没有玻璃。

但伟大的人类怀着希望，  
没有希望，就没法活下去。

（1958年10月7日，塔什干）

标题：Büyük İnsanlık (THE GREAT HUMANKIND)

英译者：卡希特·贝拉夫 (Cahit Baylav)

## 乐观者

小时候，他从不拔掉苍蝇的翅膀  
不把罐头盒绑在猫儿尾巴上  
把甲虫关进火柴盒里  
或是把蚁冢踩烂  
他长大了  
所有这些折腾都落到他身上  
临终时，我守在他床边  
他说给我读一首诗  
关于太阳和大海  
关于核反应堆和卫星  
关于人性的伟大

（巴库，1958年12月6日）

标题：İyimserlik（Optimistic Man）

## 两份爱

一颗心不能存有两份爱。

骗人的呢——

这本是稀松平常的事。

今夜，在这座寒冷的多雨的城市

我躺在酒店里，

盯着天花板。

云朵缓缓

驰过，像卡车驰过潮湿的柏油路，

远远地往右去了

一枚金针，在可能有上百层高的一幢白色建筑的顶上

闪闪发光。

云朵从天花板驰过

满载阳光，好像西瓜船。

我坐在凸窗旁，

水光袭上了我的脸——

是河流，还是大海？

带玫瑰的托盘上

有着什么——

野草莓，还是黑桑椹？

我是置身在长寿花田间

还是白雪皑皑的山毛榉林子里？  
我爱的女人们用两种语言  
哭泣，欢笑。  
朋友们啊，是什么让素不相识的你们  
相聚在一起？  
你们在哪等着我呢——  
是倍亚济区<sup>140</sup>的梧桐咖啡馆，还是高尔基公园<sup>141</sup>？  
今夜，在这座寒冷的多雨的城市  
我躺在酒店里。  
睁着炽热的眼

我听到一支曲子  
以口琴始，以鲁特琴终。  
对两座遥远城市的向往  
在我心里交织。

从床上一跃而下  
跑进雨里  
来到了车站：  
“快开车，司机  
兄弟，带我上那儿去！”  
“上哪儿？”

（1959年7月17日）

---

<sup>140</sup> 倍亚济区（Beyazıt）：伊斯坦布尔的老城区。

<sup>141</sup> 高尔基公园（Gorki Park）：位于莫斯科。

标题: İki Sevda (Two Loves)

英译者: 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我想起你”

我想起你  
母亲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的世上至美的母亲呀。

你在节日的旋转木马上，在我心底  
来来回回，裙裾和秀发飘飞  
短短几秒之间，你美丽的容颜，忽隐，忽见。

是什么缘故呀，  
何以我对你念念不忘，犹似心中一道伤口  
是什么缘故呀，相隔如此遥远，我却听到你的声音  
并且忍不住兴奋地站起身？

我跪下来，看着你的手  
我想要抚摩你的手  
可是办不到  
你在一面玻璃后边。  
亲爱的，我是困惑不解的观众  
看着我在自己的暮光中演出这场戏

标题：Seni düşünürüm (I Think Of You...) (1959年8月7日)

英译者：S ü leyman Fatih Akg ü l

“你是我的宿醉”

你是我的宿醉

我如何清醒

怎能清醒过来

干嘛要清醒呢

我昏昏沉沉

膝盖全是伤

浑身尽是泥。

我踉跄在你闪烁的光里。

（1959年10月9日）

标题：Sen Benim Sarhoşluğumsun（You Are My Drunkenness）

## “雪把道路封上了”

雪把道路封上了  
你不在这里  
我面对你，坐着  
凝视你的脸  
闭着眼睛。

船只停航，飞机停飞  
你不在这里  
我面对你，靠墙站着  
我不停地说啊，说啊  
不曾开口。

你不在这里  
我伸手抚摩你  
我的手啊，在你脸上。

（1959年12月）

标题：〔无题情诗〕 Kar kesti yolu（Snow closed the road）  
英译：塔拉特·S·哈尔曼（Talat S. Halman）

## 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是一条河，爱人呀  
从高处流下，穿越群山  
穿越群山，流向平原  
流向平原却从未抵达  
不曾流进杨柳的睡梦中  
不曾流进宽阔的桥拱，沼泽，  
绿头鸭的安适之中；  
不曾流进平原温柔的忧伤中  
不曾流进月光下的麦田中  
它流向平原  
它从高处流下，穿越群山  
这一刻把云彩聚拢，下一刻又驱散  
载着夜空中硕大的星辰  
山峰之上的星辰

也载着山间雪地上的阳光  
咕噜咕噜冒着泡，迅猛地流着  
把白色卵石混进了黑色的卵石中

它也载着逆流而上的鱼儿  
在拐弯处，徘徊犹疑  
从悬崖跌落，又腾空而起  
发出疯狂的雷鸣

从高处流下，穿越群山  
穿越群山，流向平原  
流向平原，追逐着平原  
却从未抵达平原。

（1960年2月3日，基斯洛沃茨克）

标题：Ruhun（YOUR SOUL）

英译者：卡希特·贝拉夫（Cahit Baylav）

## “分离像悬空晃悠的钢棒”

分离像悬空晃悠的钢棒  
不停撞着我的脸  
我头晕目眩

我跑，它追  
怎么也逃不掉  
我的膝盖割伤了，我要摔倒了……

分离，不是时间，不是道路；<sup>142</sup>  
分离是一座桥，在你我之间……  
比头发还细，比剑更锋利。

比头发还细，比剑更锋利；  
分离是一座桥，在你我之间。  
纵然我们一起，并膝而坐……

（1960年6月6日，柏林）

标题：Ayrılık（Separation）

---

<sup>142</sup> 英译本将“道路”（yol）译为“距离”（distance），不知何故。另一处，将“头发”（Kıldan）译为“丝线”（silk thread）。其余无甚差异。但英译本无标点，亦不知何故。许多英译本在标点方面往往有许多地方都不照原诗。

“我爱你，就像吃着蘸盐的面包”

我爱你

就像吃着蘸盐的面包

就像夜里发高烧，醒来

把水龙头含在嘴里，喝着水

就像拆着邮递员送来的沉甸甸的箱子

会是什么呢，我一无所知

心怦怦跳着，欢喜，又疑惑

我爱你

就像第一次坐着飞机，飞越大海

就像有什么在我身体里游走

在伊斯坦布尔的天色轻柔地暗下之际

我爱你呀。

这就像在说：活着多好。

标题：Seviyorum Seni.. (I Love You) (1960年8月27日)

英译者：Süleyman Fatih Akgül

“因为你”

每个日子都是散发着泥土芳香的一片甜瓜

因为你。

果实纷纷向我舒展，仿佛我是太阳似的

因为你。

因为你呀，我从希望中汲取了蜂蜜。

我的心跳动着，因为你。

最孤独的夜晚，墙上安纳托利亚的挂毯也会焕发笑容

因为你。

假如在抵达我的城市之前，旅程就已结束

多亏了你，我曾在玫瑰花园歇上一歇。

多亏了你呀，我把死神拒之门外

它穿着最柔软的衣裳

叩响我的门，用歌声召唤我向大宁静归去。

（1960年8月29日）

原标题：Her günüm mis gibi dünya kokan bir kavun dilimi（即首句：

每个日子都是散发着泥土芳香的一片甜瓜。原本无题）

英译本标题：Because Of You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说明）英译本内容忠实，但分行上不追随原诗，而把各行长



度分布得大致相近。senin sayende 可译为“谢谢你”、“多亏了你”、“因为你”。英译本用了 because of you 和 thanks to you 两种译法，而 Yüregimin çalışı senin sayende（我的心跳动着，因为你）则单独译为 You are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你是我心跳的理由）。

## “突然间”

突然间，内心里有什么咯噔绷断了，卡住我的喉咙，  
突然间，写着写着<sup>143</sup>，我跳将起来，  
突然间，在酒店，在大堂里，我站着，坠入梦境，  
突然间，人行道上，一棵树<sup>144</sup>撞上我的额头，  
突然间，一匹狼对月长嚎，满怀不幸、愤怒与饥饿，  
突然间，星星落下，摇曳在花园的秋千上，  
突然间，仿佛看到自己躺在坟墓里，  
突然间，脑海中冒起一片晴日的烟霭，  
突然间，我眷念起<sup>145</sup>自己的启程之日，仿佛它永无终止，  
而每一次，你都浮出了水面<sup>146</sup>……

标题：Durup dururken (Suddenly) (1960年9月8日)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sup>143</sup> 写着写着：原诗大意“写作到一半”。英译本译为“工作”(work)。

<sup>144</sup> 一棵树(ağaç)：英译本译为“一根树枝”(a branch)。

<sup>145</sup> 眷念起：原诗 bağlanıyorum，意思首先是“连接；取得联系”，此外还有“依恋；喜爱”(也包含着建立关联)之意。英译本译为 cling to (依附；坚持；执着于；紧抓不放)。

<sup>146</sup> 浮出了水面 (çıkıyorsun suyun yüzüne)：英译 float up to the surface。这里应指“所有这些突如其来的情形，或是自己的一闪念，或是被某事触动，都使自己脱出常轨，沉没到另一世界中……但‘每次’又重新浮上来，回复到若无其事的常态”。

## “清早六点”

清早，六点。

我打开这一天的门，走了进去，  
窗间，一股年轻的蓝色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额头上昨天的皱纹都留在了镜子里，  
身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如榲桲<sup>147</sup>的绒毛般柔软  
收音机播报着故乡的消息，  
我的贪婪，一发不可收拾，  
在花园里，我大口吞吃着时间<sup>148</sup>，从一棵树跑向另一棵树，  
太阳会落山的啊，亲爱的，  
我希望，过了这一夜  
会有一种新的蓝色的气息等待着我，我希望。

(1960年9月14日)

标题：Sabah saat altı (Six O'Clock) (注：英译本标题仅为“六点钟”)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sup>147</sup> 榲桲 (ayva): 英译本改为桃子 (peach)。

<sup>148</sup> 吞吃着时间 (saatlerin yemiş): 英译本未予译出，只译为 in the orchard of the hours (在时间的花园里)。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是我希望的样子，而不是我们之间的真事  
那是对你的遥不可及的枝头的渴望  
那是我离开了梦中水井后的干渴  
那是我用工束画下的画。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的美

就是说，一只水果篮子，或草地上的野餐  
你不在身边

就是说，我成了城市最后一个角落里的最后一盏街灯  
我嫉妒你呀

就是说，夜里我蒙着眼睛，在火车之间跑啊跑  
我好幸福啊

就是说，阳光浸透的河流，决堤，泛滥了。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  
我所写的关于我们的一切都是真的。

（1960年9月30日，莱比锡）

标题：[Üstümüze yazdıklarımın hepsi yalan] (All the things I've written about us are untrue)

英译：塔拉特·S·哈尔曼 (Talat S. Halman)

〔说明〕原诗末两行分别是两节的第一行，文字完全一致。两行之间差别也很小，一个 **yalan** (谎言)，一个 **dogru** (真实)。英译者用了不同的句式，表述方式，但意思一致。诗中的“就是说”在原诗中统一用 **yani** 一词，英译中则更换各种同义词组来表达。

## 落叶

我读过五万篇诗歌小说什么的，都写到落叶  
我在五万部电影中，看到落叶  
我看过叶子落了五万次  
坠下，飘零，腐烂  
我有五万次听到它死去的沙沙声了  
在我脚下，在我手中，在我的指尖上  
但我仍然被落叶打动  
尤其是落在林荫道上的  
尤其是栗树叶  
如果孩子们从近旁走过  
如果那天阳光灿烂  
如果我收到了故友新知的好消息  
尤其是，如果我的心没有作痛  
相信我爱的人也爱我  
尤其是，如果我与人与己都处得相当融洽  
我就会被落叶打动  
尤其是落在林荫道上的  
尤其是栗树叶

（1961年9月6日，莱比锡）

标题：Yaprak Dökümü（Falling Leaves）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欢迎你们，宝贝”

欢迎你们，宝贝

争取活下来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它们正等着你们呢，像白喉啊百日咳啊，天花疟疾啊，结

核病心脏病癌症什么的

像失业啊饥饿啊什么的

像火车事故啊，巴士飞机事故工作事故啊，地震洪水干旱什么的

像抑郁症啊酗酒啊什么的

像警棍啊监狱的门啊什么的。

你知道，它们正等着你们呢，像原子弹什么的。

欢迎你们，宝贝

争取活下来的时候到了

你知道，它们正等着你们呢，像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什么的。

（1961年9月10日，莱比锡）

标题：Hoş geldin bebek（原诗无题）

## 自传

我生于 1902 年

没再回过自己的出生地<sup>149</sup>

我不想回去。

三岁那年，祖父在阿勒颇当了帕夏<sup>150</sup>

十九岁那年，我成了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

四十九岁时，我作为契卡党<sup>151</sup>的客人重访莫斯科

从十四岁起我就是个诗人了。

有人熟知植物，有人熟知鱼类

我熟知别离

有人把星星的名字铭记于心

我铭记思念

我睡过监狱，也睡过豪华酒店

我挨过饿，绝食抗议过，但没什么食物我没尝过

三十岁时，他们想绞死我，

四十八岁时，他们把和平奖

---

<sup>149</sup> 出生地：原诗是“出生的城市”。

<sup>150</sup> 帕夏 (pasha)：高级文武官员。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置于姓名之后。整句直译是“三岁那年，我在阿勒颇当了帕夏的孙子”。

<sup>151</sup> 契卡党 (the Tcheka Party)：原诗 Tseka-parti。未查到详情，也不清楚为什么作者使用这么个词。契卡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成立的镇反机构。此词疑为当时外部对苏共的贬称。



颁给了我

三十六岁时，我在四平方米的水泥间坐了半年牢  
五十九岁时，我乘 18 个钟头的飞机，从布拉格前去哈瓦那。

我从未见过列宁，1924 年，我曾久久凝望他的棺椁  
1961 年我瞻仰的陵寝，是他的著作

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

但只是徒劳

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

1951 年，我和一位年轻朋友乘船出海，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1952 年，整整四个月我心碎不已，躺着等死。

我对我的爱人嫉妒得发狂  
对查理·卓别林并不艳羨  
我欺骗过我的女人  
但从不背着朋友嚼舌头

我喝酒，但不天天喝  
我老老实实在地挣钱<sup>152</sup>养活自己，多开心啊

为了不让别人难堪，我撒过谎  
为了不让别人难受，我撒过谎  
但我也无缘无故撒过谎

---

<sup>152</sup> 老老实实在地挣钱：原诗“流汗挣钱”。

我乘坐火车、飞机和汽车，

大多数人都没乘过。

我上过歌剧院，

大多数人对歌剧闻所未闻。

从 1921 年起，我就不再多数人都去的地方

清真寺啦，教堂啦，寺庙啦，犹太会堂啦，巫师堂啦，

但我让人给我的咖啡渣算过命

我的作品以三四十种语言出版

但我的土耳其语作品在土耳其被查禁

我没得癌症

也未必会患上

我不会去当总理什么的

我不稀罕

我没打过仗

也不曾在夜半躲进防空洞

我没坐过潜水机

却在将近 60 岁时坠入了爱河

总之，同志们

就算今天在柏林悲痛欲绝

我仍可以说，我像个人那样活过

我还能活多久

还会经历什么

谁知道呢。

(1961年9月11日, 东柏林)

标题: Otobiyografi (Autobiography)

英译者: 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我们女人的面容

玛丽没有生下上帝。

玛丽并非上帝的母亲。

玛丽是众多母亲中的一个。

玛丽生了个儿子，

众多儿子中的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照片中玛丽都如此之美。

这就是为什么玛丽的儿子与我们如此亲近，就像我们自己的儿子。

女人的面容是我们的痛苦之书。

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过失，还有我们所流的血

耕犁般在我们女人的面容上凿下伤痕。

我们的快乐映照在女人眼中

一如晨曦闪耀在湖面。

我们所爱的女人的面容，教我们浮想联翩。

无论是否看见，它们都在眼前，

离我们的现实最近，也最远。

英译本标题：Kadınlarımızın Yüzleri (The Faces Of Our Women)

(1962)

## 致亚洲和非洲作家

兄弟姐妹们，

别在意我的金发，

我是亚洲人；

别在意我的蓝眼睛，

我是非洲人。

在我的国家，树给不了多少阴凉

就跟你们国家里一样；

面包在狮子口中，

龙睡在喷泉顶上，

在我的国家，人们不到 50 岁就死掉

就跟你们国家里一样。

别在意我的金发，

我是亚洲人；

别在意我的蓝眼睛，

我是非洲人。

我们有百分八十的人民不会读，或不会写；

诗歌以歌曲的形式口口相传；

在我的国家，诗歌可能会化作旗帜

就跟你们国家里一样。

兄弟姐妹们，

让我们的诗，伴着一头衰弱的公牛，把土地耕耘；

让它们步入齐膝深的形同沼泽的稻田；  
让它们把所有的问题提出；  
让它们把所有的光采集。  
让它们成为里程碑  
    在十字路口竖立  
比谁都更警觉地发现来犯之敌  
在丛林中敲响嘣—嘣鼓<sup>153</sup>  
直到地球上不再有一个奴隶之国，或是奴隶  
不会再有原子云  
让我们的诗能奉献所有一切  
思想、灵魂与生命  
    为了伟大的自由。

（1962年1月22日，莫斯科）

标题：Asya-Afrika Yazarlarına（TO THE WRITERS OF ASIA AND AFRICA）  
英译者：卡希特·贝拉夫（Cahit Baylav）

（说明）据尼尔弗·米赞娜·雷迪（Nilüfer Mizanoğlu Reddy）  
的英译本 TO ASIAN AND AFRICAN WRITERS，增补了“让它们  
成为里程碑”至结尾的部分。

---

<sup>153</sup> 嘣—嘣鼓（tom-toms）：亚洲或印度原住民（尤其是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乐器。20世纪初引入爵士鼓中，成为高架鼓。或称筒鼓。名称源自印度英语及僧伽罗语。

## 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

那是 1962 年 3 月 28 日

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我凭窗而坐

夜幕降临

我从没想到自己喜欢

夜幕降临，像烟雾弥漫的潮湿平原上的一只倦鸟

我不喜欢

把夜幕比作倦鸟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地球

不曾耕种过土地的人会热爱它吗

我从未耕种过土地

这准是我唯一的柏拉图式的爱恋

是的，我一直都喜爱河流

不论是静止的，还是蜿蜒绕过丘陵

（冠着城堡的欧洲的丘陵啊）

或是伸延到视线尽头

我知道你不能在同一条河里洗上一回

我知道河流会带来你永远不懂的新启示

我知道我们的寿命略长于马但远逊于乌鸦

我知道这曾让人们大为困扰

也将让后来者大为困扰

我知道这些话已被人讲过上千遍

## 后来者还会一讲再讲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天空

阴云密布或一碧如洗

安德烈<sup>154</sup>在波罗底诺<sup>155</sup>仰面端详的蔚蓝天穹

在狱中，我把两卷《战争与和平》译成了土耳其语

我听到声音

不是从蔚蓝天穹而是从院子里传来

那是卫兵们又在打人了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树木

莫斯科近郊佩列杰利基诺<sup>156</sup>的光秃秃的山毛榉

它们高贵而谦逊，与我在冬日邂逅

山毛榉是俄罗斯人，就像白杨是土耳其人一样

“伊兹密尔的白杨树

落叶飘飘……

他们管我叫小刀……

恋人就像一株小树……

我把宏伟的宅邸刮到天高”

1920年，在伊尔加兹森林里，我把一条绣花的亚麻手帕

系在松枝上，祈求好运

我从没想到自己喜欢道路

---

<sup>154</sup> 安德烈：即安德烈·博尔孔斯基，《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出身望族，在波罗底诺战役中身负重伤。

<sup>155</sup> 波罗底诺（Borodino）：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座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附近击败了莫斯科守军。

<sup>156</sup> 佩列杰利基诺（Peredelkino）：地处莫斯科郊外。



就算是那种柏油路

维拉<sup>157</sup>开车，我们从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的

科克特贝尔<sup>158</sup>

（从前土耳其语叫作“Goktepeili”）

我俩在封闭的车厢里

世界从两旁掠过，迢迢而无声

我这辈子从没像这样同谁亲近过

在我十八岁那年

在博鲁和盖雷之间的红土路上，强盗们将我拦下

除了这条命，马车里没啥东西可让他们拿走的

十八岁时候，我们最不珍惜的，就是自己的命了

我曾在什么地方写下过

涉水穿行于一条漆黑泥泞的街道，我要去看皮影戏

斋月之夜

一盏纸灯笼领路

也许这种事从没发生过

也许我是在什么地方读到一个八岁小男孩

去看皮影戏

斋月之夜，在伊斯坦布尔，牵着祖父的手

祖父头戴一顶帽子，身穿毛皮大衣

长袍上有个貂皮领子

仆人手执一盏灯笼

我满心欢喜，情不自禁

---

<sup>157</sup> 维拉：诗人的第五任妻子。

<sup>158</sup> 科贝特贝尔（Koktebele）：克里米亚半岛东南沿海的一座小镇，1944年更名为“普拉尼奥”。

不知为什么想到了花儿  
罌粟呀，仙人掌呀，水仙呀  
在伊斯坦布尔卡迪科伊的水仙花园里，我吻了玛丽卡  
她嘴里新鲜的杏仁味儿呀  
我十七岁  
心儿荡呀荡，荡到天上  
我没想到自己喜爱花儿  
在监狱里，朋友们曾送我三朵红色的丁香花

我想起了星星  
我也热爱它们  
不论是仰望星空震撼不已  
还是伴着它们飞翔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问宇航员  
星星是不是大得多  
它们看起来像黑色天鹅绒上的大宝石吗  
还是橘子上的杏仁  
你会因为更接近星星而感到自豪吗  
现在，我在《星火》杂志<sup>159</sup>上看到了宇宙的彩色照片  
同志们，别担心我们会说不形象啊，或太抽象啦  
嗯，有些看起来就像那种油画，就是  
说，它们非常形象，相当具体  
看着它们，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它们是我们对把握事物的无尽的渴望

---

<sup>159</sup> 《星火》杂志：Ogonek。

看到它们，我甚至可以毫不难过地想起死亡  
我从没想到自己热爱宇宙

雪花在我眼前忽闪  
有沉甸甸湿漉漉平稳的雪花，也有干燥的飞旋的雪花  
我没想到自己喜欢雪

我从没想到自己喜爱太阳  
即使像现在，在伊斯坦布尔沉落时的  
这种樱桃红，有时则是明信片的颜色  
（但你不会那样去画）

我没想到自己喜欢大海  
（多多少少  
除了亚速海吧）

我没想到自己喜爱云朵  
不管我在它们之下还是之上  
不管它们看起来像巨人还是一身粗毛的雪白的野兽

最虚伪最慵懒最小资产阶级的月光  
打动了  
我喜欢它

我没想到自己喜欢雨  
不论如细丝坠落，还是溅在玻璃上，我的心  
把我缠进雨丝中，或是困在一滴雨里

向未知的国度飞去，我没想到自己喜爱  
雨点，可为什么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凭窗坐着  
我突然发现了所有这些激情呢  
是因为我点着了第六支烟吗  
一根就足以让我送命呀  
是否因为我已半死，怀想着莫斯科的某个人  
她的稻草色的金发，蓝蓝的睫毛

火车颠簸着穿过漆黑的夜  
我从没想到自己喜欢漆黑的夜  
火花在发动机上飞迸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火花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我不得不等到六十岁  
才发现这点，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凭窗而坐  
望着世界消失，仿佛踏上了不归路

1962年4月19日  
莫斯科

标题：Severmişim Meğer（“没想到我热爱”或“原来我热爱”）  
英译本标题：Things I Didn't Know I Loved（直译：没想到自己喜爱的事物）  
英译者：兰迪·布莱辛（Randy Blasing），穆特鲁·科努克（Mutlu Konuk）

## 西班牙

我们这些人，有的已年过六旬  
我们这些人，有的已经走了  
我们这些人，有的只剩下一把骨头  
西班牙，我们的青春啊  
西班牙是我们胸前绽放的滴血的玫瑰  
西班牙，我们在死亡的阴影中结下的友谊  
西班牙，这友谊扎根于我们坚不可摧的希望。  
古老的橄榄树，撕裂了；黄土地，红  
土地，被彻底撕裂了  
我们这些人，有的已年过六旬  
我们这些人，有的已经走了  
我们这些人，有的只剩下一把骨头  
马德里在 1939 年陷落  
打那以后，人类经历了多少甜蜜的事，痛苦的事啊  
西班牙在 1939 年陷落  
1962 年，阿斯图里亚斯矿井里传来了她愤怒而火热的声音  
毕尔巴鄂啊，不可战胜的希望之光  
西班牙是我们的青春，西班牙是你们的青春  
西班牙手掌上的每一条生命线，都是我们的生命线

（1962 年 5 月 20 日，莫斯科）。

标题：ISPANYA

“把世界交给孩子们吧”

把世界交给孩子们吧，哪怕就一天  
就像把一只鲜艳夺目的气球交给他们玩儿  
让他们唱起歌谣，在众星之间  
把世界交给孩子们吧  
就像交给他们一颗大大的苹果，一条热烘烘的面包  
让他们吃个饱，哪怕就一天  
把世界交给孩子们吧  
哪怕就一天，让世界学会友爱  
孩子们将从我们手中接过世界  
他们会种下长生不老的树

（1962年5月21日，莫斯科）。

标题：Dünyayı verelim çocuklara (Let's give the world to the children)

〔说明〕英译本几乎把原诗的每一行都分为两行。本篇先据英译本译出，最后仍改回原诗的体例。

## “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

我把死的念头抛到脑后  
把林荫大道上六月的树叶披戴上  
毕竟，五月的那些对我而言太年轻了  
整个夏天正等着我，一座城市的夏天，有着滚烫的石头和柏油路  
有冰镇汽水，冰淇淋，汗臭味儿的电影院，各省来的粗嗓门的演员  
还有在大型足球赛季突然消失不见的出租车  
还有在艾尔米塔什<sup>160</sup>花园的灯光下奄奄一息的树木  
也许还有墨西哥民谣，或是加纳的哏一哏鼓  
我将在阳台上读到的诗篇  
和你的剪短了点儿的头发

一座城市的夏天正等着我  
我把林荫大道上六月的树叶披戴上  
把死的念头抛到了脑后

(1962年5月24日)

标题: Ölüm düşüncesinden soyundum (I stepped out of my thoughts of death)  
英译者: 兰迪·布莱辛 (Randy Blasing), 穆特鲁·科努克 (Mutlu Konuk)

---

<sup>160</sup> 艾尔米塔什 (Ermitaj): 英译 Hermitage, 似即冬宫, 又有修道院等意思。

## 我渐渐习惯了老去

我渐渐习惯了从事旧世界最艰难的艺术，  
它来敲最后一次门，

终归要道别了。

时光啊，你，流逝，流逝，流逝……

我极力想弄明白，代价是失去了信心。

我本想告诉你什么，可是做不到。

我的世界，弥漫着清晨的香烟味儿。

死神降临前，先派来了孤独。

我真嫉妒那些意识不到自己在老去的人，  
他们一心忙着自己的工作，无暇旁骛。

(1963年1月12日)

标题: Kocalmağa Alışıyorum(?)(I'm Getting Used To Growing Old)



## 我的葬礼

我的葬礼会在下面院子里举行吗？

我的棺材要怎么从三楼弄下来？

电梯进不去，

楼梯又太窄。<sup>161</sup>

或许，院子里会洒满阳光，落满鸽子，

或许会下雪，孩子们的哭声处处交织，

或许，雨水会把柏油路淋个透亮

垃圾桶和往常一样，在院子里乱摆乱放。

照这儿的习俗，走的时候，在灵车上要仰面朝天，

那么，鸽子可能会丢点儿啥到我额头上，祝我好运。

不管乐队来不来，孩子们都会凑上前来，

孩子们对死人可好奇呢。

我走的时候，我家厨房的窗子会目送我，

阳台上晾着的衣服<sup>162</sup>会向我挥别。

如此这般，我比你们想象的要开心得多，

朋友们啊，祝你们都长命百岁吧……

---

<sup>161</sup> 第一节第二、三行略作改动，直译是：“你们要怎么把我从三楼弄下来呢？棺材进不了电梯”。

<sup>162</sup> 晾着的衣服：直译“洗过的衣服”（the washing on the balcony）。

标题：Cenaze Merasimim (My Funeral) (1963 年 4 月，莫斯科)

(说明) 网上搜到 2 个原诗版本，分行方式有所不同。参考了与英译本格式接近的版本 (即每节四行)。

## 希克梅特言论辑

真正的艺术是反映生活的艺术。你可以从中发现所有冲突，斗争，灵感，胜利，失败，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人格的方方面面。真正的艺术是不给人以虚假的生活观念的艺术。

新的诗人不承认诗、散文与谈话要采取各不相同的语言。他写作所用的语言不是捏造的、虚假的、做作的，而是自然，生动，多彩，深刻，极其复杂的——也就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生活的所有元素都存在于这种语言之中。诗人写作、说话或战斗时，个性并无不同。诗人不是一个落入凡间而梦想着高飞云上的人。他是一个公民，投身于生活，安排生活。

——纳齐姆·希克梅特《关于艺术》(ABOUT ART)

(说明) 1952年版英译本将之置于开头。来源不明。

## 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的斗争

Captive Bolshevik: Nâzım Hikmet and Stalinism

(原标题：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希克梅特与斯大林主义)

〔土耳其〕桑格尔·萨夫兰 (Sungur Savran)

作者在英译本中介绍说，土耳其语原文要长得多，近 60 页。这个中译本也只是摘译，略去部分内容，还有部分在保留内容和观点的前提下，译者自行组织文字或予以简述。原文以各时期为小标题，译者另起标题。希克梅特不仅是诗人，而且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正如作者所说，他在政治立场上的对错，意义远为重要。但即使从理解希克梅特的作品出发，厘清他的政治立场及各个时期的心态，也很有助益。反过来，他的一些诗也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态度的旁证。比如写于 1955 年的《建筑物和建筑工》(有人谱成歌来唱，在油管上，一位敏锐的读者跟帖评论道：希克梅特的诗总是与社会主义相关)，就是他的政治隐喻。建筑物是共产主义事业，建筑工则是参与这个事业的各色人等。这个过程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要难一些”，“建筑工人的心，喧闹得像市集”，“茶水并不总是香甜热乎的 / 面包也不总是新鲜柔软 / 并非人人皆英雄 / 朋友们也不尽忠诚”，但是——希克梅特安慰自己——建筑物毕竟在拔地而起，成就也看得到(低楼层的窗台上 / 已有了花盆的影子)。那是斯大林死后两年，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幻想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给予官僚致命一击。又如文中谈到古巴革命如何再次震动了他，使他恍然回到自己的十九岁，这就解释了他此后到逝世的两三年间许多诗里表现出来的种种激情，以至《我

的葬礼》这样的诗里的俏皮、亲切和豁达。可以说，这些是他后期的诗里本已淡去了的一些特征。（译者）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 1961 年盛夏的古巴吗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  
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这个早晨“多可惜多可惜啊，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  
吗

——《稻草色金发的女郎》(Straw-Blond)

一切自称进步的人士都试图让希克梅特为己所用。就连土耳其法西斯主义的重要领袖阿尔帕尔斯拉·图尔克什(Alparslan Türkeş)也在某次演讲中引用了希克梅特的一节诗歌，而这是一首完满地表达了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观的诗。

凯末尔主义者也力图将之据为己有。关于现代土耳其在经济与国家建设期间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针对库尔德人犯下的罪行，这帮人只字不提。但希克梅特并没有一直对凯末尔主义者或其运动持同情态度。不管是在 20 年代初年轻的时候，还是写作自传体小说《活着是这样美好，兄弟啊》（*Living is So Beautiful, Brother*）的晚年，希克梅特对以穆斯塔法·苏菲（Mustafa Suphi）为首的土耳其初生的共产党领导人遭暗杀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他们从苏联回国，投身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尽管尚无证据证明安卡拉的凯末尔主义领导层对大屠杀应负什么责任，但它是很不友善的，至少营造了促成悲剧结果的政治和心理氛围。凯末尔主义者若无其事，但对我们土耳其共产主义者来说，却事关重大。

老左派对希克梅特向来不吝赞美，只是略而不提这位激进诗人在许多方面的强烈异议或立场：早年在土耳其共产党内对总路线的有力批评；1951 年流亡苏联后，他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日益明确的批判态度。

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受到凯末尔主义者及其后继者的迫害，1925 年后变成完全非法的地下运动。大量书面文件被被突袭的警察夺走并销毁，一些辗转存于国外。多数研究历史的学者与这场运动保持距离。要深入挖掘仍待将来。

早期的土耳其共产党（TKP）<sup>163</sup>，除了为共产国际所正式承认的“TKP 服从派”（*Conformable TKP*）<sup>164</sup>之外，还存在着希克梅特参与组织的“TKP 反对派”（*Opposition TKP*，即党内的左翼反对派）。

希克梅特的革命的世界观，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辉煌年代。当时他亲赴苏联，在莫斯科成为共产主义者。这种世界观很难套进斯

---

<sup>163</sup> 全称 *Tuerkiye Komuenist Partisi*，TKP 是其缩略语。

<sup>164</sup> *Conformable* 有服从、顺从、保持一致等意思。

大林主义官僚紧身的制服中去，尽管他和当时的众多革命者一样归附这一阵营。从革命共产主义者的标准来讲，希克梅特在对待凯末尔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方面，都犯过严重错误（英文版不拟详述）。

我们通常不会去苛责诗人、文学家或艺术家的政治观点或错误，但希克梅特不一样，他不只是诗人，还是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性纲领的土耳其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因此，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可以大致把希克梅特的政治历程划分为几个时期：

1921年至1924年间，他在莫斯科东方人民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接受政治教育。

1925年至1936年里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党的官方政治路线持反对态度。

1937年至1951年间，他放弃反对派的态度，向共产国际领导层靠拢。这也是他被长期监禁的时期。

1951年至1963年，他基本上在苏联度过。这段时期并不安宁，有合作，有反对。而从1961年到1963年去世的这几年，前往古巴的所见所感，重新振奋起他对革命的信心。

## 一 东方人来到苏联

希克梅特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萨洛尼卡，撇开坐牢时间不算，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14年，年轻时及晚年也在莫斯科住了很长时间。

托洛茨基曾说道，十月革命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墨西哥发现了自己的画家——迭戈·里维拉。同样，希克梅特是十月革命在异国“发现”的诗人。

1920年，希克梅特和他最要好的朋友瓦·鲁（Vâ-Nû）<sup>165</sup>一起离开伊斯坦布尔，参加凯末尔领导的以安卡拉为中心的土耳其解放战争。但整个运动中糟糕透顶的阶级特征让他们深感厌恶。他们发现，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层对农民的惊人贫困全然漠视。他们决定改道前往十月革命后的那片土地。希克梅特在自传体小说中写到他是如何以一种颇为感性的方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我一路走到今天，不是因为书本，也不是因为口头宣传，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是安纳托利亚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我只是匆匆观察到的安纳托利亚。是我的心把我带到了我现在的所在……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

如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千上万年轻人一样，希克梅特掌握马克思主义，不只是通过智力，而且通过呼吸革命的俄罗斯是整个空气，首先是体验到正在建立的新的社会经济关系。1921年至1924年间，他和来自许多国家的学生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完成党交给的实际任务。1924年1月，他在列宁的葬礼上守卫灵柩。希克梅特的共产主义就是这段经历的产物。这给他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年的莫斯科，是一座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城市，往后再无法企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意志力；工人民主在日常生活中可感可触的重要性；文化生活中引人瞩目的创造力与活力，也远超乎后来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致力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不仅应用于政治，也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所有这些，

---

<sup>165</sup> 全名应为瓦拉·鲁尔丁（Vâlâ Nureddin）。



都不可避免地年轻学生的脑海中刻下深深的印痕，尤其对希克梅特这样的天才来说。

马克思主义所含的国际主义层面，与斯大林主义无法兼容。而希克梅特终其一生都是坚决的国际主义者。“世界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概念，在希克梅特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1924年，希克梅特从苏联回来后，为一家土耳其日报撰文，同时在刊物的土耳其版中转载，文中表达了对托洛茨基的敬意。他的东方大学老战友瓦·鲁在回忆录中也明确谈到他们对托洛茨基的钦佩。希克梅特返回伊斯坦布尔时，写下一首《告别》(Farewell)，提及四位历史人物：“我们爱你 / 现在仍爱你 / 就像爱你那弹孔累累的墙壁 / 爱马克思的画像……”，“俄罗斯啊 / 我们离开你时 / 在脑海中，我们留存下 / 不朽的记忆 / 就像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我们看到你的五一节！ / 我们从嗡嗡声和喧闹中听见 / 托洛茨基的声音洪钟般响起！”

总之，希克梅特在十月革命的炽烈奔放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让他自己也十分沉湎。他的诗篇《我的十九岁》是对这段经历的动人描述。这首诗写于1930年，那时他的一些东方大学老同学叛变共产主义，依附于执政的凯末尔党。早年最亲密的朋友瓦·鲁脱离政治，回归日常。他在诗中把他与共产主义相遇的1921年比作自己的“母亲”，并写道：“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 / 我的十九岁呀 / 我钦敬你，有如钦敬自己的母亲 / 我会这样做的 / 我追随着你最初踩过路 / 我会这样做的。 / 我的第一个孩子，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同志，我的十九岁呀。”

写这首诗时他28岁。到了去世前两年的1961年，59岁时，他在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19岁：

那是1921年底，我惊讶了上千次。我感受到百倍强

烈的钦佩与爱戴。因为我亲眼目睹了一场与百倍强大的世界的战斗。我看到了生活与创造的无限希望，无限欢乐。我发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性。我开始用另一种形式来写作。

正是这些，把希克梅特造就成一个终身不渝的共产主义者。

## 二 反对派时期

希克梅特在《自传》一诗中写道：“他们试图离间我和我的党 / 但只是徒劳 / 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这个“他们”，说的就是土耳其的官方共产党（TKP）。研究土耳其左翼历史的人，会注意到希克梅特在某一阶段对 TKP 的路线持异议态度，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这种态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政治基础上。

经常被提及的是如下内容。1929 年夏，希克梅特和一些同志组织了一次会议，导致土耳其共产党分成两派：“TKP 服从派”和“TKP 反对派”。土耳其语版本中的 *conformable*（服从）术语更令人困惑些，问题来了，“服从什么呢？”这提供了答案的线索：共产国际在那段时期的领导及其追求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简称 EKKI）从一开始就支持官方政党的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sup>166</sup>，污蔑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反对派所受的攻击简直令人震惊。例如，在 1930 年 7 月的一封“公开信”中，反对派被描述为“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些卧底警

---

<sup>166</sup> 塞菲克·赫斯努（Şefik Hüsnü，1887—1959）：土耳其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曾在巴黎学医并接受共产主义。1920 年在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1925 年经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在第三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总书记。后多次入狱。

察……凯末尔主义的人……服务于资产阶级及封建领主的利益……”，后来又将其定性改为“警察挑衅的党”，声称该党“与警方有直接联系”。在这个由“叛徒”和“卧底特工”组成的党内，有“像纳齐姆·希克梅特这样的叛徒”。让共产国际领导层这般怒火填胸的分歧，是基于什么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希克梅特对土耳其共产党领导层的这种反对不止一日，可追溯到 1925 年的第三次党代会。这是成立才两年的共和国的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大会在里程碑式的库尔德起义爆发几天之后召开。事实证明，这场起义导致新共和国的性质的转变——变为镇压性的独党政权，不仅攻击和粉碎了库尔德起义，而且攻击和粉碎了羽翼未丰的共产主义运动。希克梅特在早期阶段就认为，塞菲克·赫斯努和其他领导人对凯末尔的资产阶级政府太过温和。也就是说，希克梅特所捍卫的路线是：拒绝对资产阶级给予任何支持。反之，日益斯大林化的 TKP 因其全力支持凯末尔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而臭名昭著。

1926 年，在土耳其共产党于维也纳召开的会议上，真正的分歧浮出水面。当时镇压已扩大到 TKP 身上，因此，希克梅特坚决捍卫“党需要直接反对政府”的观点。他说，资产阶级掌权后已失去了民主性质，再也不应受到支持。不仅如此，工人阶级现在应当超越民主革命的目标，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斗争。大多数领导层反对改变路线，声称政府的反帝立场应当得到支持。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新党纲中，对这一立场有所阐述。希克梅特与同志们批评这个纲领和政治路线，正是为此。不过，技术上要指出，纲领未经共产国际批准，因此尚未依共产国际的章程生效。

塞菲克·赫斯努的路线，完全投合共产国际自列宁去世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孟什维克立场。1925 年以来奉行的这条路线，特别是在中国，导致 1925—1927 年大革命期间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工农遭

到屠杀。到了 1928 年的共产国际六大，这一路线得到巩固，列宁创立的纲领被全面修改，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前景，代之以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从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到拉美，（共产党及工人斗争）都是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实现所谓民主革命，从而避免工人革命。

在土耳其，塞菲克·赫斯努及其同道深得该政策的精髓。希克梅特的立场则是：在农民的支持下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努力<sup>167</sup>。两者格格不入。土耳其的左翼历史学家未能发现这个区别，部分是因为前者善于蓄意欺骗和掩饰其支持凯末尔主义的阶级合作政策，篡改早期的纲领，假装党是反对凯末尔独裁统治的。这样一来，反对派还反对个啥呢？历史成了一笔糊涂账。

我们且翻译几段“TKP 服从派”领导人撰写的土耳其语版文件。几年后，主要领导人塞菲克·赫斯努承认，在新纲领中加入“激进的政治词句”，真实原因在于：

……中央委员会与（共产国际）外务局一致同意，考虑到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纲领是在凯末尔主义党刚刚迈出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第一步的时期制定的，包含了某些赞成政府的看法，这有可能会被解释为机会主义——因此决定编写新的行动纲领。一份纲领连同关于国民革命和土耳其经济与政治局势的论文，于 1930 年初提交给了共产国际，经深入研究及必要改进之后，由共产国际批准通过。这两份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土耳其共产党生命的转折点，为战胜反对派、各种离经叛道行为以及从内部摧毁党的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

---

<sup>167</sup> “工农专政”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提出的道路和口号，等于“资产阶级革命”框架下的彻底的阶级斗争路线。

大贡献。

很清楚。党改变纲领，不是因客观形势所需，不是为确定革命所需，不是因为希望领导工人阶级走上正确方向，而是因为“无原则的反对派曾经把党先前的行动纲领拿来炒作”。新文献把纲领中的这一改变视为左转，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更为批判的立场！

“TKP 反对派”也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了两派在政治纲领上的差异。以下段落尤为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共产国际在我们的纲领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专政的原则是一种幻想，要实现只能遥遥无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具体原则。我们开展所有出版和组织活动时，都怀着信念，这一原则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然而，对于塞菲克博士、杰夫捷特和哈利姆这群知识分子来说，这个原则是一种幻想。

这是两派在纲领上最重要的歧见。此外，希克梅特和塞菲克·赫斯努之间还存在其它争端。希克梅特宣称，党内民主多年来一直遭到践踏（塞菲克·赫斯努在把反对派领导人打成“托派分子”时，则声称他们采用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官僚化堕落”等概念）。希克梅特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土耳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他反对那些轻视无产阶级的客观存在及其行动能力的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在关于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的重要性方面，也存在分歧，希克梅特小心翼翼地捍卫这一概念。

因此，问题不在于各组织的竞争、个人摩擦等等，而在于两派在纲领、理论与组织方法方面的严重分歧。理解了分歧所在，也就理解了共产国际为何支持“TKP 服从派”。至于它以下流词句对

“TKP 反对派”和希克梅特个人发起的全面攻击，其基础薄弱不堪，确需另作解释。不过，紧接而来的问题是：“TKP 反对派”为何仍然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期成为国际在土耳其的分部呢？

有种种可能。“TKP 反对派”未能理解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演变意味着什么。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变，是历史上的新现象。20 年代末及 30 年代初，又是苏联官僚集团从机会主义一变而为冒险主义的所谓“第三时期”。共产国际领导层断言资本主义处于严重危机，夺取政权提上了日程。1934—35 年间，与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人民阵线”路线逐渐被抛弃，而希克梅特和同志们恰恰在争取更激进的路线，因此有可能会被其革命词藻所吸引。也可能是认为领导之间有分歧很正常，现在，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算战胜了错误意见……（译注：从文中看，反对派限于土耳其的党内斗争，并未与共产国际直接起冲突，更谈不到自觉反对国际的路线或领导层。作者有一厢情愿认为“他们理应走到这一步”之嫌。同理，下文谈到希克梅特于 1936 年“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不足为奇。）

### 三 从长期监禁到流亡苏联

希克梅特写于 1936 年左右的几篇论苏联宪法和西班牙内战的文章，无条件地赞同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这意味着在七年的激烈斗争失败之后，他渴望官方所承认的党重新接纳他。他原先所属的“TKP 反对派”，是一个群众性的、工人占多数的党。它所遭受的攻击导致了严重后果，到了 1933 年，大批干部退出。与此同时，土耳其统治集团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影响。希克梅特的转变可能出于在上述背景下继续从事政治活动的考虑，并最终与“TKP 服从派”达成了妥协。这也不是孤例。30 年代，大批原先

持反对派立场的“老革命”都重归斯大林阵营了。

对希克梅特和其他共产主义者来说，短期监禁乃至遭受警察酷刑本来是家常便饭。但接下来情况不一样了。1937年起，希克梅特因“颠覆罪”被判处28年的长期监禁，最后坐了近13年的牢。在经历了两轮绝食和世界范围的声援运动后，希克梅特于1950年获释，旋即面临暗杀。政府还坚持要求年近50岁的希克梅特服兵役，迫使他于1951年偷渡并流亡苏联。此时，作为诗人他已享誉国际，诗作被译为多种语言。

苏联当局及流亡的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是他昔日的对手——接纳了他，附带提出诸多告诫。他有部分波兰血统，最早从波兰获得第一本护照。赫鲁晓夫上台后，他才拿到苏联护照。土耳其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持续监视他。这些领导住在苏联和华约国家，在国内的影响力微不足道。希克梅特23岁时就当选中央委员，现在50多岁，经验远比早年丰富，党内又严重缺乏干部，但任何重要职位都与他无缘。就此而言，他是被投闲置散了。

在莫斯科，他的生活条件不错，有一套公寓、配车配司机，在佩列杰利基诺还有一间别墅。许多著名文学家在那儿也有第二套房子。他被派往世界各地担任亲善大使，起先是去“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后来也去了亚非其他国家，在和平会议之类场合受到了体面欢迎。简言之，希克梅特进了一个金笼子。

#### 四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对苏联的观察令希克梅特大为震惊。20年代洋溢着革命热情的莫斯科以至整个国家，如今已被多年的恐怖与僵化的文化生活所扼杀。几番唉声叹气之后，到了1955年即斯大林去世两年后，他才

向官僚机构发射出第一枚炮弹，威力还不小。

他创作了一部戏剧《伊凡·伊万诺维奇存在不存在？》(Did Ivan Ivanovitch Exist or Not?)，是对苏联式体制与官僚机构的严厉批评。剧本发表于《新世界报》(Novy Mir)，在著名的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报告出炉的前一年。剧中的主角形象与行动远远超出“个人崇拜”这一流行概念的框框。这个兜圈子的概念通过归咎于个人而维护整个官僚集团。剧本则把官僚化问题视为存在于所有层级上的机制，一种社会关系体系，这是产生斯大林这类人物的条件。

在一封颇为重要的致同志们的书信中，希克梅特谈到另一个观点。之所以未在剧中提及，是因为他认为听起来会太说教了：

在我看来，官僚主义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是从前社会秩序的残余，不仅是资本主义残余，也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残余。落后的沙俄的官僚主义和其他残余，为年轻的社会主义机构中出现的各种混乱创造了环境。

作为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希克梅特寻求系统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回应苏联官方同义反复式的宣传。但话说回来，解释为早期社会的残余是不够的，应当把官僚主义统治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源自无产阶级专政从自身构成中产生的矛盾，正如托洛茨基于1936年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希克梅特迈出了重要一步：击垮官僚的力量来自工人阶级。

在剧中，希克梅特以粗略的笔触描摹了一幅苏联社会壁画。有两个词别具意味：活在对旧政权的怀念之中的“草帽”(Straw-hat)，代表工人阶级的“平顶帽”(Flatcap)。正是平顶帽这个角色，在剧终给予了官僚伊凡·伊万诺维奇致命的打击！在政治上，这意味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为推翻官僚体制的手段。



1957年，该剧在莫斯科首次上演。次日晚，骑警包围了剧院，驱散了等在大楼外的观众。这出戏被查禁。这些愚蠢的官僚手段恰恰在二十大之后被讽刺地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付诸使用，这一事实让事件更显荒诞！苏联官僚机构对民主化的渴望走到了派骑警赶走剧院观众的地步。然而，苏联体制的矛盾性，使得该剧终于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及东欧国家演出了数月乃至数年，极获好评。

另一件让希克梅特深感痛苦的事，是三、四十年代土耳其共产党人在苏联的遭遇。许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一位是萨利赫·哈吉奥格卢（Salih Hacıoğlu），1920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同妻子一道遭流放，尽管如此，他的妻子至死信奉共产主义。萨利赫·哈吉奥格卢则未能从流放中归来。

1956年，希克梅特就此事写了一首满怀痛苦、政治上有重要意义的诗。末节是：

今夜，我们在莫斯科欢呼雀跃

庆祝革命周年：

人们在广场上漫步，唱着民歌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和为萨利赫平反昭雪的文件……

这种讽刺，令读者无法忘怀。这串名字的排序通常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通过插入萨利赫（Salih）这个与斯大林（Stalin）颇为形似的名字，希克梅特向我们指出：何以斯大林的

名字不配在这个链条上。末段结尾与土耳其语黏著语<sup>168</sup>的语法形式一致，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后缀：“Salihin”。这使它在土耳其文中更为有力，因为 Salihin 与斯大林（Stalin）这个名字完美押韵。

1961年，希克梅特创作了一首谴责斯大林及其制度的诗：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  
从两厘米到七米  
在所有的城市广场上，我们都在他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脚底下  
还有他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  
挂在我们公园的树上的纸的阴影下  
他那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小胡子  
在餐馆里，我们的汤里  
在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在他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眼皮底下  
然后，一天早上，它们消失无踪  
他的靴子从广场上消失无踪  
他的影子不再挂在我们的树上  
他的胡子不再出现在我们的汤里  
他的眼睛从我们的房间离去  
而成千上万吨的  
石头的，青铜的，石膏的，纸的压力  
从我们的胸口一扫而空。

许多人认为，这首诗与据称希克梅特在斯大林去世时写过的一

---

<sup>168</sup> 黏著语 (agglutinative language): 一种语言的语法类型，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缀（即前缀、中缀、后缀）来实现语法功能。

篇悼诗相矛盾。我们用的是“据称”，因为悼诗是否希克梅特所写仍是问题。即使是，也存在着受命之下不得不写的可能。（译注：此外，正如早期的希克梅特和整个反对派并未想过要对抗共产国际领导层一样，50年代初的希克梅特也未必走到反对斯大林的地步。）

当然，二十大对希克梅特影响甚巨，就像对世界各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各类人那样。许多人右转了。斯大林主义现在被看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物，列宁主义也被日益疏远。一段时间后，那些人改而倡导某种貌似可行的、自限于议会民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品牌，走上了所谓“欧洲共产主义”之路。这自然意味着要接受资本主义，向社民主义转型。希克梅特的反应在当时很少见，他为重回列宁主义之路辩护。二十大时期他写下了两首诗：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蓝蓝的杏仁眼儿笑着。  
开场前他就进来了。  
在主席台下边的台阶上  
他坐下，开始做笔记。  
他甚至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雕像。

与列宁同在一个屋檐下，  
感觉触手可及，如释重负，  
他那睿智之手的人性啊。

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出席了。  
他在苏联上空  
就像黎明时分的白云  
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希望。

这是对二十大的过于乐观的心态，还是对转向列宁的寄望？另一首题为《对共产党人说几句话》：

共产党人，我有几句话要对你们说：  
不论你是国家首脑，还是身在地牢，  
不论你是步兵，还是党委书记，  
列宁应该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空间进入  
你的工作，你的家，你的整个生活  
就像是他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

显然，希克梅特把列宁视为应予遵循的强有力的原则。希克梅特回溯自己的 19 岁那年，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期间，身为列宁学徒的那年。现在，他邀请大家回到列宁身边。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揭出他内心的自我，成为真正的希克梅特。

在诗歌的美学表达之外，让我们再次援引那封致同志们的信：

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以前，也就是说，在金钱、国家、军队和政党不复存在以前，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个人崇拜出现的威胁。与之作斗争的唯一武器，就是正确把握列宁的原则，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落实这些原则。

在此，我们看到希克梅特将希望寄托于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彻底胜利，如同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典时期一样。那是 1956 年。希克梅特在战术层面，甚至有时在理论层面为斯大林主义观点辩护。他在土耳其共产党电台的广播时间里宣传了党的右

翼观点。但这一切都是被囚禁的产物。但当希克梅特谈到社会主义正面对的世界历史问题，当他试图解释官僚腐败时，他说，当“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彻底胜利”，这些问题将得以不可逆转地解决。简言之，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这种国际主义深深浸透在希克梅特的思想中，以至于他一反官僚机构的国家共产主义概念，把苏联这“一个”国家刻划为“列宁创造的全球国家”的一员。看看他对未来的憧憬吧：

圣诞树闪烁的微光  
映照着脸庞的孩子，  
显然，不知为什么，但显然  
会活到我的两倍那么长。

会在宇宙间往返，但还有更重要的。  
会看到诞下世间奇迹的母亲：  
光芒四射的一体的人类国家。  
我很乐观，朋友们，像一条小溪那样……

## 五 哈瓦那：革命重临！

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能记住希克梅特的一些诗，不管是不是认同他。更确切地说，这些诗句已成为土耳其语中内涵富于份量的表达方式。也许最著名的是本文开头引用的诗句。这些诗句写给希克梅特一位非常亲密的画家朋友，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家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sup>169</sup>：

---

<sup>169</sup> 阿比丁·迪诺（Abidin Dino，1913-1993）：土耳其著名画家，出生于伊斯坦布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但可别取巧  
不要画天使脸庞的母亲哺育她脸颊红润的宝宝  
或是白布上的苹果  
不要画金鱼在水族馆的泡泡之间穿梭  
你能画出幸福来吗，阿比丁  
你能画出 1961 年盛夏的古巴吗

尽管多数人并不晓得希克梅特何以向阿比丁·迪诺这样发问。然而在希克梅特波澜起伏的一生中，这是又一个转折点。1961 年夏天访问哈瓦那时，诗人正经历着人生中近乎抑郁的一段时期。切·格瓦拉斥之为“猪圈”的苏联僵化的世界，他本人的生活的停滞，他所身处的“无法从根处汲水的一棵树”的位置，也就是同自己的人民的分离，都促成了这种抑郁。十年来，在国际会议的兴奋之余，他所呼吸的一直是这种令人窒息的乏味空气。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又活泼好奇心又强的人，所以不能说 he 已完全崩溃。但他处在政治低潮中。他对革命与共产主义的信念不曾动摇，但可以说，这已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哈瓦那把革命的热情再次灌注到希克梅特心中。

今早我从古巴回来  
在古巴这片土地上，六百万白人、黑人、黄种人和混血儿

---

尔一个热爱艺术的家庭，很小开始画画。小时候和父母在日内瓦、瑞士和法国生活了几年，1925 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中学辍学，投身绘画与写作，并很快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漫画。1933 年和五位有革新精神的年轻画家成立了 Group D，举办了几次画展。大约同时为希克梅特的诗集绘制了插图。

正快乐地播撒下一枚灿烂的种子，所有种子的种子

这仅是一句诗！哈瓦那同时开启了希克梅特诗歌的一场新的革命。何等热情，何等耀眼！诗人又向阿比丁问道：

大师，你能画出“赞美吧赞美吧，我看到了那一天我可以死而无憾了”吗

你能画出这个早晨“多可惜多可惜啊，我本可以在哈瓦那诞生”吗

包括最后一任俄罗斯妻子，一位亲密知己、记者泽克里娅·瑟特尔<sup>170</sup>在内的几份证词，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希克梅特开始懊悔逃到了苏联。他认为自己本应留在土耳其，拿起武器打游击，像菲德尔和切那样。

革命广场上的如痴如醉之后，希克梅特在同一首诗中写下这样的诗句：

我的十九岁穿过贝亚齐特<sup>171</sup>广场，现身在红场上，走下协和广场<sup>172</sup>时我遇到阿比丁，我们谈起了广场

59岁时，他在革命激情的震荡中心醉神迷，回到难忘的19岁，那时他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身边的学徒。

1961年夏天，希克梅特在革命广场上。古巴革命起初是一场民

---

<sup>170</sup> 萨比哈·泽克里娅·瑟特尔（Sabiha Zekeriya Sertel, 1895-1968）：土耳其最著名的儿童、妇女、工人阶级和穷人权利倡导者之一。

<sup>171</sup> 贝亚齐特广场位于伊斯坦布尔。意为希克梅特离开土耳其，来到莫斯科。

<sup>172</sup> 协和广场：原文 Concorde（协和飞机亦此词）。一位网名“树”的译者在译本《稻金》中将之译为“孔科德”，似未探明所指。

主革命，领导层中只有切和劳尔两位马克思主义者，菲德尔还不是。为了生存，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要输掉战斗，必须开启不断革命！希克梅特在那里见证了古巴就此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宣告。他在第二次经历不断革命的进程，第一次是在 19 岁时候。革命重临了！

1961 年。距土耳其一代人拿起武器的 1971 年仅有十年。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希尔·恰扬（Mahir Çayan）、德尼兹·格兹米什（Deniz Gezmiş）、思南·切姆吉尔（Sinan Cemgil）和伊布拉希姆·凯帕克卡亚（İbrahim Kaypakkaya），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他们踏上了不同于僵化的 TKP 的道路。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策略，但他们的革命热情远非老左可比。

我们所做的上述政治分析，以“被囚禁的布尔什维克”来形容希克梅特，部分是为了反对新近一本流行传记所传播的“浪漫的共产主义者”<sup>173</sup>形象。后者暗示希克梅特只是强烈依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看似完美”的“理想”，尽管其实践让希克梅特大失所望，痛苦地意识到永无实现的可能，但仍因天真浪漫而保持自己的忠诚。在波折连连的历史进程中，希克梅特的处境与反应颇为复杂，这不奇怪。但不论从感情还是思想来考察，希克梅特对革命的感受、思考与坚持，都远远超出各色人等的断言。他的作为反对派的经历，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他会在《自传》中写道：“偶像坠毁，也没有把我压垮”，并且想到，被压垮的是哪些人。当十月革命的动力在他们那儿烟消云散时，它在希克梅特的内心却从未耗竭。

---

<sup>173</sup> “浪漫的共产主义者”起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



## 纳齐姆·希克梅特介绍

塞缪尔·西伦（Samuel Sillen）

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歌首次传到美国，是在 1950 年那场令他得以成功获释的全球性运动中。他在土耳其的一个土牢里遭受了 13 年之久的折磨。我们对这位诗人备感亲切。他从遥远的监狱里写诗致保罗·罗伯逊：

“他们害怕，黑人兄弟，  
他们害怕我们的歌，罗伯逊啊。”

读到他的诗，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迟至今日才认识他。这无疑是一位与聂鲁达和阿拉贡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的艺术家。

我们得知，他的诗从监狱里偷偷带出，在土耳其各地流传。它们没有署名，但总会被认出。因为他的国家里被压迫的人民从这平实的语言中认出了纳齐姆·希克梅特的签名。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带着大胆的现实主义，不可抗拒的乐观主义，以及对自由的爱与渴望。他的诗句穿越国境，在所有珍视美与和平的人们之中回响。

纳齐姆·希克梅特 1902 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是一位政府高官之子，14 岁就读于海军学院时开始写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大部分地区为英美帝国主义势力所占领，此时他加入了民族独立运动。从伊斯坦布尔逃出后，他与农民和工人有了密切的接触，由此激发了他富于战斗性的诗歌。他放弃了海军生涯，参加了 1919 年至 1922 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起义，反抗由同盟国支持的奥斯曼统治者。

这位年轻诗人被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深打动，在后来的一篇自传之作中，他生动地描述了作为帕夏孙子的自己是如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实为他的人生与诗歌的转折点。为了亲眼看一看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希克梅特于 20 年代初造访了新生的苏联，有一次他写道，“当海浪席卷着天空，当地球的六分之一给予了历史车轮猛力的一推……”在莫斯科，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马雅可夫斯基以直截了当的态度和雄健的调子服务且引导人民，这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925 年回到土耳其之后，希克梅特遭到警方逮捕，在安卡拉坐了三年牢。他的生活由此开始经历一系列的异端审判与监禁。这期间，他创作了越来越受欢迎的诗歌、戏剧和政论文章。在他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中，他锲而不舍地攻击那威胁着再来一场全球大屠杀的资本主义列强。在另一些作品中，他表达了对受雇于帝国主义者，将土耳其进步人士出卖给政治警察的那些人的蔑视。“进到一栋有瘟疫的房子里，也好过跨入里面有个密探的门槛，”他以特有的风格写道，“如果你的手不小心碰到了他的手，就去洗上七遍吧。我会把自己仅有的一件在假日穿的衬衫撕下来，给你当毛巾。”

1938 年，这位土耳其伟大的人民诗人在一艘战列舰上举行的某法庭的秘密审判中被处以 28 年监禁。据称，在黑海水兵和军事学院士兵中发现了他的一些诗作<sup>174</sup>。而其实，当时这些诗在任何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到。但这无妨于“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定罪，希特勒对此已经轻车熟路，麦卡锡主义就要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发出共鸣了。

但没有什么能让纳齐姆·希克梅特沉默，我们从这本诗集中就

---

<sup>174</sup> 即希克梅特在狱中所写、1936 年出版的《谢赫·贝德雷丁史诗》。——译者

能看得出。尽管承受着心脏病和狱卒的虐待狂，但在系狱的 13 年间，他的创造力仍达到新的高度。在我们这个时代，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在监狱里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我们有尤利乌斯·伏契克的《绞刑台下的报告》，丹妮尔·卡萨诺瓦的书信，加布里埃尔·潘的最后遗嘱，乃至美国政治犯的书信与诗歌。纳齐姆·希克梅特在牢狱里写下的诗篇，崇高且鼓舞人心。在单独囚禁中，这位战士一诗人以“满怀的愤怒与神圣的希望之火”温暖了他那冰冷的牢房。正是他，给了未入狱的人们以支持。

他敏锐地理解到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下了有着强大力量的诗歌，急不可耐地等候着纳粹的溃败，为苏联人民捍卫社会主义的力量而欢欣鼓舞。他的幽默，他的信仰，他对人民的爱，是扑灭不了的。他写道：“我的力量在于：在这浩瀚的世界上，我不孤单。”他同西班牙、中国、印度、非洲，还有我国，同世界各地争取幸福的战士们同在。夜里，当他看到无处不在的兄弟们俯身望着他的时候，牢狱的墙消失了，他满怀骄傲与感激。

1950 年，在一场令他濒于死亡的绝食抗议之后，他得以获释。这对他的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说，是一场痛快的胜仗。捍卫和平的人在他的歌中找到灵感，对此助了一臂之力。进步的美国作家参与了由《群众与主流》杂志（*Masses & Mainstream*）为争取他获释而发起的、在纽约的土耳其领事馆前举行的小型抗议示威。他们意识到，美帝国主义对土耳其的反动统治负有重责，它是由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约资助和武装的。我们与纳齐姆·希克梅特的生活绝非相隔遥远。近来，在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民主国家，他找到了对他热情欢迎的避难所。他在这些国家写下的最新诗作，看起来直截了当地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反对法西斯主

义的死灰复燃，以及华尔街所发动的征服世界的新战争。

研究土耳其文学的学者一致认为，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歌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引发了一场革命。他摒弃了旧式宫廷诗歌中复杂的阿拉伯韵律，也摒弃了资产阶级作家在上世纪引入的简单而一成不变的韵律。他创造了一种长短诗行交替、不押韵的独特节奏。希克梅特还打破了传统诗歌语言僵化的惯例；他的语调是普通百姓的语调，他把他们的鲜明形象与睿智的谚语编织在他的诗篇里。当然，在翻译中会有多少损失，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以下诗篇中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清晰与率直的耀眼奇迹，一种达到了非凡的情感丰富的政治与个人力量的融合。

在最近写给法国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希克梅特谈到，最重要的是实现与普通读者的清晰而充分的交流。他鄙视那些秉持自己小圈子的狭隘尺度的堕落者。鲜有在世的诗人如此充分而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诗歌的主要力量来自人民的斗争与希望。他的诗句充满了党派色彩。政治诗人希克梅特与抒情诗人希克梅特之间，并无分界。凭着精湛的技艺，他达到了战士与创造者、独特个体与群众之代表性人物的融合，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的标志。

来源：希克梅特：诗选（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1952年组织翻译出版）

## 关于 1952 年版《希克梅特诗集》中译本

上世纪的希克梅特诗歌唯一的中译本，就是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希克梅特诗集》。其它还有三个译本：1948 年根据古代民间故事写成的戏剧诗《爱情的传说》（原名《铁山》，1952 年在莫斯科修订时改名）；写于 1952 年的三幕戏剧《土耳其的故事》；1956 年发表的与苏联作家别基切娃合著的电影剧本《他永远活着》。后来大概因为中苏交恶，不再介绍亲苏作家，就见不到希克梅特作品的新译了。笔者几年前曾将它录入，发布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这段时间翻译了一些希克梅特的诗，对照之后，有一些感想。现将这些译本的问题大致梳理一下。

诗集共计 39 首诗作（笔者录入了其中 34 篇，皆为转译），再加上他的《北京近作七首》。其中 2 篇据法文译本转译，其余据俄文译本转译。有多位译者参与其事。在完全理解并忠实于原作的前提下，翻译后出现“误差”也总是难免的，转译则可能令“误差”倍增；此外，某些技术上的处理也可能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甚至某些发挥也是必要或可以容许的——直译或许别扭，或许无法接近原诗效果。这些都不应苛求。笔者曾经参加过一个由德国人士举办的交流活动，做过简短的发言。后来得知，发言有专人用德语记下，再请人翻译成中文。笔者读到之后，完全不敢相信这些是自己说过的话……这可能算是比较夸张的例子。就译诗而言，误差不应如此之大。

1952 年版中，有 12 篇诗作是笔者没有译过的，篇目如下：

《我的心》

《诗人》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金色眼睛的姑娘》

《声音》

《我们的歌》

《关于便帽和呢帽》

《在哈米达王的时代》

《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

《诞生》

《我想念你——献给乌斯久盖尔同志》

《拈着一朵石竹花的人》

其余 22 篇，笔者此次都译了，也尽量查找了原诗来对照。兹作一些比较和说明。

《饥饿的人们的瞳孔》——记得最早读到这首诗，就很受震撼，艺术上的感受是单刀直入，不枝不蔓。但对照原诗，头 4 行系译者所加：“大家听吧！/ 你们听见呻吟吗？/ 这不是幻梦。/ 这不是疯话”。虽然可以在后面的诗句中找到接近的意思，也就是从内容上讲仍属作者之意，但在艺术上仍然等如篡改。还有“这痛苦 / 是无法衡量的，/ 也很难把它放进诗里……”三行，也是原诗未见的。

《我坐在大地上》——笔者译为《“我蹲下来，看着大地”》——整体忠实于原作，但细节上有种种小差异，如“蹲下 / 跪下”译为“坐在大地上”，“昆虫”译为“蠓虫”。“你是我斗争中的同伴”一句译得很好，很自然，但与原诗有异。

《帝国主义的墙》所据的译本应该是忠实的。笔者未找到完整版的英译本，暂先翻译了 1954 年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出版的《希克梅特的诗》中的节译本，

题为《那堵墙》。译完之后对照，出入不大，差别主要在于分行和表述方式。这个节译本对诗中写到帝国主义者枪杀共产党人的部分未予译出，估计是当时麦卡锡主义猖獗之故。

《安那托里亚的传奇》，从内容看，即《赤脚》一诗，但与原诗差异巨大，修改及增减甚多，难以一一对照。

《在铁笼里奔走着的狮子》大体忠实，但译者的发挥仍过多了些。“但它那有力的肌肉却很坚强， / 狮子还是那般勇猛， / 它非常有力量， / 它相信它自己”系译者添加。“即使在鞭子的抽打之下， / 两膝有些抖颤—— / 但它不会倒下去”和“它走过去， / 又重新 / 向铁笼猛扑”，在笔者看来，都存在过度发挥的问题。

《告别》大体忠实于原作，最大的误差，笔者认为是漏掉了“我们必将重逢， / 朋友们， / 我们必将重逢……”，影响前后的衔接。

《乐观主义》——笔者译为《走着瞧吧》——与原作的差异就太大了。头两节（最后一节则是对第一节的重复）几乎全是译者的肆意发挥，原诗所无。“我们将驾着快艇驶向蔚蓝的大海”被改成“我们把银灰色的机群， / 派遣到星球间的青空飞翔”。

《像凯列姆那样》是忠实的译本，只是漏了“人们 / 心里的 / 耳朵 / 都聋啦……”，也不照原诗的编排方式。

《一个兵士的死》基本忠实，就中译来讲，还处理得相当好，但第一节的“（就轮到了他）进入决死的战斗”和第二节的“一个普通兵士， / 为你作战而死”都系译者所加。

《没有点着的烟卷》对原诗的“改造”很典型，包括大力渲染：在“迎着死亡走去”之前，擅自增添“毫无畏惧地走去， / 露出了笑容（！）”；生怕读者读不明白，于是在“你用子弹点它吧！”之前加上“像往常开玩笑一样”；对“他”牺牲后的情形，也尽情脑补：“惨白的脸色象征着死亡，—— / 这一切是多么痛苦，又多么平常！”

—— / 冰冷的嘴角……”

《信》和《寄自狱中的信》收录了 8 首狱中短诗，都在《9 点至 10 点的诗——为毕拉叶而作》之中。误差是存在的，有时还较大，但大体可算忠实于原作。《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也是其中一首，虽也大体忠实，但第一节的“你忍受着那难以形容的痛苦凄然地望着我”恐怕应算作译者的添油加醋。结尾 5 行“铁锁沉默着， / 狱中的石墙也一语不发， / 但是，在夜半时分， / 我却和朋友们谈着话， / 你也和我同在一起”也是原诗所无。

《我的心不在这里——心痛病》和原诗比较，显得发挥过度。第一节“你的柔弱而苍白的手 / 不能够摸到我的心。 / 鲜红的血，我的血”和“在那为正义的制度而战的”都系译者自添的蛇足。第四节头两行“我的困苦的人民等待我 / 已经十年了”不仅是增补或发挥，而且表达得很不妥，有自大狂或救世主之嫌。结尾两行是同样的蛇足：“难道你能治好我的心， / 我的心——你能治好吗？”这些蛇足，趋向于把诗中率直、坚毅而深切的态度变为滥情。

《二十世纪》是完全忠实的译本。

《理解》大致忠实，唯“都说在大地的每一个地方”相比原诗，是多出的，并因此把 5 行译成了 6 行（原诗标题即为《五行诗》）。“都说”则不知从何而来。这两个字让整首译诗变得含糊起来。

《世界，朋友，敌人，你和土地》，即《四所监狱·伊斯坦布尔》的第一篇，也属于忠实的译本。唯倒数第二、三行“可是在我的真理以外 / 你们——两者——对我都不需要”译得不佳和费解。

《我的诗加入战斗》，笔者译为《自从我入狱以后》。这个译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基本忠实于原作；第二部分省略太多，形同节译；第三部分差异甚大，有省略，有译者的自行增补。

《你们的手和他们的谎话》和《对将要坐牢的人几句忠告》都



与原作较为接近。

《致保罗·罗伯逊》中译本共 25 行，其中至少 14 行都是原诗所无，译者自己编造的……反之，原诗里写到的“不敢像雨水冲洗赤裸的身子那样哭 / 不敢像牙齿咬进硬木瓜里那样笑”、“害怕流水，害怕想起 / 一个不求折扣，不求佣金，不求利息的朋友的手 / 这只手，从不会像活泼热情的小鸟停在他们手掌心”，则统统不见。不明白译者为什么害怕这些诗句。

《绝食第五天》大部分接近原作，末尾 7 行则系原诗所无，不知何来：“他们是我的光荣的孩子， / 我将活在这土地上 / 在人们中间 / 也为了人们！ / 我的力量——就在这里。 / 我的骄傲——也就在这里。 / 在这里——我的幸福，朋友们”。而且“他们是我的光荣的孩子”读来很不对劲、没有道理（上一行是“在法国码头工人的笑声里”）。

另外 12 篇中，除了《诞生》之外，笔者都找到了原诗，对照如下：

《我的心——纪念十五个牺牲的同志》诗末标示的日期是 1921 年，并注：“土耳其共产党成立于 1920 年。1920 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拒绝支持基玛尔政府的反动政策。基玛尔政府采取迫害手段。1921 年，土耳其共产党的十五个领导者，包括土共的总书记穆斯达伐·苏布希在内，被基玛尔分子杀害。那齐姆·希克梅特当时已经到了苏联，《我的心》这篇诗就是当他在莫斯科听到了这消息之后写的。”但原诗标注则是 1925 年。待考。

中译本简练有力，但仍多增补之处。作为单行的第二节“但是我的心更有力量！”、第五节“但是我的心在响！”都属译者自行其事。第四节“想赶快 / 把我闷死。 / 血浪接着血浪在汹涌”也是译者所加（以排比来加强力量？）。第六节头两行“他们想割断愤怒

和诗句。/ 他们想熄灭申诉的火焰”也属于过度发挥。末节“(我的心)不单是在跳动——/ 它在祖国的土地上/ 像深夜的警钟在敲响”为原诗所无。

《诗人》与原诗接近。中译本亦可称佳作。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原诗标题 Bir H intlinin Ağzından，似为“一位印度人说”。从原诗内容来看，标题改得也算合理。中译本从第 10 行“啊，新的国家！”到第二遍的“来拥抱我！”之间的总共 28 行，以及第 56 至 60 行（我来到了……我希望获得智慧！），倒数第 18 行“我决不是请求命运把你给我！”，在原诗中皆未发现。结尾 8 行，原诗仅 2 行（那里的人们 / 正等着我呀）。尽管这些疑似译者增补的部分，看起来与其余部分大体还算协调……

《金色眼睛的姑娘，淡紫色的紫罗兰花和饥饿的朋友们》也明显存在擅自增补和改造。原诗第一节大致是：“嘿，诗人 / 我们也能写两句 / 《关于爱情》 / 我们也会那么 / 一点点”，中译本译为：“你呀，酸溜溜的诗人，/ 你迷茫的目光中有着一层昏暗的雾！/ 你以为：我们不懂得爱情？/ 不，不！/ 我们也分辨得出 / 什么是幸福和痛苦。”接下来部分，原诗的许多意思笔者无法确认，但存在一些对不上号的情况，比如原诗接下来写到“夏天”（yaz），中译本里却是“春天”（原诗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春天”）。“给我的亲人们 / 带来丰盛的午餐，/ 给我的女儿 / 带来新鲜的牛奶”皆非原诗所有。结尾也可能存在错误：“朋友们罢工了，/ 于是，我就把存下来买紫罗兰花的钱 / 给了他们”。但原诗（倒数第二行）仅写到“朋友们饿着肚子”，未见“罢工”。总之，原诗是针对旧式诗人的习气、写作内容与手法所作的讽刺和强力矫正，态度是尖锐的，也就是标题所示的象征浪漫的“金色眼睛的姑娘，淡紫色的紫罗兰花”同现实中“饿肚子的朋友们”之间的对照。

《声音》原诗 19 行，译出 33 行来……译者自行增补的句子有：“不要失望！”“你的地方开了花”“整个世界 / 今天挨近了春天……”“它们通过任何门门， / 好像所有的朋友们 / 自己来到！”“听那波浪的喧闹…… / 看…… / 你的朋友来到监狱里”。

《我们的歌》54 行，原诗仅 34 行，注水的程度于此可见，虽然内容大体是可以对应的。如原诗头 2 行“我们的歌 / 要走上郊区贫民窟的街头”，译成 3 行：“让我们的歌 / 跑向空旷的地方， / 让它们在街上高响”，还变得含糊空泛了。又如结尾 6 行“我们的歌 / 不能怀着孤独的心 / 拉下窗帘 / 锁上门，坐在家里唱！ / 我们的歌 / 要风一样唱出来……”，译出 11 行来：“我们的歌决不能够 / 在孤独的灵魂的屋子里呆坐， / 那儿所有的房门早已关上 / 窗子也放下了窗帘。 / 让我们的歌 / 和我们一起 / 随着汹涌的波浪 / 去迎接 / 可怕的风暴， / 怒吼的狂风， / 猛烈的雷雨！”

《关于便帽和呢帽》原标题为 Gömlek, Pantolon, Kasket ve Fötre Dair（关于衬衫、裤子、便帽和呢帽）。原诗 87 行，中译本仅 52 行。前 30 行被略过不译（即写衬衫、裤子的部分。诗人要表达的是“穿得好点、干干净净没啥不对，你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穿著都很注意”）。接下来十几行，或省略，或改造（“便帽”之前加上“工人的”；自行补了一行“如果我没有落在警察的爪子里面”）。“每天我拿着手盘站十二小时， / 每天我站七百二十分钟！ / 在这把一切都吃光舐净的劳动上 / 我用尽了所有的力量， / 一点也不剩”，原诗则简单得多：“我每天 12 个钟头 / 装订书页， / 站着 / 一直干到 / 想要哭出来……”。接下来还有三行“也许是因为我在咖啡店和酒店中坐得太久， / 或者是因为我寻欢作乐 / 一直到了天明？”系原诗所无。结尾 8 行大约对应中译本的 10 行，也被大量改编和添油加醋。

《在哈米达王的时代》译为三节的十二行诗，原诗不分节。结尾3行译为4行，发挥略多，其余无大差异，可称忠实于原作。

《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四行诗。原诗首行没有“亲爱的”，*övünmek*译为“空谈”，放在整首诗里，显得表达不确，笔者以为“夸口”为佳；第3行“就任凭在这途中，我得了病吧”，原诗为“把我的肝痛撇开不谈的话”。这些差异在翻译处理中，应属容许范围。

《我想念你——献给乌斯久盖尔同志》是完全忠实的译本。

《拈着一朵石竹花的人》，近于完全忠实的直译。第三节的倒数第2至4行合译为一行。

除了句段的增减之外，相当部分译本并未按原诗的体例分行、分节，或与原诗顺序有所不同。至于具体字句、表述和分行处理上的差异，无关宏旨者，笔者存而不论。

总体来看，1952年版的中译本还是能够较大程度体现希克梅特的思想、情感、写作风格与感发特征的，但对作品的增减和渲染所导致的失真和损害，也不可小觑。许多译文中的处理手法，实际上是把诗人尖锐而富于创意的风格予以钝化，拉向保守和倒退。这样说吧，笔者早先阅读和录入这本《希克梅特诗集》时，觉得很不错；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尝试翻译，才发现：原来希克梅特写得这么好！

有人引述过希克梅特的一句话：“我不相信译诗是可能的。但我真的并不在乎人家把我的诗译成散文，只要他不企图改变我的原意。”希克梅特是懂俄语的，在狱中翻译过《战争与和平》，想必50年代流亡之后也有机会读到上述“改变我的原意”的俄译本。他的感慨是否由此而发？

以上谈到的“译者”，指的不是中译者。我倾向于认为中译者是力求忠实和再现作品原貌的。问题应该出自法文或俄文译本。拿

同一位译者为例，孙玮翻译的《二十世纪》等如对原诗的直译，可逐行对应，而同样是他翻译的《我的心不在这里——心痛病》和《我的诗加入战斗》，就出现了自行增删和过度发挥的问题，《致保罗·罗伯逊》对原诗的改造则相当离谱。可见问题在于他们所据的译本。笔者最早译过几篇之后，曾就其中的两篇与 1952 年版的中译本做了对照，当时可谓大惊失色：差异太大了！我怀疑英译本是否忠实于原作。后来找了原诗对照，发现英译本大体可靠，才意识到问题在别处。

2022 年 8 月 31 日

## 希克梅特作品年表

### 土耳其语诗集

- 1928 畅饮太阳者之歌  
Güneşi İçenlerin Türküsü (THE SONG OF THE SUN DRINKERS)
- 1929 835 行  
835 satır (835 Lines)
- 1929 蒙娜丽莎和萧  
Jokond ile Si-Ya-U (Gioconda And Si-Ya-U)
- 1930 已经三个了  
Varan 3
- 1930 1+1=1
- 1931 失声的城市  
Sesini Kaybeden Şehir
- 1932 贝纳尔齐为什么自杀?  
Benerci kendini niçin öldürdü? (WHY DID BENERJI KILL HIMSELF)
- 1932 夜间来电  
Gece Gelen Telgraf
- 1935 致塔兰塔·巴布的信(长诗)  
Taranta-Babu'ya Mektuplar (Letters to Taranta-Babu)  
我国同胞群像(史诗)(1966-1967年出版)  
注: 1965年出版过第3卷, 题为《在这1941年》(Şu 1941 Yılında)

- Memleketimden insan manzaraları : (insan manzaraları)  
 ( Human Landscapes from My Country )  
 布尔萨城堡的谎言  
 Yatar Bursa Kalesinde
- 1936 谢赫·贝德雷丁史诗  
 Simavne Kadısı Oğlu Şeyh Bedreddin Destanı ( 史诗 )
- 1940 ( 民族 ) 独立战争史诗  
 ( 1965 年出版, 1968 年又以 “Kuvayi Milliye” 的名称出版 )  
 Kurtuluş Savaşı Destanı ( The Epic of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
- 1965 Saat 21-22 Şiirleri
- 1966 四个监狱 Dört Hapishaneden ( From Dört Prison )  
 鲁拜集 ( Rubailer )  
 新作 ( 1951-1959 )  
 Yeni şiirler : ( 1951-1959 ) ( New Poems )  
 最后的诗 ( 1959-1963 )  
 Son şiirleri : ( 1959-1963 ) ( HIS LAST POEMS )
- 1969 早期诗歌  
 İlk Şiirleri
- 1970 后期诗歌  
 Son Şiirleri
- 1975 希克梅特诗选  
 Nâzım Hikmet ve Seçme Şiirleri
- 1980 ( 诗 ) 全集 ( 八卷 )  
 Tüm Eserleri ( 1975-1980, Cem Yayınevi, 8 kitap, bütün şiirler )
- 1980 希克梅特不为人知的两本诗集  
 Nâzım Hikmet'in Bilinmeyen İki Şiir Defteri
- 1988 希克梅特全集 ( 共 26 卷 )

Nâzim Hikmet Toplu Yapıtları (26 Kitap, Adam Yayınları,  
1988-1992)

英译本诗集

注：摘自维基百科，有不少遗漏。诗人生前就有英译本诗选问世。

1952 希克梅特：诗选

Nazim Hikmet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Courtesy (美国左翼杂志《群众与主流》(Masses and  
Mainstream) 组织翻译出版)

1954 POEMS BY NAZIM HIKMET (同上)

NAZIM HIKMET POEMS (似在印度出版)

1967 诗选

Selected Poems / Nâzim Hikmet

英译者：Taner Baybars。London, Cape Editions, 1967.

1971 莫斯科交响曲和其他诗作

The Moscow Symphony and Other Poems

英译者：Taner Baybars

芝加哥：燕子出版社 (Chicago: Swallow Press)

1972 明天以前：诗作

The day before tomorrow : poems

英译者：Taner Baybars

South Hinksey, England : Carcanet Press

1973 那面墙

That Wall



- 伦敦：社会主义艺术家联盟（London : League of Socialist Artists）
- 1975 我没想到自己热爱如此之多的事物  
Things I didn't know I loved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Randy Blasing & Mutlu Konuk.  
New York : Persea Books, 1975
- 1982 （我国）同胞群像  
Human Landscapes  
英译者：Randy Blasing & Mutlu Konuk  
前言：Denise Levertov,  
New York : Persea Books
- 1986 诗选  
Selected poetry  
英译者：Randy Blasing & Mutlu Konuk  
New York : Persea Books
- 1994 纳齐姆·希克梅特的诗  
Poems of Nazim Hikmet  
英译者：Randy Blasing & Mutlu Konuk  
NY: Persea Books, 1994（2002 年重版）
- 2002 墙外：诗选  
Beyond the walls : selected poems  
英译者：Ruth Christie, Richard McKane, Talât Sait Halman  
导言：Talât Sait Halman, London : Anvil Press Poetry, 2002
- 2013 生活是美好的，兄弟  
Life's Good, Brother  
英译者：Mutlu Konuk Blasing,  
New York :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 其它

### 剧本

《被遗忘的人》(1935)

《土耳其故事》(1952)

### 长篇小说

《罗曼蒂克》(1964)

### 政论

《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1936)